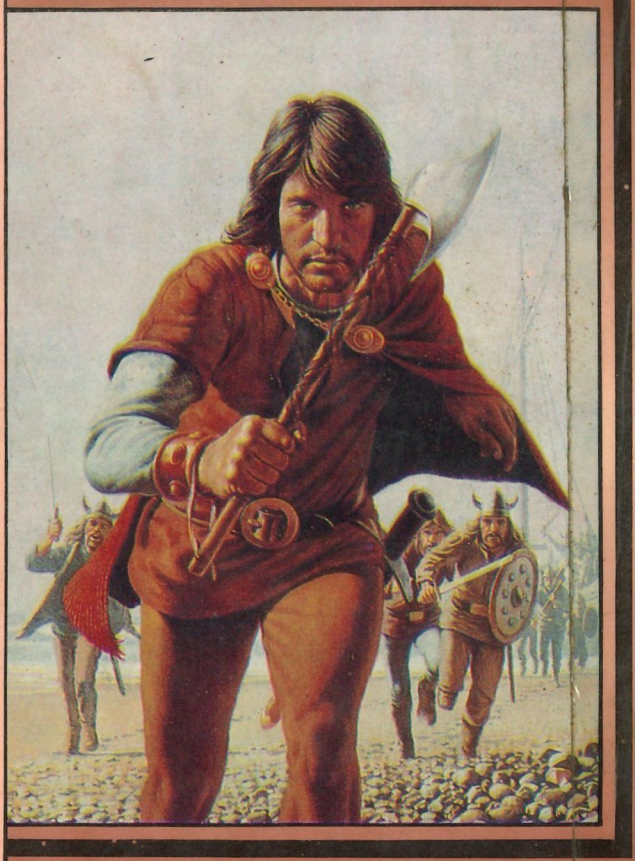
大俠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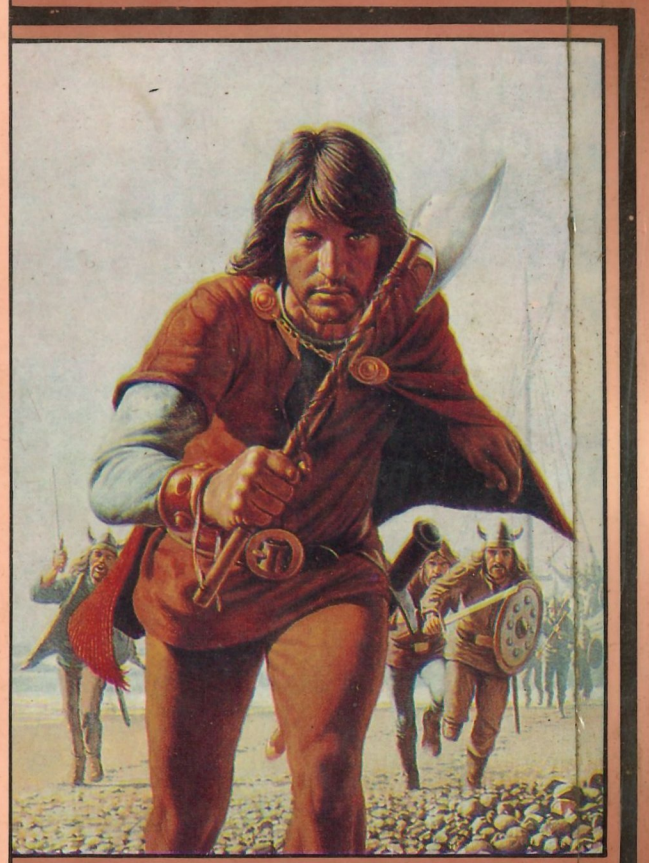
司馬翎著

第三集

大俠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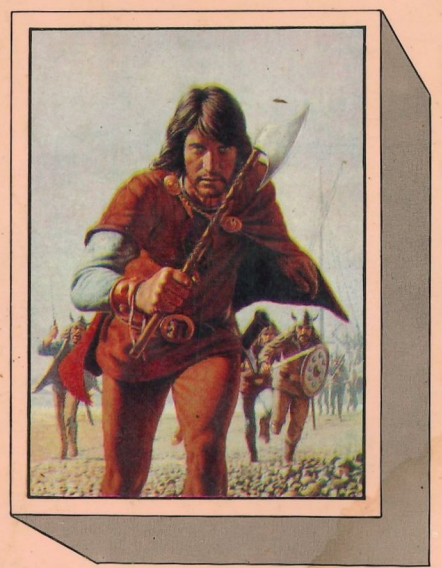
司馬翎著

第三集



大俠魂 第三集 司馬翎著 文天出版有限公司

文天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

大俠魂

第三集

司馬翎著

司馬翎系列作品

- 鶴高飛
- 白骨令
- 關洛風雲錄
- 劍神傳
- 劍氣千幻錄
- 八表雄風
- 武　道
- 金浮圖
- 仙劍佛刀
- 胭脂劫
- 獨行劍
- 纖手駁龍
- 玉鈎斜
- 浩蕩江湖
- 血羽檄
- 劍膽琴魂記
- 帝疆爭雄記
- 神鵰劍侶
- 檀車俠影
- 焚香論劍篇
- 龍虎聯劍錄
- 亂世遊俠傳
- 天涯孤獨劍
- 亂世遊俠後傳
- 聖劍飛霜
- 風塵俠影
- 大俠魂

十四

他這話題轉得輕巧，轉得自然，一點不落痕迹，蔡薇薇聽了反而一怔，道：「想一想……」

華雲龍接口說道：「嗯！看這地上的印痕，證諸『倩女教』的三位姑娘在此現身，可知大哥定已離去很久了，但却不知他的安危如何？走去那個方向？因此咱們得好好想一想。」

蔡薇薇眨眨眼睛，惑然道：「『倩女教』的人在此現身，就能斷定大哥確已離去麼？」

華雲龍道：「是的，『倩女教』的教主與家父交情極深，她的門下，既然在此追逐過袁逸楓，想必到此已經很久，如果見到了大哥或『九陰教』主，剛才斷無不講之理。」

蔡薇薇道：「我說袁逸楓被剛才三位姑娘逼得疲於奔命，那是一種判斷，不足爲憑的。」

華雲龍微微一笑，道：「我知道，我也是判斷而已，不過，我的判斷另有依據。」

蔡薇薇目光一亮，道：「哦！什麼依據？」

華雲龍道：「『倩女教』的宗旨。」

蔡薇薇迫不及待地道：「她們的宗旨是什麼？」

華雲龍道：「說來話長，如想講個明白，那得從頭講起。」

蔡薇薇嬌聲說道：「擇要講嘛！將來我要幫你的，有關『倩女教』的底細，總該讓我知道一點啊！」

話頭已經打開了，華雲龍不講已是不行。

他想了一下，於是擇其所要，將那方紫玉師徒，以及「玉鼎夫人」講過的話，簡略地說了一遍，此其間，難免涉及他所知道的因果關係，也提起過「玉鼎夫人」如今已經出家爲女道士，更名「長恨」的事。

蔡薇薇聽得十分仔細，聽完以後，不覺長長吁了口氣，感慨系之地道：「想不到，想不到，原來這位教主乃是暗戀伯父，所以創下『倩女教』，用情如此之深，當眞罕世少見了。」

華雲龍感觸更多，喟聲一嘆，道：「少見的還是那位『長恨』前輩，她對家父不但用情極深，而且洞悉家父的爲人，寧可自苦，寧可折磨，也不願家父稍有隕越，交友若此，那是兩心如一，猶勝同胞了。將來我定要據理力爭，設法將她老人家接回雲中山去。」

蔡薇薇惋然接道：「可不是麼，如說用情能以入聖，『長恨』前輩是以當之無悔了。二哥，將來咱們一起去找她，你說好麼？」

言談至此，兩人的情緒已經完全轉變，便連原來的目的也已忘懷了。

事實上，此刻再談「倩女教」的宗旨，那似乎也屬多餘。

突然，萬籟俱寂的夜空之中，傳來一聲極爲低微的喟然長嘆。

這一聲喟嘆幾不可聞，可是，聽在華雲龍與蔡薇薇這等高手耳內，也有平素講話一般清晰，他二人驀然聞之，不覺齊齊一怔，頓了一下，却又聽不見任何聲響。

華雲龍忍耐不住，揚聲喝道：「那一位高人蒞臨此間，何不請出一見？」

話落，不聞回音，華雲龍再問一遍，仍是沒有回音。

蔡薇薇悄聲說道：「咱們搜他一搜。」

這一回，回音來了，但聽一個清脆的聲音傳了過來，道：「不必搜了，孩子，老身不想打擾你們，你們要找的人，目前在……」

話猶未畢，華雲龍已經一聲歡呼，道：「嗨！是顧老前輩麼？晚輩正想拜見您哩！」

只聽那人慨然道：「你這孩子，唉！貧道原是不想讓你知道的，想不到你的記憶力竟然這樣好，如今我也不瞞你了，貧道確是長恨。」

蔡薇薇聽說那人自稱「長恨」，連忙接口道：「好啊！咱們正在談您呢！您老人家容許咱們拜見麼？」

長恨道姑道：「不必了，孩子，貧道已是世外之人，相見何益，辦你們的正事去吧！」

蔡薇薇嬌聲道：「我想得到，眼前的正事，您老一定替我們辦好了，我好想見您一面啊！」

她講此話悅耳動聽已極，仰慕之情又復溢於言表，長恨道姑不覺讚許道：「好聰明的孩子，妳叫什麼？」

蔡薇薇連忙應道：「我叫蔡薇薇，我娘叫我薇兒，您也叫我薇兒吧！」

長恨道姑道：「貧道記下了，倘有機緣，咱們來日再見吧！」

蔡薇薇着急道：「不！不！我想見您，我現在就想見您，您老人家爲何吝於讓我見您呢？」

長恨道姑道：「貧道已經講過了，出家人相見無益。其實妳剛才的謬許也錯了，貧道忍恨出家，焉當得『情聖』二字。」

這片刻間，蔡薇薇一句緊接一句，不斷的要求長恨道姑容許她見上一面，華雲龍插不上嘴，於是運足耳力，捕捉那話聲的來源，豈知長恨道姑好似眞的不願相見，所講的話聞之在東，忽焉在西，竟像其人正在繞場奔走一般，聽了半晌，總是拿捏不準眞正的停身之處，因之他心意一變，接口說道：「妳當得的，老前輩，不瞞您講，那天晚上您與方紫玉前輩所講的話，我全都聽到了，當時的情景，我也全都看到了，這世上既有文聖，也有武聖，您老人家便是情聖。眞的，我對您老人家所知不多，那天晚上，我却感動得哭了。」

但聽長恨道姑幽聲一嘆，道：「看來你也是個情種，孩子，你叫華煬麼？」

華雲龍恭聲應道：「是的，晚輩表字雲龍，長者們都叫我龍兒。眞正的講，晚輩該稱您姨姨或姑姑。老前輩，妳准我這樣喊您，也叫我一聲龍兒好麼？」

他講這話時充滿了感情，也洋溢着無比眞摯的孺慕之意，令人一聽，便知他語出至誠，乃是肺腑之言。

長恨道姑顯然被他的話語感動了，只聽她慨然一嘆，道：「貧道不是矯情之人，如果提前十年八年，你喊我一聲姨姨或姑姑，貧道還不見得滿足呢！可是，如今貧道已是出家人，這些俗家的稱謂，貧道早已陌生了。」

蔡薇薇聽到此處，忽然心中一動，暗暗忖道：「對啦！我何不趁她說話分神之際前去尋她？尋到了她，她老人家想不見我也不行啊！嗨！我就是這個主意。」

她想到便做，連華雲龍也不告訴一聲，立刻悄悄地掩入叢林，一閃不見。

華雲龍却是打蛇隨棍上，連忙改口道：「顧姨，稱謂那有什麼陌生的？出家人也有俗家親友的啊！顧姨，您老人家喊我一聲龍兒吧！您不知道，自從那晚見您以後，如非迭生變故，龍兒早就找您來了。」

這是眞誠的呼喚，長恨道姑自然聽得出來，因之她頓了一下，幽幽一嘆道：「孩子，自古多情空餘恨，你的感情也太豐富了。」

華雲龍道：「我錯了麼？顧姨，難道龍兒不該對您有份孺慕敬仰之情麼？」

只聽長恨道姑道：「貧道不能講你錯，但也不同意你的想法。你記得兩句古詩麼？『天若有情天亦老，月如無恨月常圓』。孩子，你的感情過於豐富，將來可有苦頭吃了。」

華雲龍亢聲接道：「龍兒不信，鴛鴦交頸，孤雁淒鳴，飛禽走獸，尙且有一份失單與互愛之情，何況人乎？人若寡情，那就與冷血動物無異了。」

長恨道姑道：「唉！你涉世未深，想法過於天眞，須知人生變化多端，許多困難不是人

力所能左右的，到時候情天難補，恨海常存，你就知道禽獸與人不能相比了。」

華雲龍問道：「顧姨是指家父而言麼？」

長恨道姑道：「你母親也差不多，當年令堂苦戀令尊之時，他們都曾受過無數熬煎與折磨，吃盡了苦頭，甚至連性命也……」

話未講完，華雲龍已自接口道：「顧姨錯了，龍兒的雙親相敬如賓，當年縱然吃過苦頭，那也值得啊！」

他二人你言我語，一時忘情，在那「多情當否」的話題上辯駁起來，誰也沒有注意蔡薇早已不見。華雲龍聰明絕頂，反應靈敏，言談至此，不覺將長恨道姑引入彀中，長恨道姑一時情急，竟自無話可以反駁。

華雲龍聽她半晌無語，忙又接道：「顧姨，您別難過，說眞的，您也沒有錯，錯的是咱們華家的人，咱們不該冷落顧姨，使您老人家懷情忍恨，以致於出家當了道姑，這事龍兒原無所知，如今既然知道了，龍兒定無不顧之理，顧姨，您讓龍兒見您一見，好麼？」

這時始聞長恨道姑長長一聲喟嘆道：「你這孩子舌粲蓮花，是想說服貧道麼？」

華雲龍忙道：「不是的，顧姨，我娘（秦畹鳳）也說咱們華家對您不起，您若不信，可以去問我奶奶，龍兒若有半句虛言，讓您打十板屁股。」

長恨道姑不覺失笑道：「你這孩子……唉！貧道講你不過，不上你的當了。」

話聲一頓，話鋒一轉，肅然接道：「你聽着，龍兒，令兄被一蒙面人點了穴道，如今已

由『倩女教』的門下送去金陵，那蒙面人點穴的手法特異，貧道解它不開，你速速趕去……」

此話出口，華雲龍大吃一驚，但因從那話聲之中，聽出長恨道姑已有離去之意，一時情急，不覺揚聲截口道：「等一等，顧姨，龍兒要見您一面。」

長恨道姑喟聲道：「再等下去，貧道的耳根不得清靜了，龍兒聽話，你速去金陵，必要時可將令兄送回『落霞山莊』，你我有緣，來日自有相見之期，貧道去了。」

「了」字聲落，響起一絲的衣袂飄風之聲。

華雲龍一聽大急，尖聲叫道：「顧姨！顧姨！您不要走，詳情如何？您老也對龍兒講一講啊！」

緊要關頭，他終於想起了長兄，並想以華熙的事，將那長恨道姑羈留片刻。

這是顚撲不去的手足之情，也是華雲龍聰明過人之處，可惜的是，長恨道姑再未回答，顯然已經不顧而去了。

這片刻間，他用盡了心思，想見長恨道姑一面，甚至有意說服長恨道姑，完成自己的心願，不料長恨道姑洞察其心，說走就走，他急得連連跺脚，却是無可奈何。

就在他急得跺脚不已之時，突然聽到蔡薇薇「嘿嘿」一笑，道：「顧姨姨，薇兒等您很久了哩！您老人家當眞吝於相見麼？」

華雲龍方始一怔，已聽長恨道姑驚異感嘆的道：「噫！你這孩子忒慧黠了，你是怎樣找

到我的？」

但聞蔡薇薇俏皮的道：「您老人家分音化聲的功夫忒高明，薇兒那裡找得到，是神仙告訴我的。顧姨姨，二哥在發急哩！咱們下去吧？」

華雲龍恍然而悟，脚下一頓，立時向左邊林內撲去，同時歡呼道：「顧姨！顧姨！原來您還沒有走啊！」

長恨道姑的確未走，她此刻仍然高踞在入林不遠一株叢樹的枝椏之間，蔡薇薇迎風綽立，站在她的背後。她二人同踞一枝，長恨道姑竟然未曾發覺，蔡薇薇輕功之高，於此可見一斑了。

華雲龍到得樹下，長恨道姑瞧瞧蔡薇薇，又瞧瞧華雲龍，終於無奈地道：「好吧！咱們下去，遇見你們這兩個玲瓏剔透的孩子，貧道只有認輸了。」

她說着緩緩起立，輕輕一躍，落身地面。

蔡薇薇也隨後躍落地面，笑臉盈盈的道：「薇兒騙您的，顧姨，您的功夫眞的很高，剛才倘若不是您老拋出一片樹葉，劃起一絲破空之聲，我還正在奔波未歇哩！」

她這樣一講，長恨道姑不覺莞爾道：「妳也不必阿諛逢迎了，反正貧道已經被妳找到，要講什麼，那就爽直的講吧！」

華雲龍早已迎了過來，聞言連忙接口道：「顧姨說得是，您請坐，咱們就在這裡談。」

長恨道姑游目四顧，將頭一點，就近找了一塊山石坐了下去，華、蔡二人相視一笑，緊

隨身後，也在她面前坐了下去。

這時已近子丑之交，下弦月昇二三丈許，那淡淡的月光，一絲絲從那樹葉縫隙間洒了下來，滿地都是點點銀星，再加一位蛾眉鳳目，體態輕盈的道姑，高高端坐山石之上，在她的面前，又復併坐着一雙金童玉女一般俊美的痴兒，這一雙痴兒目閃精光，臉含微笑，仰望着山石之上的道姑，流露着天眞無邪的神情，形成一幅充滿恬澹、和煦、溫馨、寧謐的畫面，令人見了，不覺倏生悠然出世之感。

他三人相互凝視，不言不動，過了片刻，還是長恨道姑打破沉寂，道：「傻孩子，你們苦苦相逼，就是看看貧道的模樣麼？」

華雲龍凝目如故，蔡薇薇却是將頭一點道：「嗯！顧姨好美啊！」

長恨道姑莞爾道：「貧道出家人，出家人觀念之中沒有美醜的。」

蔡薇薇黛眉輕揚，道：「唉！美醜是比較得來的嘛！眞的，您眞的很美，如果不穿道裝，薇兒相信一定更美。顧姨，您爲何偏要出家？爲何要穿這種又肥又大的道裝嘛？」

她是不明內情，不失天眞，講起話來莽莽撞撞，毫無顧忌，殊不知最後一問，恰好問到長恨道姑最爲感傷之處，長恨道姑心頭一酸，臉色刹時暗淡下來。

但她畢竟是個通情達理，極富經驗之人，瞬息便自恢復了常態，只見她目光一抬，微微一笑，道：「貧道怕要使妳失望了。」

蔡薇薇不覺一怔，道：「顧姨可是不願意講麼？」

長恨道姑依然含笑道：「貧道乃是爲出家而出家，性之所近，便自穿上了道裝。妳滿意麼？」

蔡薇薇聞言之下，目瞪口呆，大出意料之外。

可是，這種避重就輕的答覆，却難滿足初知內情的華雲龍，但見華雲龍俊眉一軒，斷然接道：「不對……」

長恨道姑臉龐一轉，凝目笑道：「你既然知道不對，那就不必再問了。」

華雲龍先是一怔，繼而亢聲道：「可是，您老人家心裡很苦啊！」

長恨道姑暗暗心驚，忖道：「這兩個孩子太聰明了，他們都是極富情感的人，堅強一點，拿出理智來，莫要被他們的情感所征服，在小輩面前失了常態才好。」

她心中有了警惕，越發淡然道：「貧道不是有說有笑的很好麼？薇兒還講貧道很美哩！貧道已是四十多歲的人了，比你母親大得多，若是心裡很苦，焉能贏得薇兒的讚美？」

華雲龍道：「那是修練『姹女眞經』的緣故，四十出頭又怎樣？您本來就很美嘛！顧姨，何必呢！您可知道您也有錯麼？」

長恨道姑一笑道：「龍兒故作驚人之語，那是自作聰明了。」

華雲龍頗爲激動的道：「龍兒絕非自作聰明，龍兒講話都有根據。」

長恨道姑暗暗震驚，表面却是故作驚訝，道：「哦！這就奇怪了，貧道是否很苦，你有什麼根據？」

華雲龍眉頭一皺，道：「顧姨，您是諒我所知不多麼？須知我外公對我講過您的往事，那天晚上，在那荒涼的道觀之中，您老人家的一言一動，龍兒更是親眼目覩哩！」

此話出口，長恨道姑的神色一變，惴然急聲道：「你外公講些什麼？」

須知當年的白嘯天，乃是一世之梟雄，其爲人不但好大喜功，性情偏激，而且最是護犢，是個愛與恨都走極端的人，長恨道姑不怕道觀之中的言行落在華雲龍眼內，却怕白嘯天加油添醋，在華雲龍面前亂講一通，至於白嘯天儼然已成德藝兼備的武林隱者，她却是一無所知，情急變色，自也無怪其然了。

華雲龍倒未注意她的神色，應聲接道：「曹州的事啊！我外公講，您那時正受『陰火煉魂』之刑，家父聞訊前去救您，當時的情形，據說就是叫家父用玄鐵劍換您，家父也會毫不猶豫，可是您却處處爲家父着想，叮嚀家父不可忍受委屈，不可受人脅制……」

提起這一段往事，當年華天虹雙目泣血，身子顫抖，語不成聲，幾近瘋狂的模樣又復湧現，長恨道姑心頭隱痛，不願再聽下去，於是截口道：「你外公就講這些麼？」

華雲龍道：「當然還有，我外公又講，您老人家不是凡俗女子，對家父的愛顧，情比天寬，恩比地厚。他講『陰火煉魂』之刑慘絕人寰，任誰見了也得義憤塡膺，怒氣洶湧，您老人家却是寧可忍受千般痛楚，仍不願家父受點委屈。顧姨，龍兒要斗胆請問一句，當年您與家父情勝手足，如今却忍恨出家，心灰意懶，能說不是責怪咱們華家對您不起，却又不願令家父作難麼？」

聽到此處，長恨道姑臉上一熱，但也心頭一寬，念頭轉動，急速忖道：「白老兒總算還有一點是非，可是，龍兒這孩子心思敏捷，詞鋒犀利，再講下去怕要招架不住了。」

轉念至此，連忙微笑道：「就算你判斷不錯，事情也已過去了，陳年老賬，彼此兩不虧欠，這不很好麼？」

華雲龍目光一亮，道：「所以我說您也錯了啊！」

長恨道姑道：「錯了也好，不錯也罷，總之事已過去，不必再提。」

說到此處，心念一動，忙又接道：「對啦！貧道記得，剛才你叫我留下，不是要問令兄的詳情麼？」

華雲龍毫不遲疑，道：「家兄的詳情要問，您老的事情更要問。」

長恨道姑整整衣襟，道：「那就快問令兄的事吧！」

言外之意，倘若不問華熙的事，她要走了。

這一着高明之極，華雲龍作難了。

問吧？長恨道姑講完以後一走了之，再到那裡去找她？不問吧！同胞兄長正在厄難之中，豈非要招不義之名？況且自己也實在放心不下。

須知他之所以用盡心思，乃是有意說服長恨道姑，覺得長恨道姑情天遺恨，總是一樁莫大的憾事。這一點，雖說是他情感豐盛，性格相近的緣故，嚴格的講，却也是他們華家的家規與薰陶，他們華家講究無負於人，偏偏在他父親身上竟有遺憾未能彌補，華雲龍身爲人子

，心存此念，倒也不能怪他多事。

然則，事難兩全，又該如何？華雲龍縱然機智百出，此刻亦自怔住了。

怔楞之中，但覺蔡薇薇的手肘在他腰際撞了一下，然後敞聲道：「是啊！也該問問大哥的事了。」

華雲龍倏聞此言，又是一怔，但因蔡薇薇先在他腰際撞了一下，以他的敏捷，立刻便知蔡薇薇已有計議，却苦於不知計議如何，又不能開口詢問，於是他眼角一挑，故作悻然道：「妳問吧！我……我要……」

眼皮一闔，兩掌一握，以手支頷，仆下身去。

蔡薇薇舉手一指，嗔聲道：「你啊……」

鼻子一皺，冷聲一哼，話聲頓住。

長恨道姑目覩述狀，不覺莞爾道：「薇兒，妳就問吧，他在生氣哩！」

蔡薇薇又是一聲冷哼，始才轉過臉來道：「好吧！請問顧姨，華熙大哥究竟是那個穴道被點，連您也解它不開？」

長恨道姑道：「志堂穴。」

蔡薇薇一愣道：「志堂穴？那是笑穴啊！」

長恨道姑道：「怪事也就在此。笑穴被點，却不發笑，反倒昏迷不醒，貧道檢視華熙全身，更不見另有傷處，也不像中毒的模樣。」

蔡薇薇大爲詫異，瞪大眼睛道：「哦！有這等事？」

長恨道姑道：「事是一點不假，怪的却是那點穴的手法。點穴的手法大同小異，貧道所見的現象大異常規，華熙若不自己甦醒，普天之下，恐怕只有他父親才能解開了。」

蔡薇薇縱然詫異，目的顯不在此，聽到這裡，頓了一頓，又問道：「那蒙面人何等模樣？顧姨見過麼？」

長恨道姑道：「虎背熊腰，中等身材，面目神情見不到，看來是個年輕人。」

蔡薇薇臆測道：「那人大概是『九陰教』的屬下。」

長恨道姑道：「是一路，不是屬下。貧道見到華熙時，那蒙面人正與『九陰教』爭執不休。」

講到這裡，長恨道姑臉露憂色，話聲頓了一下，始才接道：「眼下的『九陰教』主名叫梅素若，人很美，已是下一代了。當時華熙就在她手中抱着，蒙面人却說人是他擒下的，理該交他帶走，梅素若說道：『設非趁人無備，你豈是華家子弟敵手？本教主座前，不容你背後傷人。』當年貧道與該教有過淵源，算得梅素若半個長輩，貧道現身以後，梅素若口稱前輩，對貧道執禮頗恭，那蒙面人不明內情，誤認梅素若來了幫手，始才一聲冷哼，悻悻退去。」

她一口氣說到這裡，忽然喟聲一嘆，言猶未盡地歇了下來。

這一聲喟嘆，便連華雲龍也覺到莫名其妙，身子一挺，張開了眼睛。

蔡薇薇志不在此，懶得追問，却自接口道：「那是什麼時辰的事？地點在那裡？」

長恨道姑想了一下，道：「大概是昨日申牌時分，地點由此東行，約莫五十餘里之處。」

蔡薇薇道：「這樣講，顧姨是由金陵來麼？」

長恨道姑將頭一點，正待講話，蔡薇薇已自接口道：「顧姨可知『九陰教』主與那蒙面人那裡去了？」

她忽然不待回答，便即接問，華雲龍心頭一動，恍然忖道：「原來如此……」

忖念方起，已聽長恨道姑道：「蒙面人奔向東北，梅素若與貧道分手以後，也是奔向東北，如今在那裡，就非貧道所知了。」

蔡薇薇道：「顧姨從金陵來，可曾見到一位瘦瘦高高的老年和尚？」

長恨道姑一愣道：「老年和尚？貧道未曾見過啊！」

蔡薇薇一「哦」道：「薇兒沒有講清楚，倒惹顧姨詫異了，那是薇兒的公公，顧姨既然沒有見到，不是向南，就是到東海去了。」

長恨道姑失笑道：「妳這孩子，講話怎麼顛三倒四？向南便是向南，去東海便是去東海，那有像妳這般講法的？看來妳心裡有事，是麼？」

蔡薇薇蹙容道：「是的，薇兒心裡有點事，那是二哥身中虺毒。我公公曾經講過，這幾天他若不在金陵，那就到東海去了，倘若不在東海，一定是去南方，所以……」

華雲龍聽她愈扯愈遠，暗暗咒道：「鬼話連篇，妳要扯到幾時啊？」

長恨道姑却是心頭一震，不覺朝華雲龍望去，惑然道：「虺毒？什麼叫虺毒？臉上沒有徵候啊！」

蔡薇薇憂心忡忡道：「那是魔教中一種毒刑，叫做『神虺噬心』，二哥受了魔教門徒的暗算，那虺毒潛伏體內，只有我公公才能幫他煉化。」

長恨道姑眉頭緊蹙道：「有這等事？」

蔡薇薇幽聲道：「是嘛！如果顧姨這次是到東海或是南方去，見到我公公，薇兒想請您老帶個信，就講薇兒在金陵等他可以麼？」

長恨道姑向華雲龍望去，神色歉然道：「這……這口信貧道恐怕捎不到哩！」

此話甫出，蔡薇薇已自情不自禁的掩口葫蘆，不料高興過份，一不小心，「哧」的一聲笑了出來，等她連忙閉嘴，再次作出幽然期待之狀，長恨道姑早已轉過頭來，瞧得清清楚楚了。

長恨道姑也是七竅玲瓏之人，蔡薇薇掩口竊笑，又復怕她看見，這等模樣，那能不疑，疑念迭轉，立刻也就省悟其中的道理了。

只見她鳳目一瞪，似怒非怒的喝道：「好啊！小鬼頭，原來妳是在使壞，貧道警告妳，妳敢向西走，看我打不打妳的屁股？」

蔡薇薇初初倒有點尷尬，長恨道姑這樣一講，她反而黛眉一挑，噘起櫻唇道：「您打嘛

！這是您自己講的，我可沒有問您。」

華雲龍聞言覘狀，再也忍耐不住，身子一仰，哈哈大笑起來。

長恨道姑微微一怔，忖道：「可不是麼？自始至終，這丫頭何嘗問過我的去處，想不到稍一不慎，不但自洩行止，反而被她抓住話柄了。」

不料她念頭剛剛轉完，却又聽到蔡薇薇嗔聲叫道：「你笑，你笑，顧姨罵我，你高興了，是不是？」

但聞華雲龍一面大笑，一面喘息不已，道：「好，我不笑……喔喔……妳放手……我不笑了嘛……嘿嘿……哈哈……」

長恨道姑抬目望去，只見蔡薇薇嘟着小嘴，滿臉嗔容，右掌緊握華雲龍的手腕，左掌則在他的腰際東撈一把，西抓一下，華雲龍兩手被握，腰肢扭來扭去，想要止住笑聲，那笑聲則是斷斷續續，越笑越大，怎樣也歇不下來。

長恨道姑目覩斯狀，也不覺容顏一綻，笑出聲來，叫道：「好啦！好啦！不要再演戲了，你們這套把戲我見得多，不如適可而止，有話爽直的講。」

蔡薇薇聞言之下，果然歇下手來，臉龐一轉，星眸一張，道：「眞的嘛！講話不能不算啊！」

長恨道姑微笑道：「出家人不打誑語，除了問我素常落脚之處，有話必答，行了麼？」

蔡薇薇眨眨眼睛，忽又轉過臉來，朝華雲龍道：「好了，這回該你問了。」

華雲龍微微一笑，道了一聲謝，於是目光移注，歉然說道：「顧姨原諒，咱們不該對您……」

長恨道姑將手一揮，截口道：「不必講道歉的話，那是貧道粗心大意，一時不察，上了你們的圈套。」

華雲龍道：「多謝顧姨海涵，其實顧姨示下住處，咱們也不會常來打擾的。」

長恨道姑肅然道：「又來了，你道貧道不知你的心意麼？」

華雲龍臉上一紅，長恨道姑又自接道：「龍兒，你可知道，天下之至難，唯心魔最難克服麼？貧道掙扎多年，好不容易勘破紅塵，定下心來。你是情感豐富的人，倘若同情貧道所受的苦難，也爲你的雙親減少一點困擾，就該歇下此心，斷了這一份念頭。」

這話講的夠明白，也夠決絕的了，可是，華雲龍不是遇難就退的人，他的責任感極重，乃是擇善固執者流。只見他微一吟哦，將頭一點，道：「顧姨的講法，未始沒有道理。既然如此，龍兒不再轉彎抹角，我要直講了。」

長恨道姑心頭一緊，但却順口道：「本該如此。」

華雲龍目光凝注，莊重的道：「顧姨，您可知道，您的觀念根本錯誤啦！」

長恨道姑愕然道：「犧牲自我，成全你的雙親，貧道觀念錯誤了？」

華雲龍道：「最低限度，龍兒的看法是如此。請問顧姨，安陵項仲山，飲馬於渭水之中，每一次投錢三枚，什麼道理？」

長恨道姑道：「項仲山清廉之士，飲馬投錢，不苟取耳。」

華雲龍道：「渭水之濱，不見得常有人在，單單以『廉介而不苟取』，解釋他投錢之意，顧姨解釋夠了麼？」

長恨道姑一愣，道：「你還有另外解釋不成？」

華雲龍道：「龍兒有一點補充。龍兒覺得，項仲山飲馬投錢，在求心安而已，否則的話，那就成了欺世盜名之輩，稱不得清廉之士了。」

長恨道姑想了一想，覺得也有道理，不禁點頭「嗯」了一聲。

華雲龍微微一笑，又道：「顧姨，龍兒再問，所謂『開門揖盜』，該作何解？」

長恨道姑倏聽此問，忽然眉頭一皺，不懌地道：「怎麼？你認爲貧道所受的苦難，全是咎由自取麼？」

華雲龍搖頭道：「顧姨會錯意了，南史有云：『開門揖盜，棄好即讎。』吳志又講：『姦宄競逐，豺狼滿道，乃欲哀親戚，顧禮制，是猶開門而揖盜，未可以爲仁也。』龍兒對您老人家別無所知，但知您老是個情深義重的人……」

他故意頓了一下，然後接道：「不過，龍兒覺得您老的想法過於狹窄了一點，同時，龍兒也在懷疑，所謂『勘破紅塵，定下心來。』究竟有幾分可信？」

最後幾句話頗爲逼人，長恨道姑胸口一窒，瞋目反詰道：「你是講，貧道欺騙你？」

華雲龍淡然說道：「龍兒怎敢如此放肆，龍兒是講，您老人家獨處之際，未必眞能心如

止水，不過是强自抑止，不讓感情衝激泛濫而已。」

長恨道姑微微一怔，道：「這並不錯啊！」

華雲龍道：「錯是不錯，却嫌過於消沉了，須知人生在世，是有責任的。這份責任不僅爲己，也該爲人；不僅是爲少數人，而是要爲多數人。遯世何用？那連自己的問題也解決不了。」

語聲頓了一頓，接道：「就以您與家父的事而論，顧姨認爲出家爲道，在青燈黃卷中求安寧，謀解脫，既能顧全禮制，又不騷擾家父的心緒，自己縱然痛苦，縱然……」

言猶未了，長恨道姑却已冷聲截口道：「貧道並不痛苦，貧道早已想開了。」

華雲龍道：「龍兒不與顧姨辯駁，龍兒請問，您老人家思不思念家父？」

長恨道姑道：「貧道早已講過，往事不必再提，我早忘懷了。」

華雲龍果然不加辯駁，微微一笑，道：「那末，您可知道家父思念顧姨麼？」

長恨道姑顯然一怔，華雲龍緊緊接道：「顧姨，龍兒放胆妄言一句，家父一定朝夕思念您。不僅是家父，便連我奶奶、我娘、我母親，他們也一定在思念您。其中的道理，我相信您老人家一定是知道的。」

長恨道姑不予置答，但却冷冷的哼了一聲。

華雲龍見她不答，想了一下，忽然道：「顧姨，您可曾設身處地爲家父想過麼？」

長恨道姑愕然道：「想什麼？」

華雲龍道：「家父的處境啊！家父上有老母，下有妻兒，顧姨可以出家爲道，撇下塵事不管，家父呢！家父能撇下老母妻兒不顧，也步您的後塵麼？」

長恨道姑忿然暗忖道：「這道理我還不懂，要你來講。」

華雲龍好似並不一定要她回答，接着又道：「顧姨啊！龍兒就事論事，現在是在您的面前，我可要批評您了。」

長恨道姑冷冷的道：「你講吧！貧道在聽。」

華雲龍道：「俗語說：盡己之力謂之忠……」

長恨道姑眼睛一瞪，激忿地道：「什麼？你說我對你父親不忠？」

華雲龍道：「非也，龍兒是論事，不是論人。從前有個稚兒與父同行，途中有塊頗大的山石擋路，那位父親道：『兒啊！你將這塊石頭搬開去。』那稚兒如言去搬，祇因氣力太小，搬來搬去，累得滿頭大汗，却是未能移動分毫……」

蔡薇薇一直在聽，這時忍耐不住，不覺截口道：「你在講些什麼嘛？那位父親是個混蛋，我看你也是個混蛋。」

言外之意，是講「這等時機，你還不講正事，儘在閒扯」。

長恨道姑不屑似的道：「薇兒別打岔，讓他講吧！」

華雲龍微微一笑，道：「那稚兒氣喘如牛，仰面哀聲道：『爹，兒搬不動。』那位父親怡然道：『你用盡所有力量了麼？』稚兒哭喪着臉道：『兒四肢發軟，再無一絲氣力了。』

薇妹，妳可知道那位父親怎樣講？」

蔡薇薇眉頭一揚，道：「還有什麼好講的？幫他兒子去搬呀！」

華雲龍道：「是的，是該幫他去搬。不過，那却是父親的事，而非兒子的事了。」

蔡薇薇聞言一怔，道：「那……他父親怎麼說？」

華雲龍道：「他說：『兒啊！你聽着，你並未用盡所有的力量，至少你可以請我幫忙，張嘴之勞，你爲何不做呢？』於是，父子合力，輕而易舉的就將那塊山石搬開了。」

話聲一落，臉龐一轉，又向長恨道姑道：「顧姨，以往您老人家對家父呵護提携，這二十年來，爲何不到『落霞山莊』去一趟呢？這一點也做不到麼？」

長恨道姑心神顫動，暗暗忖道：「是啊！天虹有困難，我爲何不去找他呢？這算忠於情，忠於愛，忠於天虹麼？」

心中雖然這樣想，口中却仍冷聲道：「你父親爲何不來找我？爲何叫我去找他？」

華雲龍道：「所以我娘講，咱們華家對您不起啊！」

長恨道姑强自按捺顫動的心靈，冷冷地道：「你嘮嘮叨叨，究竟要講什麼？」

華雲龍道：「龍兒想請顧姨卸下道裝，恢復本來面目，到咱們華家去住。」

長恨道姑道：「那是妄想，貧道八年清修，豈能毀於一旦。」

華雲龍道：「顧姨心安麼？我曾親耳聽您講過：『貧道情根難斷，每於不知不覺中總存再見一面的希望。』唯其如此，何如爽爽快快的大家相聚在一起？」

長恨道姑道：「貧道也曾講過，『年華已逝，再見何如不見。』你就未曾聽見麼？」

華雲龍道：「當然也聽見了，龍兒還聽顧姨這樣講：『紫玉，創妳的姥女教幫助他吧！』又講：『愛其所愛，不必定有所獲。』這些又該如何解釋？」

長恨道姑臉上掛不住了，目光一稜，沉聲喝道：「龍兒，你有規矩麼？」

華雲龍肅然正容道：「顧姨，您希望龍兒對您的敬意掛在嘴上，不論當與不當麼？」

長恨道姑先是一怔，繼而柔聲道：「你這孩子……唉！世間事那有如此簡單？你舌底粲蓮，別說不易說服貧道，縱然能說服貧道，你雙親，以致你祖母的心意又如何？須知『對不起』貧道是一回事，眞正做起來又是另一回事，你年紀輕，想法過於天眞，光憑一股熱情……」

碰上華雲龍這樣的人，長恨道姑無計可施，只得轉變語氣，跟他講理了。

豈知華雲龍一聽，却自截口道：「顧姨不必顧慮太多，家父家母，甚至於奶奶面前，全由龍兒負責。」

長恨道姑道：「你負什麼責？萬一不行，你用强麼？」

華雲龍煞有其事的道：「用强行不通的。我講理，天下事强不過一個理字。」

長恨道姑不覺失笑道：「你講什麼理？是說貧道對你們華家如何如何麼？」

華雲龍將頭一點，道：「嗯！萬一需要講理時，這一點當然要講。不過……到時候再說呢！反正龍兒負全責，只要顧姨答應一聲，示下修眞之處，龍兒保證家父親自來迎。」

長恨道姑搖一搖頭，笑而不答。

華雲龍一愣，道：「怎麼？您信不過龍兒？」

長恨道姑道：「談不上信與不信，而是貧道不能答應，決不答應。」

華雲龍大爲怔楞，楞了半晌，始道：「顧姨，您不講理了，您是在逃避責任，是在矛盾與自私的怨嘆中苟且偷生，您知道麼？」

長恨道姑微笑道：「龍兒，貧道的決心是在八年以前下的，你激將也是無用，何不省省氣力呢！」

華雲龍皺眉頭，亢聲道：「顧姨，我看您是個鐵石心腸。」

長恨道姑微笑如故，道：「你錯了，貧道是豆腐心腸，鐵做的心腸愈煎愈軟，唯有豆腐心腸，才是愈煎愈硬的。」

華雲龍聰明絕頂，覩狀之下，暗暗忖道：「看她怡然無動於衷的模樣，眼下怕是眞要白費氣力了。我……我……對啦！我再激她一激，看看她的反應如何，再作道理。」

當下目光一凝，沉聲說道：「這樣講，顧姨是決心要報復啦？」

長恨道姑不覺一怔，道：「我報復誰？」

華雲龍成竹在胸，俊眉一軒，道：「家父啊！咱們華家的代代子孫啊！」

長恨道姑神色一弛，微笑道：「你是這樣想麼？」

華雲龍忿然說道：「這是事實嘛！咱們華家對您不起，讓您一個人流落在外，豈非……

……」

長恨道姑截口道：「豈非陷令尊於不義，叫你們華家代代負咎，是這樣麼？……龍兒，你將事態看得太嚴重了，何況貧道並未這樣想，也不會這樣想。」

華雲龍忽然激動地道：「您不這樣想，我會這樣想啊！家父不這樣想，旁人要這樣想的啊！咱們華家縱然斷頭灑血，從來也不作有負於人的事，眼下這一點聲譽，那是以『堂堂正正』四字得來的，如今却有一件不義的事落在家父身上，豈非比殺盡咱們華家的，還要令咱們難堪麼？顧姨，禍延子孫，您不覺得報復的手段過於殘忍一點麼？」

前面幾句倒是事實，長恨道姑最爲清楚，若講報復，那是寃枉。可是，華雲龍講得激忿，長恨道姑却受不了。

但見她臉色一沉，怨聲喝道：「閉嘴！報復、報復，就是報復又怎樣？難道你們……」

華雲龍作出不屑之色，截口道：「咱們可不是存心負您……哼！早知道妳的想法如此偏激，胸襟這般狹窄，非但我個人不會喋喋不休，惹人厭煩，恐怕家父也不會出山了。」

他以不屑之色說出此話，長恨道姑不覺怔住。

頓了一下，只聽長恨道姑冷聲道：「你父出山又怎樣？誰不知道你父是位大英雄，大豪傑，以天下爲己任，他……」

華雲龍察顏觀色，暗暗忖道：「差不多了，提起爹爹出山，她動容了。」心中在想，表面作出悻然之色，語調一變，再次截口道：「顧姨，您是瞧不起我麼？」

這句話宛如空穴來風，過於突然，長恨道姑又是一怔，愕然道：「此話怎講？」

華雲龍俊目一軒，道：「您說家父是位大英雄，大豪傑，以天下爲己任，這不是瞧我不起是什麼？」

長恨道姑蹙眉道：「你講清楚一點，這個怎算瞧你不起？」

華雲龍冷聲一哼，道：「還裝麼？實對您講，家父這次出山，乃是奉命找您，眼前這一份伸張正義，消弭魔劫的責任，我奶奶已經面令交給我了。您這樣講，豈非瞧我年輕，諒我本領有限，不足擔當重任麼？」

這是謊言，縱有幾分眞實，也與事實相去極遠，他以忿然之態講了出來，裝出年輕氣盛，不甘後人的模樣，令人聽了覺得煞有其事一般，不信也得信了。

果然，長恨道姑聞言之下，頓覺心神俱震，臉色大變，不禁顫聲道：「眞……眞的？」

華雲龍撇撇嘴唇，道：「是眞是假，我會拿事實給您看的，何須多問。」

他裝作誤解對方之意，裝作是個不願徒托空言的人。唯其如此，長恨道姑不覺越發信以爲眞，華雲龍話聲甫落，她已神色緊張的惶然接道：「龍兒，我是在問……」

下面的話，無疑是「你爹」或「令尊」，如何如何。然則，這樣一問，豈非自洩心聲，

自相矛盾了麼？因之她話聲頓住，一時之間，但覺進退失據，大感徬徨。

須知長恨道姑所以忍恨出家，自稱「長恨」，以至於眼下不肯答應華雲龍的苦苦哀求，既非恨深情薄，性格已變，更非蠻不講理，自以爲是，究其所極，乃是心理作祟，簡單的講，也就是自卑過甚，以致形成了過份的自尊，倘若滿足了她的自尊，消除了她的自卑之感，那便一切怨恨全都不消自散了。

記得當年九曲掘寶之日，秦畹鳳夫人奉文老太君之命到了九曲，就曾與眼下的長恨道姑剖析過華雲龍與她之間的事。秦氏夫人本其純厚的天性，從恩、情、義、理多方面一一解說，更傳達了文老太君之命，敦請她到「落霞山莊」長住，她當時就曾言道：「愚姊實在鼓不起勇氣，跨入華家的大門。」又說：「我並非不願，實是自慚形穢。」那時她面對秦氏夫人那樣通情達理的人，所講的話，倒是語出至誠，然則，自卑之感却已宣洩無遺，因此，當九曲掘寶事了之後，她不但未曾接受秦氏夫人所謂「權宜之計」，暫到東海思霞島華家別府去定居，甚至東飄西盪，竭力避免與華家有關的人見面。

她這樣做，原是爲華天虹好，也想斷去對華天虹的相思，殊不知愈是如此，她對華天虹相思之情反而日益深切。她動過心，到過思霞島華家別府，却始終沒有勇氣到雲中山去。所謂物極必反，久而久之，情無所寄，她想到華天虹應該來看她，因之，不平之鳴由此而起，爾後由怨而恨，以至於自號「長恨」，因恨而出家，也就無怪其然了。

可是，如今華天虹來找她了，而且是奉命而來。所謂「奉命」，自然是奉文老太君之命

，這樣一來，豈非表示華家的人並未將她忘記？豈非是自己失策了麼？

這片刻間，長恨道姑心境之紊亂，爲前所未有，華雲龍却是深感得計，裝作恍然道：「顧姨，您是在問家父麼？實對您講，本來我是不願說的，免得您以眞作假，還認爲我在騙您，現在既然講漏了嘴，我也不再瞞您了。是的，顧姨，家父是在找您，龍兒請問，一旦見到家父，顧姨也這般堅持到底麼？」

他立意激她一激，不惜睜着眼睛說謊，若以其用心而論，倒也未可厚非，豈料欲速則不達，又豈是一二句話可以激動的？

但見長恨道姑微一吟哦，緩緩站起身來，靜靜地道：「好吧！那便請你轉告令尊一聲，就說當年的顧鸞音死已多年，如今世上祇有『長恨道姑』，往事恍如過眼煙雲，請他不必再找了。」

她講此話神態肅穆，語調平和，不見一絲激動之情。

華雲龍大爲怔楞，霍地站了起來，道：「怎樣？您……」

長恨道姑淡然一笑，揮一揮手，道：「再見了，龍兒，您很聰明，願你好自爲之，也別忘了貧道的託付。」

轉臉又向蔡薇薇道了「再見」，然後袍袖拂動，飄然而去。

華雲龍呆了一呆，不禁敞聲道：「顧姨　您……」

長恨道姑頭也不回，轉眼消失不見。

華雲龍欲待追去，蔡薇薇拉了他一把，悄聲說道：「追不回來的，二哥，讓她去吧！」

華雲龍頓了一頓，頹然喟嘆道：「是我操之過急……唉！誰知道她會絕裾而去，說走眞走哩！」

蔡薇薇道：「她並非絕裾而去，乃是徬徨無主，自己也不知如何是好。你放心吧！二哥，其實她已經動心了，我看得出來，下次再見，你一定成功。」

華雲龍道：「若講下次再見，談何容易。」

蔡薇薇黛眉一軒，道：「你怎麼也糊塗了？附耳過來，我告訴你其中的道理。」

華雲龍聽她講得神秘，果眞將頭一低，湊了上去，蔡薇薇掂起脚尖，附在他耳邊的悄聲細語，也不知講了些什麼，講完以後，但見華雲龍微一頷首，道：「眼前也只好如此了，但願有幸被妳言中。」

蔡薇薇蓁首一點，認眞地道：「一定的，你若不信，我敢和你打賭。」

華雲龍不覺失笑道：「打什麼賭，我信妳就是，咱們也走吧！」

於是，他倆手拉手離開叢林，奔向江畔。

天亮時分，二人到了烏江渡口，胡亂用過早點，然後買船而下，前往金陵。

這也是蔡薇薇的主意，她說舟行可以避人耳目，減少無謂的麻煩，又說華雲龍虺毒未除，乘船可以藉機運功，事實上，二人上船以後，蔡薇薇問東問西，一直問個不停。

總之，她像一隻依人的小鳥，雖嫌喋喋不休，却也令人心頭歡暢，華雲龍是個不知憂慮

的人，凡事提得起，也放得下，面對此姝，倒也有問必答，暫時將華熙的安危問題擱置一邊了。

順水行舟，舟行極速，傍晚時分，船隻已到下關，他二人棄舟登岸，華雲龍的心思立刻便回到現實問題之上，念頭轉動，邊行邊講，道：「薇妹，妳先回家，我到『怡心院』去打個轉……」

豈料話未講完，蔡薇薇已自接口道：「不，咱們同去。」

華雲龍臉有難色，道：「那種地方，妳怎麼能去？」

蔡薇薇黛眉一揚，道：「你就能去麼？我不管，咱們講好了的，你去我也去。」

華雲龍眉頭一軒，想了一想，道：「薇妹聽話，眼下事情很多，咱們得分頭行事，妳先回去，看看令兄是否在家，倘若在家，就請他等我一下，我即刻到。」

蔡薇薇微一搖頭，道：「不必去看，他的性子我知道，袁逸楓講得不錯，一定早陪余大哥走了。」

華雲龍道：「令兄是個守信的人，咱們分手時他曾講過要在金陵等我的。眼前欲明余家的詳情，唯有見到令兄才能得知，我在此處人地不熟，想找令兄不太容易……」

蔡薇薇又截口道：「你不熟我熟，我可以帶你去找，否則的話，咱們走一趟玄武湖也就是了。」

華雲龍道：「見到令兄，玄武湖就不必去，救人如救火，時效要緊。」

蔡薇薇執拗地道：「那也不爭一時，事情須得一樁一樁去辦，咱們去找到『倩女教』的壇址，弄清楚大哥的景況，再去找尋我哥哥，查詢余家的實情，余大哥的去向，不也一樣麼？」

華雲龍蹙眉說道：「好，既然知道我是去找『倩女教』的壇址，那又不會與人發生衝突，妳有什麼不放心的？須知『怡心院』是個低三下四之處，妳一個女孩怎麼能去嘛！」

蔡薇薇眼角一挑，道：「你怎麼知道一定不會有衝突？萬一衝突起來怎麼辦？你講女孩不能去，那我改着男裝好啦！我就不信，你能去的地方我不能去。」

華雲龍詞窮了。

碰上蔡薇薇這樣一個半懂不懂的女孩，既不便解說「怡心院」究竟是個怎樣的處所，又不能扳起臉孔，強逼她獨自歸去，況且蔡薇薇講的並非全無道理，他縱然敏捷，縱然智計百出，此刻也是舌頭打結，無詞以對了。

他默默地往前走，蔡薇薇也默默地往前走，就這樣，二人進了城。

進城不久，迎面來了一個小叫花。

小叫化冲着華雲龍一笑，道：「公子爺，您老可是姓白？」

華雲龍不覺一楞，道：「什麼事？」

小化子「嘻嘻」一笑，道：「您老倘若姓白，請賞我一兩銀子。」

蔡薇薇一聽是個無賴，不由眼睛一瞪，就待發作。

華雲龍却是心念電轉，覺得事有蹊蹺，當下摸出一塊碎銀，遞了過去，道：「這個賞你，有話請講。」

小化子接過碎銀，看了一看，又是「嘻嘻」一笑，道：「那娘們講得不錯，公子爺定是姓白無疑了。喏！這個給你。」

髒手一伸，塞了一個紙團在華雲龍手內，接着身子一轉，一頭鑽入人叢之中，歡天喜地的走了。

華雲龍先是一怔，隨後打開紙團瞧去，蔡薇薇湊了過來，也朝那紙團瞧去。

但見那上面寫着：

「熙兒無恙，好自爲之。」

下面畫着一個圖記，寥寥兩筆，一個圓圈，帶上一條尾巴。

蔡薇薇覺得怪異，朝那圖記一指，道：「這算什麼？是蝌蚪麼？」

華雲龍暗暗尋思，嘴裡漫聲道：「不，這是蒲扇，是朱爺爺的兵器。」

蔡薇薇再看一眼，果然像一柄蒲扇，不覺笑道：「以蒲扇作兵器，這位朱爺爺的武功一定很高啦！」

華雲龍漫聲應道：「朱爺爺號稱逍遙仙，是我姨父的師伯，武功諒必不低。」

蔡薇薇聽他講話的聲音至爲落寞，不禁惴然道：「怎麼？還在生我的氣麼？」

華雲龍微微一怔，愕然道：「我生妳什麼氣？」

蔡薇薇道：「我勉强你，賴着你同去『怡心院』啊！」

華雲龍一哦，失笑道：「這是妳多心了，妳一片好意，我還聽不出來麼？」

蔡薇薇眨眨眼睛，道：「那麼，你爲何失魂落魄似的漫不經心？」

華雲龍恍然而悟，道：「原來如此，我是在想，朱爺爺是個詼諧的人，留下的手諭却是如此簡略而潦草，究竟是什麼事，令他老人家失去常態，顯得如此匆忙？」

蔡薇薇聞言之下，再向紙團看了一眼，果見那八個字東歪西倒，潦草異常，因之心頭一寬，綻容一笑，道：「你也眞是，船到橋頭自然直，這是你自己講的啊！想不出來就不要想。」

華雲龍微一吟哦，覺得也對，於是將頭一點，道：「薇妹說得是，看來『怡心院』也不必去了，妳請帶路，咱們走僻巷。」

現下已是掌燈時分，街上的人熙來攘往，擁擠不堪，僻街小巷，倒可以走快一點。

蔡薇薇自幼在金陵長大，對金陵的街道極熟，聽說叫她帶路，立刻邁開步子，拐進一條僻靜的小街。

他二人拐來拐去，先到「萬隆」客棧結清賬目，取回華雲龍的行囊，然後轉向東大街，奔向蔡府。

蔡府眼前的總管名叫谷宏聲，是個年約五旬的壯健老者。蔡薇薇回到家中，召來谷宏聲一問，方知余昭南等確已西去，蔡昌義雖然未曾同行，却有兩天不見人影了。

蔡薇薇得知乃兄仍在金陵，當卽吩咐谷宏聲差人去找，然後方命家人整備飲食，招呼華雲龍沐浴更衣。

蔡家的僕從甚多，庭院極大，晚飯過後，他二人就在庭院中漫步閑談，一面等候蔡昌義歸來，以便問明余家出事的經過，再定爾後之行止。

以華雲龍眼下的心境而論，本無閑談的興緻，一則由於蔡薇薇小鳥依人，興緻濃厚，再者既然到了金陵，不將余家的情形弄清楚，心中也是難安。此所謂「閑着也是閑着」，如其等人心煩，倒不如談談講講，那就容易打發「閑愁」了。

蔡薇薇却是不同，她心中只有一個華雲龍，什麼「江湖恩怨，武林血腥。」在她都是其次，談着談着，不覺又談起了華雲龍所中的虺毒，因而也談起了元清大師，以及她們蔡家的家世。

蔡家的家世是夠顯赫的，三百年前，提起武聖雲震的德行與武功，江湖人物誰不敬仰？那個不豎大拇指？

不過，華雲龍不是善於逢迎的人，縱然曾獲元清大師授予「无極定衡心法」，那也僅僅是心存感戴罷了，倒是得知蔡薇薇的父親——蔡元浩失蹤一十五年一事，其心中之震驚與激動，幾乎已到無以復加地步。

其中的道理，一者由於他與蔡家兄妹情誼深厚，再者，他曾聽說阮紅玉講過，星宿海魔教「控制一批功力極高的武林前輩供作前驅」，倘若蔡元浩不幸落在魔教人物之手，以蔡家

兄妹未受脅迫的情形看來，豈不受盡了折磨，甚或早已身死了麼？

須知華雲龍日受義理薰陶，本來就是情義深重的人，眼前受那紛至沓來的重重劫運所逼，心理上已經逐漸鑄成直追乃父，消弭妖氣，爲武林再張正義的志願，如今驀聞蔡薇薇之父身懷絕藝，失踪了一十五年，這一份震驚與激動，那已不啻是爲了私情，而是以公義爲重，覺得非要探究明白，追查清楚不可了。

因之，就在這閑談之際，他心中暗暗決定了三件事：

第一：蔡元浩的生死之謎必須及早解開，但若果眞已落魔教之手，就得竭力將他拯救出來，以免再受折磨，甚至受刑不住，而爲魔教教主所驅策，與中原武林爲敵。

第二：根據蔡昌義前此所講，「九陰」「玄冥」兩教，似有對武林前輩採取各別行動之趨向，因之他要設法與「倩女教」主方紫玉見上一面，運用「倩女教」耳目之靈，一面監視前述兩教之蠢動，一面無分正邪，打聽武林前輩隱跡之處，正者通知他提高警覺，免受傷害，邪者加以勸說，以免爲兩教所用。

第三：他想到眼下的邪惡勢力遍及天下，各踞一方，大有顧此失彼之感，得如何想個法子，一勞永逸的將他們消滅淨盡，連根除去。

這三個決定，縱然都是粗枝大葉的原則，却也可說已有通盤的計較。嚴格的講，第三點根本不算決定，那僅是原則中的原則。可是，眼下的情勢，與當年江湖「三大」的情勢完全不同，當年華天虹獨挽狂瀾，江湖「三大」的情勢已定，眼下則是魔刼方興，情勢並不明朗

，那得一面探察，一面遏阻，倘若不另外設法，確有顧此失彼之慮，他能想到這一點，也算得心思縝密，難能可貴了。

不過，這是暗中的決定，他並未說出口來，更未與蔡薇薇商量。

爾後，被遣的家人紛紛歸來，人人都說找不到蔡昌義。

於是，蔡薇薇沉不住氣了，乃問華雲龍道：「怎麼辦？明天再講，抑是咱們先到『醫廬』察勘一下？」

華雲龍微一吟哦，道：「咱們去察勘一下。」

蔡薇薇點一點頭，道：「好……男裝俐落，我去換一身男裝，你去前廳等我。」

午夜時分，他二人同着勁裝，到了玄武湖。

遠遠望去，「醫廬」已成灰燼，奔到近處一看，入目俱是斷磚殘瓦，偌大一座上好的莊院，此刻已是滿目瘡痍，變成一片廢墟了。

這座莊院，本是蔡薇薇舊遊之地，華雲龍也曾來過兩次，住過一宿，如今面對廢墟，迎着寒風，一陣陣尚未散盡的焦炭氣味撲入鼻端，他二人不禁咬牙切齒，暗暗忿恨不已。

過了片刻，但聞蔡薇薇冷聲一哼，道：「好狠毒的心腸，二哥，余伯父號稱儒醫，生平活人無算，與人毫無怨尤，竟有人燬他的莊院，將他老人家擄走，這人還有人性麼？」

華雲龍的恨意不下於她，聞言也是一聲冷哼，道：「倘有人性，那能作得出這等喪心病狂的事？如今空言無益，咱們先到灰燼中勘察一下，看看可有蛛絲馬跡可尋。」

話聲甫落，人已撲出，蔡薇薇見了不再多言，也隨後撲出。

他二人腳踏殘瓦，劍挑斷磚，循着那前廳、偏舍、迴廊、後院的遺址，一路仔細勘察，豈知到達後院的斷垣之下，仍是一無所見。

這現象殊非尋常，華雲龍不禁暗暗心驚，忖道：「這主事人是個厲害的角色，偌大一片房舍，豈能不見一絲可疑的痕跡？」

忖念中游目四顧，忽見東邊假山之下好似有一線光亮。那一線光亮若隱若現，設非角度恰好，確是不易發覺。

華雲龍見到這一線光亮，心中又驚又喜，連忙一拉蔡薇薇，悄聲說道：「薇妹隨我來，小心一點。」

蔡薇薇縱然不知天高地厚，聽他這樣講，却也不敢大意，忙將短劍藏在背後，小心翼翼地緊隨華雲龍，朝那假山掩了過去。

那是一座積石而成的假山，四面臨水，東西兩邊各有木橋相連，水面寬度不等，最窄處也在一丈五六左右，形成一個狹長的湖面。在那湖面的北端，有五六座黃土堆成的新墳，想必就是新近喪命之人的埋骨之所，南面是一塊長形的草坪，再過去乃是花圃，花圃過去是長廊的遺址，可以通達原先的正屋。

他二人先在四週轉了一圈，相妥了形勢，也看清了四週無人，才由東方越過水面，先後登臨假山之嶺。

這座假山高可尋丈，方圓却有五丈大小，只因坡面凹凸不平，更栽有龍柏、翠竹、花草之屬，身在山嶺，那一線光亮早就看不見了。

好在華雲龍目光銳利，已將光亮的來源牢記在心，他在山巔微微一頓，立即縱身一躍，輕輕落在假山的西麓。

原來那西麓栽有一排翠竹，迤北的西壁之上，有一個三尺見方的窗口，一窗門係用木質所製，此刻窗門緊閉，窗內仍燃着燈火，可知剛才那一線光亮，正是由這窗戶的縫隙中所洩，透過了搖曳不停的翠竹，自也難怪若隱若現，發覺不易了。

所謂「有窗必有屋，有屋必有門。」這一發現，華雲龍心頭狂喜，當即將蔡薇薇招了過去，朝那窗口一指，悄聲說道：「薇妹請看，這裡面燃有燈火，可知是間石室，妳在這裡守着，我去找門。」

那窗口蔡薇薇也看見了，但見她點一點頭，也悄聲道：「不，你在這裡守着，我去找門，你聽我的招呼，再喝破他的行藏。」

身子一轉，就待沿着山麓奔去。

華雲龍一見，忙又阻止道：「慢着，以我看來，此人當非兇手一路，如若不然，他怎敢潛住在此？」

蔡薇薇不以爲然，道：

「那也不一定，有些人胆比天大，不知死……」

話猶未了，忽聽一個銀鈴的聲音傳了過來，道：「承妳誇獎，本座在此，那就不用去找門戶了。」

此話一出，華雲龍凜然一震，轉頭望去，但見對岸草坪之上，赫然卓立一個白色人影。雖然星光黯淡，但憑華雲龍功力，依然明察秋毫。

只見來人白衣飄飄，手執鳩頭杖，赫然是那艷若桃李，却又冷若冰霜的「九陰教」新任教主梅素若。

也不見蔡薇薇提氣做勢，嬌軀已如燕子般，曼妙地越過小塘，落在梅素若之前不及一丈。

她在鍾山曾見過梅素若，當時雖未交一語，事後却屢聞華雲龍及她哥哥談及，但她天眞嬌憨，對梅素若未存絲毫惡感，反是惺惺相惜，嫣然一笑道：「這位姊姊，妳是梅姊姊麼？妳好美啊！」

梅素若見過她翩然下降的絕頂功力，心中實是萬分忌憚，見她撲來，以爲她意欲出手，正提足全身功力，嚴加戒備。

不料蔡薇薇竟然笑臉相問，望見她那麗若春花，天眞誠摯的巧笑，梅素若一時竟不忍冷語相加，怔了一怔，神色略緩，道：「我就是梅素若。」

雖說略緩，仍是冷冰冰的，蔡薇薇可有些不樂了，忖道搭什麼架子？哼！有什麼了不起嘛？

華雲龍却因她冷傲孤僻，喜怒莫測，恐她猝然出手，提氣縱落蔡薇薇之側，一拱手，道：「梅姑娘初膺重任，可喜可賀。」

梅素若傲不爲禮，道：「你應該悲傷都來不及。」

十五

華雲龍明知其意，却故作一愕，道：「梅姑娘此話怎講？」

梅素若口齒啟動，似欲出言，忽又閉口，冷冷一哼，螓首一昂。

她貌若不屑解釋，實則驀見華雲龍與蔡薇薇併肩而立，男的如玉樹臨風，女的如嬌花照水，分明一對天造地設的璧人，芳心無端一片紊亂，是妬是恨，連她也分辨不出來。

華雲龍追問道：「梅姑娘言中之意，可否示下？」

梅素若强捺心神，道：「華家子弟難道都是不知禮義之輩？」

要知她如今身爲一教之主，身份非比尋常，華雲龍却一口一個「梅姑娘」，那確是太失禮了。

但華雲龍此舉本有用意，梅素若責問此言，早在他意料之中，聞言朗聲道：「華家子弟個個知禮，唯有在下……」

梅素若脫口問道：「你又如何？」

蔡薇薇黛眉一蹙，輕扯華雲龍衣袖，道：「二哥，這位教主架子大的很，你不如……」

話猶未畢，華雲龍已示意她靜以觀變，她本覺華雲龍見了梅素若，不追問「醫廬」慘變

之事，淨在這枝枝節節上浪費時間，故出言提醒。

華雲龍如此示意，她也是千伶百俐之人，心知華雲龍必有用意，果然閉口不語。

華雲龍止住蔡薇薇出言，方道：「在下麼？討好賣乖，儇薄可惡，其他也不必講了。」他將梅素若在鍾山斥他之言自我形容，梅素若也不知當喜當怒，微微一怔，道：「華家出了你這種子弟，哼！也該休了。」

華雲龍朗朗一笑，暗道：余茂臨死前說是一群來歷不明之人，毀了醫廬，九陰教中人，理當一望即知，多管不是，但梅素若必知是誰下手……哼！還有這丫頭竟然留在此地，必有緣故。她如今已是九陰教主，不可能孤身往來，那批屬下又在何處？

他心如電轉，已將眼前情勢想過一通，覺得梅素若這條線索決不可放過，可是直接詢問，梅素若也絕不肯說出，必得旁敲側擊才行。

笑聲一歇，他漫聲道：「梅姑娘難道不覺得姑娘之稱，比教主親切多……」

梅素若截口峻聲道：「住口！」

華雲龍果然停口，笑吟吟地望着梅素若，那目光，只可意會，不可言傳。

梅素若被他那目光盯着，沒來由玉面一紅，芳心驟跳，轉面向側。

忽覺如此示弱過甚，星目挾双，猛然回盯，鳩頭杖一頓，峻聲道：「華雲龍，你找死？」

華雲龍淡然道：「死麼？也平常的緊。」

蔡薇薇黛眉緊蹙，暗暗忖道：豈有此理，你與她談來談去，儘是些廢話，如何探得出半星兒消息？

她急急插口道：「誰死誰活，手底下見眞章，余家的事，可要先交代個明白？」

梅素若冷然一笑道：「妳以爲是本座下的手？」

蔡薇薇道：「縱然不是妳幹的，九陰教……」

華雲龍截口道：「九陰教堂堂天下第一教，焉能效盜賊般殺人放火，薇妹不可胡說。」

梅素若冷冷地道：「討好賣乖，儇薄……」

倏爾住口，將「可惡」二字咽下。

蔡薇薇却是不依道：「我胡說，你就是正經話？」

華雲龍心道：「薇妹既已將話挑明，看來是難以用旁敲側擊的方法套出內情了。」心念一轉，含笑道：「梅姑娘想來深知此事始末，在下那余伯父夫妻下落，如蒙見示，感激不盡。」

舉手齊額，一揖至地。

梅素若不爲所動，道：「本座何需你感激……」

華雲龍連連拱手，道：「拜託，拜託。」

瞧那模樣，生似在向朋友商量似的，這事恐怕也只有華家二爺做得出。

梅素若啼笑皆非，頓了一頓，道：「你與本座嬉皮笑……」

說至此，蔡薇薇噗哧一笑，她見了華雲龍那滑稽樣子，如何忍得住笑。

梅素若聞聲忽然改口道：「你想知道江南儒醫下落？」

華雲龍心中驚疑不定，梅素若如肯告知江南儒醫被困之處，那簡直是不可思議之事，口中却道：「如蒙指點，感激無涯。」

梅素若冷冷說道：「感激不中用，要代價。」

華雲龍道：「什麼代價？」

梅素若道：「代價太高了，恐怕你付不起。」

華雲龍道：「在下不惜任何代價。」

梅素若玉面凝霜，獰聲道：「要你的命，你付得起麼？」

蔡薇薇忍不住嬌叱道：「放屁！妳胡說……」

梅素若不理她，冷然凝注華雲龍。

華雲龍淡淡地道：「薇妹何需發怒，漫天討價，就地還錢，價錢不公道，慢慢商量好了。」

梅素若道：「沒有商量的餘地。」

華雲龍佯爲蹙額道：「這就難了……我這條命不知是要雙手奉上，還是由姑娘取去？」

梅素若道：「想要你自己奉上，看你貪生怕死，是決不可能的了……」

華雲龍淡淡一笑，毫不動怒。

蔡薇薇怒道：「妳不貪生怕死，妳把命送上來好了。」

梅素若聽若不聞，繼道：「本教金陵分壇，你是知其所在了？」

華雲龍笑道：「當然，不知倒懸在下三天的那株榆樹，是否依舊無恙？」

梅素若何等聰慧，如何不知他在譏刺九陰教教主駐蹕之處，被高泰擊折大木倏然離去，芳心暗惱，欲待諷刺華雲龍被自己倒吊三日，却覺此事自己並無半點光彩可言，怔了一怔，道：「本座何等身份，焉能與你這浪子鬥口……」

蔡薇薇截口道：「不識羞，九陰教旁門左道，有什麼了不起。」

梅素若美眸中煞氣大盛，却仍不答理，道：「明天酉正，本座在廳中等你，你想要知道江南儒醫下落，就一個人來……」

華雲龍雖是輕佻好要，心思却是萬分縝密，一點小節也不肯放過，道：「不知在下應約而至後，梅姑娘是否立刻見示我余伯父夫婦下落？」

梅素若漠然道：「你想知就來，說不說，就要看本座的高興了。」

華雲龍忖道：聽這丫頭的口氣，那是毫無誠意的了，做聲一笑，道：「如此未免太不公平了，梅姑娘。」

梅素若道：「你覺得不公平，儘可不來，既然願來，那便該死而無怨，本座並未强你。」

華雲龍啼笑皆非，心道：「這還算並未强人？」

蔡薇薇黛眉一挑，道：「擒下妳，怕妳不說？」

她說到做到，右掌虛捏，食中二指若伸還屈，玉臂輕舒，嬌軀前欺。

梅素若見她這一式似拳非拳，似指非指，搖擺不定，外若無力，實則已籠住了右胸腹「膺窗」、「期門」、「神封」、「大橫」、「腹結」諸大穴。

心中疾忖：這是什麼招式？

那敢怠慢，鳩頭杖全力一招「鬼影幢幢」，但見烏光滿天，怪嘯斗起，杖頭的九個鬼頭，翩翩如生，宛若九個厲鬼，張牙舞爪，擇人而噬。

蔡薇薇究是少女，對此招威力並不放在心上，但那杖上鬼影，却駭得她尖叫一聲，欸然後退。

她猛覺一招被人迫退，大失面子，玉面泛霞，羞怒地道：「好！妳這杖上果有些鬼門道，算妳接下我這招『變動不居』，看妳接不接的下我的這招『周流六虛』。」

梅素若知她這一招必具石破天驚之威，連出言譏哂也自不暇，鳩頭杖斜挑，護住身前門戶。

華雲龍突然道：「薇妹住手。」

蔡薇薇本已右掌斜伸，中指獨挺，餘指微屈，正欲出手，聞喚收掌，訝然回首道：「二哥，什麼事？」

華雲龍微微一笑，雙手一拱，道：「在下準時赴約，梅教主請便。」

他忽稱梅素若爲教主，梅素若芳心一震，恍然若有所失，一斂心神，道：「候教了。」

嬌軀一轉，忽又回首道：「妳是蔡昌義之妹，什麼名字？」

她見過蔡薇薇兩次，第二次是蔡薇薇身穿文士裝，化名宣威之時，女子看女子，她是一眼就瞧出來了，但仍不知蔡薇薇之名，僅由華雲龍稱呼中，知道其中有一個「薇」字。

蔡薇薇不念她冷傲之態，也冷冰冰地道：「我叫蔡薇薇，紫薇的薇，妳記清楚了。」

梅素若也不說話，回首就走，但見她雪白衫裙隨風飛舞，似慢實快，眨眼已然消失在廢墟殘垣中。

蔡薇薇待她離去，嗔聲道：「二哥，你爲什麼讓她走掉？」

華雲龍見她微顰淺嗔，却是梨渦微現，那一份嬌姿，更是醉人，美人本是宜喜宜嗔的，況蔡薇薇嗔聲而言，更是少見，給他另一種感受，不禁右手輕撫她如雲鬢髮，笑道：「梅素若老謀深算，豈能一人來此，必是早有準備……」

蔡薇薇道：「鬼話，除了她，我們那裡看見半個鬼影？」

一語甫畢，忽然一聲清嘯響起，隨起四面都響起嘯聲，有的宏亮，有的低沉，但一個個含勁斂氣，分明皆出自高手之口。

華雲龍笑道：「如何？」

蔡薇薇玉靨一紅，道：「這也沒什麼，九陰教主不過如此，她的部下更差，一起上來，

我也打他個落花流水。」

華雲龍道：「九陰教下個個功力高强，梅素若也是絕頂身手，一湧而上，我們全身而退，容或可以，想佔什麼便宜，那就難以辦到了，薇妹不可輕敵。」

其實他所說的理由，都屬次要，最大原因，還是他憐香惜玉的毛病，想起梅素若如今身爲一教之主，憑她高傲的性情，若失手在蔡薇薇手中，十之八九會憤而自刎，江南儒醫的下落，仍是杳然，何苦來哉？

這等心事，當然不便向蔡薇薇開口。

蔡薇薇冰雪聰明，憑她少女的敏感，却是隱有所覺，黑眸一轉，道：「二哥，先前你與梅素若眉來眼去……」

華雲龍笑叱道：「胡說，什麼叫『眉來眼去』？」

蔡薇薇認眞的道：「你盯她，她回盯住你，這不是眉來眼去？」

華雲龍啞然失笑，道：「這也叫眉來眼去？小孩子，不懂的事，不要信口胡說。」

蔡薇薇櫻唇一噘，道：「小孩子，你又多大了？」

華雲龍哈哈一笑，改口道：「薇妹，妳剛才用的是什麼掌法？那一招『周流六虛』與『蚩尤七解』之二有些相似，可以告訴我麼？」

蔡薇薇道：「有什麼不可以，這二招是『四象化形掌』的第二式及第七式，是雲祖師揉合天下各派的掌法精華，竭數十年之功創出，與『无極定衡心法』互爲表裡。二哥如果想學

，我就教給你。」

華雲龍肅容道：「妳家獨門絕學，豈可私相授受？」

蔡薇薇搖頭道：「不啦！我公公既然已將『无極定衡心法』傳與二哥，分明是有意盡授絕學，我將『四象化形掌』教給二哥，並不算私相授受，何況祖師遺訓，遇見心性、資稟兩皆上乘之人，毋論能否收入門下，都應斟酌形勢加以栽培。」

華雲龍心中一動，却不願讓蔡薇薇教他武功，略一吟哦，道：「以後再講吧，我們先將那所透出燈光的石室搜尋一遍。」

飛身越過水面，回至適才發現木窗處。

蔡薇薇緊隨着他。

華雲龍側顧蔡薇薇道：「眼下沒有多餘時……」

忽然發現蔡薇薇螓首低垂，一副無精打采，悶悶不樂之狀，頓了一頓，訝然道：「怎麼？還爲我剛剛一句戲言生氣？」

蔡薇薇螓首一抬，期期艾艾的道：「二……二哥……」

華雲龍柔聲道：「薇妹，妳對二哥我有何不滿，儘管說吧！」

蔡薇薇螓首一搖道：「不是不滿。」

華雲龍心中暗道：這就奇了。口中道：「那是什麼？」

蔡薇薇想了想，道：「二哥，你清不清楚我雲祖師一生的事蹟？」

她突然扯上了不相干的事情，華雲龍大感愕然，道：「愚兄不甚了了。」

蔡薇薇道：「我雲祖師初出道時，武功低微，連三流身手也未必夠得上，內功練的是因緣湊巧得來的『羅睺心法』，拳掌却是由祖師母教的，可是並未損及他老人家『武聖』的威名……」

原來當初武聖初時，僅學一套「開心掌」，那眞是連三流人物也不及了，曾由大夫人高潔藉互搏之時傳以拳掌，這段時間長達一年。

她話說到這裡，華雲龍已恍悟其用意，見她爲了欲自己接受武功，如此煞費苦心，那憐愛之意，竟是不由自主的油然昇起，凝視着她那若綠波美渠的嬌靨，一時竟然忘了開口。

蔡薇薇接道：「我想成大事者，不拘小節，二哥你……」

倏爾而止，美眸迫切地望着華雲龍。

她這平淡的一句「成大事者不拘小節」，却如巨潮般衝激着華雲龍心湖。

華雲龍心中大叫道：是啊：成大事者不拘小節，眼下魔刼方興，來勢洶洶，必是一場曠古絕今的大浩刼，我正該努力充實自己，如何可以拘於小節，不識大體，忘了天下萬世的太平。

要知他拈花惹草，到處留情，貌似花花公子，實則無時無刻，不以繼承父志，奠武林太平之基爲志，眼下妖焰四起，在他看來，無異是大展抱負之機，雖若少年喜事，骨子裡却是華家大仁大義，以天下爲己任的磅礴氣概，那才是他眞正本色。

他心中雖似掀天巨浪般翻騰，直欲放懷長嘯，强自抑住，凝然有頃。

蔡薇薇見他久不作答，以爲他意欲不允，星目一熱，珠淚盈盈，低聲道：「我……我說錯了？」

華雲龍輕輕攬住她柳腰，道：「薇妹誼如一家，我也不言謝字了。」

蔡薇薇破涕爲笑，道：「二哥……」

她眉蘊喜氣，却頰含珠淚，梨花帶雨也不足以形容，華雲龍愈看愈愛，忍不住低下頭去，輕吻她玉頰珠淚，然後落在她櫻唇上。

蔡薇薇嬌軀一顫，「嚶」了一聲，軟綿綿地倒向華雲龍懷中。

她雖對男女間事一無所知，但年已二八，情竇初開，一時間只覺一種從未嚐過的滋味，像電一般傳過心頭，不由嬌吟出聲，倒向華雲龍懷中。

要知兩人先時雖有互擁之事，那意味却是大不相同，故蔡薇薇未有此感。

在此之前，她縱然心中僅有一個華雲龍，那意念也未免模糊，在此之後，那就更明晰了，少男少女相感之深，這也是極爲自然的事。

良久，兩人才如夢初覺，華雲龍抬起頭來，柔聲低喚道：「薇妹！」

蔡薇薇螓首深埋，嬌羞不勝，「嗯」了一聲，却不言語。

華雲龍暗道：薇妹少女情懷，我可別羞了她。

他低低在蔡薇薇耳邊道：「薇妹稍待，看我捉賊。」

輕輕放鬆右手，敞聲道：「朋友好耐性，躲了這久，可以出來了吧？」

舉手一掌，擊碎木窗。

木屑紛飛，燈光耀射中，但見光芒一閃，一柄長劍已自斬向他右腕。

原來窗內躲着人，深知華雲龍厲害，屏息待機狙擊，不料華雲龍久久不入，他閉息不住，呼吸略爲沉重了些，華雲龍何等功力，焉能不知。

他冷冷一哂，右手「襲而死之」，迅若閃電，點中執劍者腕脈。

那人「哎呀」一聲，長劍已自啷噹墮地。

華雲龍更不疑遲，身形一長，穿窗而入。

蔡薇薇怔了一怔，羞惱上心，跟踪入室。

以她的功力，早該發覺有人，只是一則經驗不夠，二則她全心全意俱在華雲龍身上，其他之事，一概置之度外，竟未發覺。

她此際心憤爲人所擾，竟泛起從未有過的殺機。

這石室廣濶不過二丈左右，室中僅有一榻一桌，三四木椅，桌上一盞油燈，別無他物。

那出劍之人，是一個紫衣精壯大漢，華雲龍一瞥之下，已認出是與仇華出現在司馬家靈堂中八大漢之一。

那大漢右臂軟軟下垂，滿臉恐懼之色，目光轉動，似是打主意欲逃。

華雲龍暗暗一哼，却含笑道：「這位朋友，我們似是見過一面，貴姓大名啊？」

紫衣大漢微微一怔，轉身向室門奔去。

華雲龍哈哈一笑，已擋在他面前，道：「朋友一句話不說就想走，怎麼？華老二不配與你相交？」

紫衣大漢驚怒交迸，道：「滾開！」

右掌擊向華雲龍胸口。

蔡薇薇冷冷一哼，纖指疾點，她何等身手，紫衣大漢如何能躲，悶哼半聲，被點中「秉風穴」，頹然倒下。

華雲龍哈哈一笑，道：「朋友，你這是敬酒不吃吃罰酒，何苦來哉？」

紫衣大漢咬牙怒目，却不作聲。

蔡薇薇峻聲道：「二哥，我看要用刑才行。」

華雲龍深明少女心意，知她芳心不悅，但他却不願蔡薇薇濡染此類之事，損了少女純眞善良之情，微微一笑，溫言道：「薇妹，由我來處理如何？」

蔡薇薇不敢違拗，滿心不願，退了一步。

華雲龍好整以暇，道：「朋友，尊姓？」

紫衣大漢知道逃不走，目光一轉，道：「陳。」

華雲龍容色可親，道：「大名？」

紫衣大漢道：「明達。」

華雲龍道：「陳明達，好名字，請問陳兄在『玄冥教』中就何高職？」

陳明達冷冷地道：「無可奉告。」

華雲龍並未發怒，含笑道：「醫廬是貴教下的手吧？」

陳明達沉吟半晌，冷然道：「不錯。」

蔡薇薇忍不住怒道：「我余伯父跟你們有什麼深仇大恨？你們竟然下此毒手，還有人性麼？」

那陳明達目光轉動，口齒一張，似想詈罵，但一見蔡薇薇那雖在怒極，依舊美若天仙的面龐，竟然頓住，罵不出口。

華雲龍心頭也是怒火高漲，但不動聲色，道：「如今我那余伯父何在？可以見告麼，陳兄？」

陳明達冷冷地道：「不知。」

華雲龍含笑道：「陳兄大概是嫌華煬太過吝嗇，沒有大菜抬出招待，因此不肯賜告麼？」

陳明達心頭一寒，暗忖：這小子是個笑面虎，不知要展什麼辣手？將心一橫，暴吼道：「華家小兒，你有什麼手段，儘管往你家大爺身上招呼，你家大爺如果皺一皺眉，便不算響鐺鐺的好漢。」

蔡薇薇見他出口不遜，嬌叱一聲，道：「你想吃苦頭，還不容易。」

素手一揚，就欲下手。

華雲龍忙道：「薇妹稍待。」

面容一整，道：「參與燬燒醫廬的是那些人，講！」

陳明達陰聲道：「你想知道？」

華雲龍道：「當然。」

陳明達獰聲道：「是任玄、天乙子、九陰教主，還有你家爺爺，滿意了吧？」

華雲龍勃然大怒，暗暗忖道：不用些霹靂手段，想這傢伙是不肯吐實的了。

哈哈一笑，道：「滿意，滿意極了。」

右手連點陳明達身上大穴，陳明達立覺全身麻癢，有若蟻行，開頭還可咬牙忍受，到最後竟如萬蟻嚙身，痛還好，那種癢，眞是直癢到心裡，五腑六臟無處不癢，令人恨不得把臟腑都抓出才快活，這痛苦，眞非人所能忍。

他穴道被點，連想爬一下都不能，慘嗥道：「姓華的狗雜種，狗男女……你有種便殺了你家爺爺。」

他一心求死，什麼骯髒也罵出來了。

華雲龍毫不生氣，道：「你罵，罵得多，受的苦也愈久。」

陳明達見罵不生效，改口哀聲道：「華煬，你做做好事，一刀將我殺了，你們華家……」說到這裡，忍不住又慘號起來。

華雲龍劍眉一蹙，暗道：「這『玄冥教主』何許人？教規有多嚴？這陳明達在這等情況下也不敢透露絲毫口風。」

蔡薇薇見陳明達「秉風穴」被點，身形無法稍動，但渾身肌肉，痙攣不已，慘號之聲，悽厲已極，心中大感不忍。

她心地善良，忍不住囁嚅道：「二哥，我想……」

倏又住口。

華雲龍向她望去，但見她櫻唇一陣啟動，欲言又止，玉面上一片不忍之色，心知她本想為陳明達求情，又感茲事重大，不宜輕易放過，暗暗一歎，連拍數掌，解了「萬蟻鑽心」的手法，峻聲道：「陳明達，我那余伯父是死是生？」

陳明達想起「萬蟻鑽心」之苦，餘悸猶存，脫口道：「是生。」

華雲龍微微一哂，道：「我如問你我余伯父何在，你是決不敢說的，也未必知道，我只問你，你一人來此何為？」

陳明達一愣，猛又道：「你怎知我一人來此？」

華雲龍暗忖：此人色厲內荏，顯然來此必有任務，我倒要看看他幹什麼？仰天一笑，道：「也罷，我也不問你來此何為，你們那仇公子的停身處，你總該知道吧？」

陳明達不料他忽然變得如此好說話，心中驚疑不定，半晌道：「反正在金陵城中，你華二爺神通廣大，不會自己去找。」

華雲龍正色道：「你說出來，我讓你走？」

陳明達大出意外，道：「我怎麼信得過你？」

華雲龍肅容道：「憑華家的聲名，難道還會騙你？」

的確，華家自華雲龍之祖華元胥以來，均為俠義道的泰山北斗，可以說得上吐辭為經，舉足為法，一言一行，皆為天下武俠表率，連敵人也無法不信華家人所講的話。

陳明達猶感疑遲，道：「我講了，你不信，又待如何？」

華雲龍道：「只要你講，眞假我華老二自會分辨，倒毋需你費心了。」

陳明達目光一閃，道：「我全身一件東西都不少的走。」

華雲龍暗暗笑道：「你這是不打自招。」朝蔡薇薇望去，兩人相視一笑，均已察覺。

蔡薇薇用傳音入密，練氣成線的功夫道：「二哥，要不要搜他身上？」

華雲龍也用傳音入密道：「不必了，我自有計較。」

面容一肅，道：「可以，講啦！」

陳明達沉吟半晌，道：「在朝天宮中，信不信由你。」

蔡薇薇嬌叱道：「朝天宮豈是常人可以進去的，你騙人。」

陳明達怕華雲龍下手，忙道：「我們是翻牆進去的，宮內地方如此大，隨藏一處，宮中人少，發覺不到。」一頓又道：「本教高手齊至，沒有瞞你們的必要。」

話一出口，大感後悔，只是已不及收回。

華雲龍暗想，他的話倒也幾分可信，道：「來了些什麼人？八個仇華都聚齊了？你教主呢？」

陳明達正爲失言惶恐，聞言怒道：「姓華的，你說只問我們公子居處，我已說了，又將怎地？」

華雲龍哈哈一笑，一掌拍開他「秉風穴」，道：「好，你可以走啦！」

陳明達想不到他如此爽利，眞有點不敢相信他如此輕易的就放走自己，翻身站起，竟然楞住。

蔡薇薇冷然道：「怎麼？不想走了？好極了，那就留下來。」

陳明達一驚，怕華雲龍又變卦了，連場面話也不敢交待，恨恨一掃二人，開了室門，匆匆逃走。

陳明達方一離室，蔡薇薇已促聲道：「二哥！追啦！」

華雲龍却是不慌不忙，道：「逃不了的，且等一會。」

游目四顧，但覺那竹榻四脚爲竹筒製成，最爲可疑。

他自幼頑皮，對於這類搜物、藏物，可眞的算獨有專長了，嬉戲已久，居然任何隱秘也瞞不過他利眼。

他行近榻邊，蹲下略一搜尋，即找出奧妙所在，那竹筒有一節竟可開啟，唯啣接之縫極細，不易瞧出。

啟開一看，空空如也。

華雲龍還不死心，將食中二指，伸入掏摸。

蔡薇薇款移蓮步，至他身邊，見他不厭其煩地搜尋，早已不耐，嗔道：「走啦！眞是的，如有東西，早給拿跑了，還等你來檢這便宜。」

華雲龍啞然一笑，正欲起身。

突然心中一動，覺得筒壁似乎觸及一條堅滑之物，不像是竹片。

他也懶得費心掏出，一掌將竹筒拍碎，登時見碧光閃閃，露出一條長形之物。

他隨手拔出，原來是一隻玉尺，尺上鐫着六個大字「九曲宮藏經齋」，尺上却是雕滿了比蠅頭還細的字，及一些人物，東倒西歪，疏密大小不一。

他一眼之下，已知這是當年「九曲神君」遺下之物，却不知何以藏得這等隱密。

蔡薇薇從他身後見到，不禁問道：「是碧玉尺麼？」

華雲龍無暇細看，順手遞給她，道：「不是玉的，碧玉架不住我掌力。」

他再一搜尋斷成兩截的竹筒，已無他物。

手一鬆，竹榻倒下，他也站起身來。

蔡薇薇又問道：「九曲宮是什麼所在？」

華雲龍轉身道：「九曲宮是一位號爲『九曲神君』的人所建的，位於廣西三江縣九曲山中。」

一頓，道：「那『九曲神君』的一生詭異有趣的很，改日我向妳細述，還有三次『九曲掘寶』，也極驚險熱鬧，不過『九曲宮』的藏寶，已在第三次掘寶時搬空……」

忽見蔡薇薇聚精會神地看着碧玉尺，訝然道：「玉尺上有些什麼，妳這般起勁？」

蔡薇薇興奮地道：「二哥，尺上的人物似是些掌法及內功心訣？」

華雲龍詫道：「有這等事？」

蔡薇薇柳眉一顰，又道：「不過，這些掌法、心訣，雜亂無章，斷續不全。」

說着，將玉尺遞給華雲龍。

華雲龍伸手接過，道：「我猜這些掌法及心訣，必是『九曲神君』所書，或許這玉尺就是書籤。」

納入懷中，又道：「現在沒有時間多推敲了，我們還是快點追上去。」

他們感覺耽誤時間太久了，不敢再加稽延，出了石室，登上假山一棵龍柏之頂，蔡薇薇向東一指，道：「那邊有一條黑影，大概就是那陳明達了。」

華雲龍知她目力遠勝自己，既然如此，多半不錯。

兩人不敢怠慢，立刻追上前去。

兩人對這無意中獲來之物，都未加重視，豈知這條玉尺，將來對華雲龍蕩平魔氛，有莫大之功，這眞是冥冥中自有天意了。

華雲龍隨口一猜，居然猜了個八九不離十。

這碧玉尺當年的確被「九曲神君」做爲書籤，平日有所創獲，即刻在書籤之上。

「九曲神君」所以如此，還抱有一重用意，只因他是個狂妄之人，希望自己日用之物，他年爲人所得，視爲至寶，故將畢生所得，刻於此上。

這書籤他隨意挾於那些秘笈中，無巧不巧，竟挾在余尚德所獲「華佗正經」中。

當時秘笈實在太多，分予之際，並未發現。

待余尚德發現，已是掘寶已畢，衆人分道揚鑣。

他功力不夠，尺上心訣及掌法又是零零亂亂，有多奧妙，無法看出。

欲待送至雲中山華家，又恐是廢物一件，大驚小怪，豈不惹人恥笑。

幾經考慮，決定愼重收藏，只待機緣，此次華雲龍南來，他本待取與華雲龍鑑定，終因華雲龍來去匆匆，他也未曾重視此物，擱了下來。

不料幾度波折，碧玉書籤依舊落入華雲龍手中，事情不可謂不巧了。

且說二人如風馳電掣，展眼便已追近，果然見那陳明達躲躲藏藏，專往隱蔽處行走，不時回頭，顯然也防到有人跟踪。

華雲龍對蔡薇薇目力之强，暗中佩服，換了自己，只怕就察不出來了。

蔡薇薇忽然湊近他耳畔，道：「這傢伙騙人，朝天宮在府西石城門外，應該往西才是，他這是往鍾山方向，我眞想一掌劈死他。」

華雲龍笑道：「也不值得如此生氣，我們不上當也就是了。」

忽然一扯蔡薇薇衣袖，道：「慢點！」

原來二人已追至十丈之內，華雲龍怕靠的太近，被陳明達發現。

蔡薇薇道：「二哥，我們乾脆在樹梢上監視，你說如何？」

華雲龍閃目打量，見這一帶林木茂密，在地面追踪，既易脫線，又易被發現，當下一點頭。

蔡薇薇更不打話，一扯華雲龍，已上了樹梢。

華雲龍任她拖着，半分氣力也不花，身如騰雲駕霧，舒適已極，回顧蔡薇薇，輕輕鬆鬆如漫步平野般，不由脫口道：「薇妹，令師門的心法眞是奇妙已極。」

他是在稱讚蔡薇薇功力之高。

蔡薇薇嗯了一聲，道：「還有其他原故。」

華雲龍哦了一聲，道：「想必服過靈藥，是何靈藥？」

蔡薇薇一本正經的道：「是玉液瓊漿。」

華雲龍笑道：「哦！是千年靈芝？」

蔡薇薇竊竊一笑，道：「是西王母蟠桃宴上的玉液瓊漿。」

華雲龍聽她原是胡扯，他本即調皮搗蛋的性情，也就道：「原來薇妹是蟠桃會上的仙子，我這凡夫俗子，有緣得侍粧側，眞是三生有幸了。」

蔡薇薇吃吃一笑，道：「你不信，回去我拿給你嚐嚐，包你喝過之後，功力高我十倍。」

華雲龍將信將疑，道：「那眞是九世修來的福緣了。」

蔡薇薇見他不信，轉過話鋒，道：「二哥，既然知是『玄冥教』刼走余伯父，我看你明晚也不必赴那梅素若之約了。」

華雲龍微微一笑，道：「只怕不太好吧！」

話聲雖緩，那語氣却是堅決十分。

蔡薇薇見勸他不動，想了一想，道：「如果九陰教改邪歸正，二哥高興不高興？」

華雲龍道：「自然高興，只是殊不可能。」

蔡薇薇道：「我有一個辦法，能令九陰教投向俠義道，二哥想不想聽？」

華雲龍見她說來一本正經，倒不知她葫蘆裡賣什麼藥，笑道：「說來聽聽。」

蔡薇薇道：「從古至今，天下最難的事，莫過於勸人爲善了，所謂洗面革心，那是難之又難，……」

華雲龍截口道：「我知道要人改邪歸正是天底下最困難的事，怎麼難法，妳也不必講了。」

蔡薇薇强做肅容道：「縱然能教惡人放下屠刀，那勸說之人，也不知要受多少挫辱，所謂生公說法，頑石點頭，這位道生法師也不知費了多大氣力，唇焦舌敝，才能令那頑石略爲點一下頭而已。」

華雲龍聽她淨說與人爲善的困難，張目一笑，道：「好了，好了，妳究竟有什麼法寶，趕緊獻出來，我還會搶妳的功勞？」

蔡薇薇竊竊一笑，道：「我這個方法，是天下第一妙法，成了，不但有不世功勳，還有齊天艷福。」

華雲龍恍悟所指，面一沉，左掌輕輕一拍她玉臂，佯怒道：「亂講，看我不好好罰妳。」

蔡薇薇道：「眞的嘛！梅素若好美啊！把她娶了過來，不是一舉兩得的事？」

華雲龍笑斥道：「異想天開。」

心中却是一動，想想蔡薇薇之言，並非無理。

要知他天性便愛與姑娘們廝混，放蕩不羈，行事只問衷心無愧，對於世人的毀譽，向來不太重視，自然，騙取他人之情，他也是不屑做的。

但事實上，他對梅素若非是無意。

只是他風流成性，所謂風流成性，那是根本無家室之心了。

他對於梅素若，純是一片愛慕之意，只希望携手同遊，至於嫁娶那是想也未想過。

互相嬉戲猶可，再進一步，那就是下流了。

突然，他想起外公白嘯天告誡他要「不違親心」，大感惶悚，自問道：我這算違了親心麼？

愈想愈懼，不覺額頭愈皺愈深。

蔡薇薇見他久不作聲，悶悶不樂，惶然喊道：「二哥！」

華雲龍頭一搖，佯笑道：「我沒事。」

向前望去，驀見迎面山峯磅礴奇峻，林木葱鬱，原來已至鍾山，在夜色中，更形巍然。

那陳明達在前奔馳，汗流浹背，那似他們在樹梢上追踪，猶自言笑宴宴優哉游哉。

進入紫金山，須臾，行經一道山谷之前。

山谷甚狹，兩壁峭立，谷口周圍，雜樹草叢盡芟，露出一片曠地。

陳明達方一走近，立刻有數道燈光照到他身上，有人沉聲喝道：「止步！口令！」

華雲龍低聲道：「蔡妹，妳可以越過空地，一口氣將對面明椿暗樁制住否？」

蔡薇薇略一估計，這段地面遠及五丈，沉吟道：「或許可以。」

這時那陳明達已報過口令，由谷口又出來一個紫衣大漢，驗過牌號，證明無訛，始允入谷。

華雲龍輕笑道：「看來嚴密的很，薇妹聽聽看，谷口是否僅有五人看守？」

蔡薇薇略一凝神，道：「只有五人，除非有功力比我高的，否則不可能瞞的住我。」

只因內功愈深厚的，氣脈愈攸長，鼻息愈微，故功力高强的，由對方呼吸即可測知敵手功力高下，這是錙銖不爽的事情。

華雲龍道：「妳將五人制住後，那姓陳的……」

他話猶未已，眼前一花，香風過處，蔡薇薇已翩若驚鴻般消失。

隨聞谷口傳來幾聲輕微已極的悶哼，知道已被制住，暗道：好快！也閃電般飛入谷口。

一瞥之下，已見紫衣大漢有的昏迷掛在枝上，有的暈倒地上，蔡薇薇却在三丈外一株樹下，向他招手，他掠身而至，却見陳明達亦爲制住。

蔡薇薇低聲道：「你搜搜看，我不方便。」

華雲龍一點頭，蹲身細搜，除了在靴中搜得一只高約二寸的玉瓶外，僅有一張銅牌及一些金銀什物了。

他將玉瓶遞給蔡薇薇道：「大概就是這玉瓶，妳瞧是否余伯父的？」

蔡薇薇接過玉瓶，一瞥卽道：「是了，瓶底有余伯父的鈐記。」隨手收入懷中。

却見華雲龍撬開陳明達牙關，探指入頰，奇道：「你找什麼？」

華雲龍道：「我聽說一般秘密幫會，徒衆均鑲有假齒或其他類似物品，能在被敵人擒住之際，自殺身亡，以防嚴刑之下，吐露隱秘，『玄冥教』理當也有。」

蔡薇薇頗感趣味，哦了一聲道：「原來如此，下次我捉到時，必先搜索一番，免得他熬刑不過而自殺。」

華雲龍莞爾一笑，心道：只怕當動刑之時，妳掩耳疾走都來不及。

搜尋一陣，不得要領，立起身道：「看來『玄冥教』只有控制教徒之法。」

張目四掃，道：「我將被制住的椿哨藏起，否則極易被人發覺我們混入谷中。」

不待蔡薇薇答話，迅速將那幾個紫衣大漢塞入隱蔽之處。

蔡薇薇自始至終，與他寸步不離，她情竇初開，對男女之情，不甚了了，只覺得如果華雲龍不在身畔，芳心恍然若有所失。見他將人藏妥，星目一眨，道：「這樣就可以不被發覺？」

華雲龍將頭一搖，道：「沒那麼容易。」

見蔡薇薇惑然不解，又道：「『玄冥教』一定有巡哨的人，仍然不免要被察出，不過能拖多久就拖多久，大不了混戰一場而走。」

蔡薇薇惦着他中了虺毒，道：「混戰時，你不准動手，由我動手，知道麼？」

華雲龍微微一笑，道：「知道是知道，只是如容我不動，那也不叫做混戰了。」見蔡薇薇欲辯，忙道：「就誤太久了，我們快走。」

谷中林深木茂，加上星月無光，一任他明樁暗哨多密，二人蛇行鷺伏，輕而易舉的滲入，只是華雲龍却知不一刻谷口樁哨被拔的事，便要被察覺，今夜恐將徒勞了。

須臾，二人忽見林間火光閃閃，隱隱傳來人聲。

心知已近敵人首腦所在，益發小心翼翼。

再行三丈，豁然開朗。

那是一片方圓只有二三十丈的曠地，場中除了磊磊石塊，連雜草也無一叢。

場之正中，熊熊生起一堆柴火。

火堆左右，盤坐着兩起人。

左方約有十五六人，都是頭挽道髻，身着杏黃色及膝大褂，大袖才到腕肘，圓領當胸開岔，脚上薄底皂鞋，高腰白襪。

這一起人，不必說第二句話，便知是星宿海魔教的人馬。

爲首一人，金絲腰帶，鬚眉赤紅，醜怪已極。

華雲龍自幼卽將己父當年之事做故事般來聽，一遍又一遍，除了有關兒女私情的略去外，其他之事不啻身歷其境，那清楚，直可比擬當事的人了。

一見此人，心中一震，已猜出是東郭壽首座弟子，魔教第二高手——房隆了。

右邊一起人，爲首的却是一名長髯細目，身穿黑袍的老人。

他身後環坐着四個身穿海青織錦勁裝，肩披同色短氅，腰懸古劍的武生。

這四人都是同名仇華的「玄冥教主」弟子了，華雲龍倒已認識三人。

其他之人，都是身穿紫衣，也有十八九人，華雲龍也不暇細看，凝神聽房隆與那黑袍老者交談。

聽了一陣，除了偶而幾句「你們教主」，「不行」略高之語外，因柴火「劈劈啪啪」之聲的混擾，他們又是位於上風，竟是不太眞切。

他心中大急，暗道：谷中戒備嚴密，想必商量要事，我怎生挨近一點才好。

閃目打量，由此距爲首二人，幾達十七八丈，却是空蕩蕩一片，更無遮蔽。

轉頭却見蔡薇薇黛眉輕顰，一幅全神傾聽之狀，忙傳音道：「蔡妹，他們講些什麼？」

蔡薇薇黛眉一舒，釋然道：「二哥，你看穿黃衣那起人好醜啊！」

華雲龍回目望去，果見在暗紅的火光下，星宿派的人愈顯詭異，房隆的面孔，益形可怖。

他匆匆一瞥，又問道：「妳仔細聽，他們討論何事？」

蔡薇薇重又傾耳運功，半晌，道：「他們似在爭論領導人爲誰。」

華雲龍急道：「說詳細點。」

蔡薇薇邊聽邊道：「那赤色鬍子的說……」

華雲龍解釋道：「那人名房隆，是東郭壽以下第一高手。」

蔡薇薇哦了一聲，改口道：「那房隆說：『論以往的身份、年齒，你們教主都該尊家師爲盟主。』那黑袍老者却說：『學無先後，達者爲尊，我們教主天縱之才，神功蓋世，這盟主之位，現當爲我們教主所有方是。』那房隆一直冷笑，似是非常憤怒……」

華雲龍脫口問道：「房隆對武功高下有否爭論？」

蔡薇薇搖頭道：「並未。」

頓了一頓，道：「看來那『玄冥教主』的武功在東郭壽之上哩！」

華雲龍吟哦不語，却是大感駭然，想那「魔教教主」東郭壽功力之高，連九陰教主也頂多戰成平手，或許猶遜一分，普天之下，除了華天虹及蔡家外，可說更無敵手，而今三不知

鑽出來一個「玄冥教主」，功力居然還在「魔教教主」之上，念及魔焰如烈火燎原，難怪他要憂心熾熾了。

想了一刻，再想不出「玄冥教主」會是何人，他促聲道：「薇妹，他們有否道出『玄冥教主』名號？」

蔡薇薇傾耳再聽了聽，道：「沒有，那黑袍老者都稱『玄冥教主』爲『我們教主』或『本教教主』，房隆却是稱爲『你們教主』，或乾脆稱『他』，兩人談的似是不洽。」

忽又道：「二人還談到那個九陰教主，言下似甚不滿，今夜之會，九陰教本當參與，梅素若却不遣人來……」

華雲龍急道：「有沒有談到如何對付梅素若？」

蔡薇薇見他焦急之態，道：「他們商量要把姓梅的丫頭撕成八塊，拋到河裡餵魚，你心痛啦！」

華雲龍啞然失笑，知她胡扯，却是不好再問。

蔡薇薇一抿朱唇，道：「我嚇你的，他們僅提起一句，就帶過去。

突然凝神聽了半晌，道：「現在說到余伯父了。」

華雲龍問道：「講些什麼？」

蔡薇薇道：「好像『玄冥教主』逼余伯父製造什麼藥物，余伯父先是不允，如今不知怎地，又答應了。」

華雲龍脫口道：「余伯父寧折毋彎，豈會屈於威武，不可能吧？」

蔡薇薇道：「又不是我說的，難道我騙你啦！」

華雲龍微微一笑，道：「還有麼？」

蔡薇薇道：「黑袍老者說：諸物齊備，僅欠『四目天蜈』及『三足碧蛛』，希望星宿派割愛，房隆在沉吟呢！」

華雲龍一壁聽她嬌若銀鈴的聲音敘述，一壁注視着那黑袍老者及房隆。

忽見一名紫衣大漢奔向黑袍老者，心中知道不好。

果然那紫衣大漢低低向黑袍老者說了幾句後，那黑袍老者細目一睜，四方掠視，精光攝人，敞聲一笑，驀地起身道：「那位朋友枉顧？還請移玉一敘，孟爲謙多有怠慢了。」

這老者一發笑一出言，山鳴谷應，樹梢簌簌，顯的功力異常深厚。

他身後四個仇華及紫衣大漢，紛紛起立，四方掃射。

華雲龍知道藏身不住，低聲道：「薇妹，待會動上手，妳千萬別手下留情。」

蔡薇薇一怔，惶然道：「要殺人？」

華雲龍暗暗疑道：薇妹心地仁慈，我不該强她的。

他們二人未用傳音入密交談，那孟爲謙及房隆早運功搜索，登時雙目如電，俱向他們望來。

華雲龍朗然一笑，走出林外，道：「孟前輩既已有言，長者命，不可辭，在下不敢不拜

見，這廂有禮啦！」

團團一個羅圈揖。

他生性刁鑽，大敵當前，依然嬉笑以出之。

那幾個仇華均勃然作色，曾出現司馬長青靈堂的仇華，上前一步，獰聲道：「小子……」

孟爲謙伸手一攔，道：「大公子且慢。」

仇華老大止住語聲，道：「孟老意欲何爲？」

孟爲謙道：「教主吩咐，金陵方面之事，先由老朽作主。」

仇華老大怔了一怔，道：「這……」

孟爲謙截口道：「還請大公子留給老朽一點面子。」

仇華老大面露不豫之色，但仍悻然退下。

華雲龍這時已走至距火堆不及二丈處，蔡薇薇如小鳥依人，亦步亦趨。

孟爲謙雙手一拱，道：「二公子，令尊安好，敝教主敬問起居。」

華雲龍心道：我並未報出名來，仇華也未說出，這孟爲謙却入目即知，單此一事，已可見「玄冥教」對我家處心積慮已非一朝一夕了。

心念電轉，但聞孟爲謙提起華天虹，面色一肅，回禮道：「家父託福，尚稱安好。」

頓了頓，道：「只是近日却爲叢雜而至的事務，寢不安枕，食不甘味了。」

他語含譏諷，孟爲謙如何不曉，撚鬚一笑，道：「二公子說笑了，令尊一代人豪，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，如何會爲區區俗務而傷神？」

轉目望向蔡薇薇，道：「這位姑娘姿容絕世，老朽得覩豐采，慶慰生平，不敢動問貴姓芳名？」

他這幾句話，倒是由衷而發，只因蔡薇薇如艷陽下的一朵絕世名花，芳馥襲人，無論何人，都不免油然而興親近之心。

蔡薇薇芳心大悅，道：「我叫蔡薇薇。」

燦然一笑，道：「我看你這人滿好的，幹麼要和這批壞人混在一起？」她天眞爛漫，竟因孟爲謙讚語，而對他大起好感，這話嬌憨已極，却令孟爲謙啼笑皆非。

魔教諸人本是盤坐地上，默不作聲，大有隔岸觀火之勢。

此際，房隆忽獰聲道：「華家小兒，你大概就是華天虹與白君儀所養下的雜種了。」

華雲龍俊美無儔，多係承受乃母，當年見過華天虹及白君儀的，都不難猜出。

華雲龍聞他言語辱及父母，勃然大怒，故作四面張望之狀，道：「怪了，我明明聽到瘋犬在狂吠，怎地却找不出一隻狗來？」

蔡薇薇嬌笑一聲，道：「狗披人皮，二哥如何找得到？」

房隆大怒而起，獰笑道：「小輩作死！」

十指暴響，曲指如鉤，掌心中空，吐氣如雷，嘿的一聲，遙擊華雲龍胸口。

蔡薇薇冷冷一哼，跨前一步，玉手輕抖，硬接過去。

旁人見狀，無不暗叫可惜，如此嬌滴滴的姑娘，就要死在這一拳上。

只因房隆暴怒之下，這一拳已用上九成功力，無人相信蔡薇薇能夠接下。

有人心中還暗罵華雲龍讓這一個怯生生的少女送死，枉爲華家子弟。

房隆雖也暗道可惜，無耐怒火上沖，仍然擊出。

焉料掌力相接，「蓬！」然作響之下，蔡薇薇不過嬌軀略幌一下，瞬卽穩立如山，而房隆却退了一步，勉力站穩，居然一陣搖擺，總算未再退却。

這一拳，玄冥教及魔教衆無不大驚。

要知房隆功力之高，當年連神旗幫主白嘯天也未敢言勝，而一拳相接之下，竟敗在蔡薇薇手中。

孟爲謙撚鬚暗道：這丫頭論年紀不過十六七歲，如何練成這等功力？她背後的師長豈不更是驚人？不好，瞧這丫頭與華家小兒親熱之狀，遲早是一雙兩好，如容他倆師長連成一氣，玄冥教還有不一敗塗地的道理？

房隆也是駭然，色厲內荏地道：「小丫頭，妳師長是何人？」

蔡薇薇櫻唇一掀，道：「你不配問。」

房隆心頭震怒，只是他雖暴躁，却非毫無心機之輩，知道動上手，多半必敗。

他心頭暗道：難道天下還有神妙於雲中山華家的心法？如果……

思忖及此，不禁朝孟爲謙望去，孟爲謙莞爾一笑，二人都是一般心思，想趁今夜，不擇手段將二人擒下，再不濟也要將華雲龍活捉了，以待他日留個退步，以爲必成，則是他們一廂情願的想法了。

忽聽華雲龍道：「請問孟前輩，於玄冥教中，任何高職？」

孟爲謙暗忖：告訴你這小子也不打緊，哈哈一笑道：「老朽不才，蒙教主錯愛，俾予『天機壇主』之職，尸位素餐，慚愧的很。」

華雲龍道：「想來是一人之下，萬人之上了？」

孟爲謙道：「非也，本教高手如雲，勝過老朽者不可勝數。」

華雲龍淡然一笑，道：「哦！就算如此，能令教主首徒，奉命唯謹，權勢之大，可想而知。」

孟爲謙心中暗罵，好狡滑的小子，我還沒說話，你倒先挑撥起來了。長髯一拂，道：「華公子此言差矣，老朽豈能對教主之徒下令，此乃教主之命，職責所在，不得不爾。」

四個仇華在華雲龍出言之際，皆面色微變，待孟爲謙解釋已畢，方始釋然。

華雲龍神目如電，早已暗記在心，覺得對方彼此既有心病，未嘗不可大加利用。

華雲龍心念一轉，道：「貴教原來是以壇論職，不知壇下可有堂、舵之類職位？」

孟爲謙道：「本教非同一般幫會，無這類職位。」

華雲龍又問道：「不知有否若九陰教引荐堂之設？」

那馬臉的仇華老三，忽插口道：「與本教爲敵的，除死以外別無他路，何須有此！」

孟爲謙含怒盯他一眼，笑道：「敝教三公子偶作戲言，華公子不可當眞。」

沉吟須臾，道：「敝教雖無引薦壇之設，華公子如有意入教，老朽當代爲引見，敝教主念在故人之後，華公子雄才大略，哈哈！一人之下，萬人之上，非公子莫屬了。」

華雲龍就等他這一句，忙道：「貴教主究爲那位前輩高人，還請孟壇主示下，免得華煬失禮。」

孟爲謙一怔，旋道：「公子見過卽知，恕老朽未得命令，不敢擅自奉告了。」

華雲龍暗道：這老兒口風如此之緊，看來是要探得那玄冥教主是何等人物，夜長夢多，我得快刀斬亂蔴。

心念一決，面色一沉，道：「既然如此，華煬不敢讓孟壇主爲難，醫廬之事，還請孟壇主交待明白。」

他說變臉就變臉，連孟爲謙也大感意外，心道：這小子之穩健處似華天虹，刁鑽古怪猶勝白君儀，是個難纏難鬥的角色，嘿嘿！容他長成氣候，分明是第二個華天虹，留他不得。

他殺機大起，深覺今夜如不能活捉華雲龍，也要斃了華雲龍，只是他城府深沉，外表依然一片恬然。

房隆手一抖，登時那十幾名星宿派弟子，散開堵住華、蔡二人歸路，他厲聲道：「華家小兒，你是泥菩薩過江，自身難保，還想管別人的閒帳！」

華雲龍當機立斷，低聲道：「薇妹，衝！」寶劍已撤在手，手臂一抬，和身撲上。

迎面就是兩名黃袍人，一個手執天王鞭，一個雙握銅鎚，都是重兵器，尤其那銅鎚有酒鉢之大，兩臂無千斤之力，休想揮舞自如。

雖見華雲龍來勢銳不可當，却是絲毫不避。

手執天王鞭的，斜扎華雲龍右脅。

雙握銅鎚的，一左一右，「雙風貫耳」，既攔劍，又擊人。

華雲龍冷哂一聲，身形一側，已閃開攻向右脅的天王鞭，寶劍斜挑使銅鎚的雙腕。

他這一式，舉重若輕，攻所必救，使銅鎚的竭力旁躲，險險避過。

華雲龍身形毫不停頓，剎那間，已擦身而過，衝出重圍。

突聞頂上風起，勁氣迎面。

倉猝下，一式「抱元守一」，將全身防得密不通風，轉爲「鶴渡寒塘」，橫飛二丈。

出手的正是房隆，他原待出其不意，一舉擒下華雲龍，怎耐華雲龍這二式均爲「華氏重劍十六神招」中防身、避敵的無上妙着，那渾厚凝重，令人有銅牆鐵壁，無罅可乘之感。

但房隆豈是易與之輩，躡跡撲上，連下殺手。

華雲龍登覺壓力如山，那敢怠慢，寶劍一掄，「刷刷刷」連展「重劍」手法，「九天諸籟」、「四顧蒼茫」、「陰陽兩極」，反而迫退房隆。

房隆怒如山湧，暗道：「如連這華天虹與白君儀的雜種，兀自搶奪不下，還談什麼雪恥

復仇？」

一橫心，施出「五鬼陰風爪」，指端迸出五縷黑氣，嗤嗤作響，全力搶攻。

他功力勝過華雲龍不少，這一來，饒是「重劍」天下無雙，華雲龍火候尚淺，撐架不住，連連後退。

只是房隆想在十招八招內，擊敗華雲龍，依舊是不可能的事。

蔡薇薇在華雲龍喊「衝！」之時，她蓮足一頓，身如彩燕，意欲由空掠出。

兩個黃袍人四掌齊揚，帶起一片狂颱，襲向蔡薇薇。

蔡薇薇那將他們放在眼裡，玉手雙抖，那兩人但覺勁氣如山，「登登登……」連退五六步，氣血翻騰，已然身負重傷。

這還是蔡薇薇手下留情，不然二人非死不可。

蔡薇薇却借着他們掌力，一划一拍，嬌軀輕飄飄地落到七丈開外。

她若想走，那眞是輕而易舉的事，誰也攔不住她。

只是回頭却見華雲龍被房隆截住廝殺，登時又迴身撲來。

這也是房隆計算好的，他算準了只要能攔得住華雲龍，蔡薇薇決定走不了，故他一意對付華雲龍。

孟爲謙早已有備，立刻抖掌迎上。

他功力不在房隆之下，蔡薇薇竟無法立時衝過，連換三招，蔡薇薇黛眉一挑，怒道：「我還當你是好人，你原來不是，我不留情啦！」

孟爲謙笑道：「老朽職責攸關，姑娘恕罪。」

口中說着，手下全力施展他畢生心力所練的「神鷹八掌」，詭異莫測，有如鷹搏隼攫。

蔡薇薇冷冷一哼，右掌虛捏，食中二指，若曲還伸，搖擺中，已罩住了右側十餘大穴，正是「變動不居」，武聖雲震所創「四象化形掌」的第一式。

孟爲謙駭然一震，已知非己所能接下。

併力一招「神鷹剔翎」，雙掌一分，若拍若截，旋身出掌，勉强接下，依然被蔡薇薇纖纖玉指，輕拂過右肩。

他右肩一痛，半身發麻，急叫道：「九轉龍舌！」

蔡薇薇並未趁勢攻擊，嬌軀一轉，又撲向華雲龍與房隆搏鬥處。

孟爲謙出手之先，早已命人佈陣，所有玄冥教徒，個個長劍出鞘，火光下，劍氣森然。

待他一下令，驚虹暴現，一片寒電似的劍幕，倏地捲向蔡薇薇。

蔡薇薇覩狀不由暗驚，身形一頓，運氣出掌。

她何等功力，雖是未盡全力，那威勢，無人敢輕攖其鋒。

這就顯出這「九轉龍舌劍陣」奧妙之處來了，她身形一動，方欲出陣，立刻又有幾縷寒風，襲向背後要穴，不得不出招防禦，又自停下。

雙方出招均是極快，眨眼已是七八招，蔡薇薇惦着華雲龍身中虺毒，不能盡使全力，亦

不能久戰，芳心焦急已極，不由峻聲道：「喂！你們如果再擋住我，我就要施展殺手了，快些退開！」

那批大漢那聽她的，更是猛攻不休，劍幕綿綿密密，恍若一座寒光四射的綿屏。

蔡薇薇見無人聽她之言，想起華雲龍必是岌岌可危，銀牙一咬，運足功力，連出「橐籥虛屈」、「日月相推」，登時兩聲悶哼，兩名紫衣大漢，各中一掌，狂噴鮮血，飛出丈外死去。

她這兩掌都是「四象化形掌」中招式，這批紫衣大漢，縱然功力非比等閒，縱然「九轉龍舌劍陣」奧妙無論，如何接得下來？

二人已斃，急切間，塡補不上，餘人見此威勢，駭然楞立。

蔡薇薇初次殺人，芳心也是一陣震慄，只是她一心在華雲龍身上，呆了一呆，即掠身而上。

那些星宿派門下，將華、房二人圍成一圈，虎視眈眈，並未插手。

見到蔡薇薇撲來，雖感駭然，依然有三人迎上。

三人出手各自不同，當中一人使出「璇璣指力」，右邊的是「天魔掌」，左邊的是「化骨神拳」。

三人三般武功，包括了拳、掌、指，招式如狂風驟雨，窮極變化。

三人以爲這一聯手，縱然蔡薇薇功力絕頂，纏個七八十招不成問題。

那知蔡薇薇在連連受阻之下，殺機已然大興，冷然喝道：「找死！」

全力施出「變動不居」、「橐籥虛屈」二式。

當中一人，一指剛出，驀見眼前一花，一隻纖白玉掌已印至胸口，登時心脈全碎，狂吼一聲，倒地死去，七竅猶自鮮血泊泊。

左邊一人則被她一指點中「中府穴」，頹然倒地。

這還是蔡薇薇見到那人慘死之狀，心中一軟，改掌爲指的緣故。

她更不猶豫，一幌之下，已攻向房隆背後。

房隆聞聲知人，急急左閃。

蔡薇薇這一連串動作，均如閃電般迅速，待魔教衆人紛紛怒喝，伸手欲攔，早已不及。

一歇手，但見華雲龍氣喘吁吁，滿頭大汗，渾身顫抖不已，以劍拄地。

蔡薇薇急忙伸手相扶，促聲道：「二哥，你……你還好吧？」

華雲龍一抹冷汗，佯笑道：「我……還可以……」

蔡薇薇珠淚盈盈，道：「二哥，你……」

華雲龍截口道：「薇妹，我要運功逼毒……」

倏然頓住，凝神運起「无極定衡大法」。

在這等景況下，他竟然要運功逼起毒來，可見情形嚴重成什麼樣子，一任蔡薇薇功力超凡入聖，也惶急不知所以了。

原來適時一仗，華雲龍全靠「華門重劍」支持，這「重劍」因有萬夫莫當之威，却是最耗內力，在華雲龍全神搏戰之時，那逼在「俞南」、「俞脾」的虺毒，又乘機發作內腑劇痛，若爲毒螫所噬，內外交攻，非人所能忍，要不是華雲龍有着無比的毅力，豈能强撐偌久，這短短搏戰，實無異浴血苦戰了三天三夜，精疲力竭，乃理所當然。

蔡薇薇美眸流盼，却見玄冥教已將他們團團圍住，擺下三道「九轉龍舌劍陣」。

那孟爲謙也手執一柄精光閃閃的寶劍，親自主持內陣，四個仇華也自加入陣中。

星宿派的人，却在外方又圍起一道，重重包圍，看來是想全力將他們留下。

展眼間，陣勢已變，孟爲謙長笑一聲，道：「蔡姑娘，老朽勸妳還是委曲一些，暫時留下，本教必奉爲上賓。」

蔡薇薇强作鎮定，啐道：「做夢！」

孟爲謙道：「蔡姑娘自身縱然不懼，難道不爲華公子設想？」

一語正道着了蔡薇薇心病，她回眸一顧，華雲龍猶在垂簾屹立，運功逼毒，心道：「怎辦？二哥不知幾時才能完功，我一人自保雖可無虞，却無法兼顧二哥……」

她憂心熾然，一籌莫展，竟然忘了答話。

房隆在陣外却獰笑道：「孟兄何須多與這丫頭嚕囌，肯或不肯，一句話就是了。」

孟爲謙聞然陰陰地道：「姑娘聽見了？」

蔡薇薇冷然道：「聽見了又如何？」

孟爲謙道：「肯不肯，聽憑姑娘一語。」

蔡薇薇道：「肯又如何？不肯又如何？」

她存心拖延時間，不着邊際地亂扯一通，孟爲謙何等人物，焉有不曉之理，哈哈一笑，道：「姑娘如想拖延時間，請恕老夫不客氣了。」

蔡薇薇方在憂急，忽聞一個歡暢揚溢的聲音唱道：

柳堤竹溪，
日影篩金翠，
仗藜徐步近釣磯；
看鷗鷺閒遊劇，
農父漁翁，
貪營活計；
不知他在圖畫裡，
對着這般景緻坐酌，
便無酒也令人醉。

海天情侶

墨餘生着

本書係墨餘生先生繼「瓊海騰蛟」一後，又一部精心名作。

這是一部情節錯綜玄奧、離奇、故事動人、筆調精湛，且節節緊湊，高潮迭起，結局讀之意味深長。

近期內將由本公司陸續出版，以饗讀者，至時敬希武俠愛好者，萬勿錯失。

文天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敬啓

十六

那歌聲洪亮蒼勁，刺人耳鼓，一聞而知出自絕頂高手之口。

歌聲甫落，忽聽另一蒼勁雄渾的聲音道：「朱老兒，好悠閒啊！龍兒若逢不測，看你這張老臉往那兒放？」

只聽那朱老兒哈哈一笑，道：「出去！出去！我知你是躭心你那外孫的安危，偏要把我扯上。」

兩人這一出言，在場的人，多猜出是當年的神旗幫主白嘯天，與逍遙仙朱侗了。

隨見林中走出二人。

一人身軀偉岸，白眉白鬚，膚色晶瑩，身穿紫袍，正是白嘯天。

另一人矮矮胖胖，頭上童山濯濯，却是豐頤廣頰，紅光滿面，手搖蒲扇，除了逍遙仙朱侗外，再無一人是如此形態。

忽聞華雲龍歡聲道：「外公！朱爺爺！」

蔡薇薇先是一怔，突然縱身回撲，投入華雲龍之懷，喜極而泣，道：「二哥，你好啦？」

她雖身負絕世武功，但少女心有所依，總是顯得特別的嬌弱。

華雲龍憐惜萬分地道：「薇妹，苦了妳了。」

頓了一頓，道：「虺毒僅是暫時逼住，一動手就要發作。」

蔡薇薇玉面一白，道：「那怎麼辦？」

華雲龍笑道：「也只有任其自然了。」

孟爲謙本欲趁白嘯天及朱侗二人未至，從速制住華雲龍，料想重重包圍之下，白、朱二人功力雖高，亦難一衝而入，華雲龍無力抗拒，擒下不費吹灰之力。

不意華雲龍逼毒如此迅速，良機已失，後悔不迭，心中暗道：這小子狡猾已極，假如眞的不能動手，如何肯說出？

忽聽房隆喝道：「白老兒！」

朱侗接口道：「叫你家老爺怎地？」

房隆目光一稜，道：「誰跟你姓朱的講話了？」

九曲掘寶，朱侗雖晚至一步，房隆並未見過，但華家友好，他們早已打聽的一清二楚，朱侗相貌奇特，他怎能不曉。

白嘯天却理也不理，峻聲道：「龍兒，外公早已說過，你那點武功不足恃，如今苦頭吃足，總信了吧！」

雖是峻聲而言，那寵愛之意，却是溢於言外了。

華雲龍笑道：「外公的話，龍兒是始終奉爲金科玉律，幾時不信來着？」

語鋒一轉，又道：「不過吃得苦中苦，方爲人上人，龍兒以爲這一番苦頭，非常值得。」

轉來轉去，依舊是自以爲是，故態不改。

白嘯天怒哼一聲，心道：想我白某人連偌大的神旗幫都整頓的有條有理，嘿嘿！想不到臨老

却降不住一個外孫，也是異數。

想訓斥幾句，却又不忍，向蔡薇薇道：「蔡姑娘，小孫蒙妳援手，得免丟人現眼，老朽這裡謝過了。」

華雲龍暗暗笑道：外公分明是有意給我難看。一推蔡薇薇，低低地道：「我外公對妳說話了。」

朱侗也哈哈一笑，道：「仙骨珊珊，洗脫凡塵，兼又功力超凡入聖，眞是天上少有，地下無雙了。」

蔡薇薇脫口道：「外公！朱爺爺！叫我薇兒嘛！彼此都是一家人，爲何如此客氣？」

突然嬌羞不勝，螓首低垂。她倉猝間，隨着華雲龍呼喚，事後回味，大感羞澀。

白嘯天與朱侗早已隱身一旁，觀察蔡薇薇對華雲龍的情意，自是洞若觀火，此際見她嬌靨飛霞，更添艷色，不由暗道：「此女居然不避人目，衆目睽睽下，投懷送抱，對龍兒的情意，不問可知……論容顏，不減君儀，嘿嘿！天下艷福，難道都叫華家佔盡了。」

他想在心裡，朱侗却笑道：「龍兒，好福氣啊！有這麼一個大美人兒叫白老兒外公，白老兒眞要喜翻了心。」

他口沒遮攔，說得蔡薇薇頭都抬不起來了。

幾人隔着玄冥教與魔教的人交談，旁若無人，令房隆與孟爲謙等，均覺不是意思。

孟爲謙乾笑一聲，道：「來者可是當年的神旗幫主，及逍遙仙朱大俠？」

房隆也嘿嘿冷笑，道：「如今也該叫白大俠了。」

言下自是譏笑白嘯天歸向俠義道了。

白嘯天雙目上翻，道：「果然長進了不少。」他這氣勢，房隆是再也學不來的，淡然一語，便將房隆傲態壓下，再難說出一句譏諷的話。

華雲龍大感興奮，暗道：外公不愧一世之雄，這份氣勢，我就望塵莫及。要知他稟賦中，卽含有白嘯天之氣質，故有此想，換了他大哥華熙，則必說當以溫熙待人了。

所謂生子相肖，他雖非白嘯天之嫡裔，而白嘯天特別寵他之故，也是依稀見華雲龍那氣質，與己略似。

但見白嘯天冷然一瞥孟爲謙，道：「老夫昔日曾聞關外有位『天機秀士』，以『神鷹八掌』稱雄白山墨水之間……」

孟爲謙哈哈一笑，道：「鄙野之人，賤號有辱清聽。」

拂髯一笑，又道：「老朽當稱白幫主爲幫主呢，還是大俠？」

白嘯天暗暗忖道：這孟爲謙，心機可較房隆深多了。冷冷地道：「老夫姓白名嘯天，隨你閣下稱呼吧！」

孟爲謙笑道：「那就稱白幫主好了。」隱隱譏刺白嘯天今昔身份之別。白嘯天冷然一哂，却道：「孟壇主圍住小孫及這位蔡姑娘，莫非仍想一戰？」

孟爲謙暗道：觀眼下情勢，再想得逞，無異痴人說夢。竟不與房隆商議，手一揮，道：「玄冥教的弟子，全部退下。」

那批紫衣大漢，登時如潮水般退到一邊，圍在最外的魔教教徒，無可奈何，任他們通過。

仇華老大面現不忿之色，口齒啓動，似欲出言，但仍隨衆退下，不則一聲。

房隆勃然大怒，傳音道：「姓孟的，你想拆夥不成？」

孟爲謙亦傳音道：「眼下形勢，房兄當較小弟清楚，動手與否，小弟聽憑房兄之命。」

房隆心頭雖怒，但他非全無心機之人，知道委實無半分勝算，孟爲謙話說得好聽，眞動上手，不扯自己後腿就是好的了，怒哼一聲，傳音道：「好，姓孟的，今天的事，我看你如何向你們教主交待？」

孟爲謙微微一笑，拂髯不語。房隆氣無可出，暴吼道：「本教弟子，全部過來！」

展眼間，形勢大變，似乎俱有罷手之意。蔡薇薇忍不住道：「外……白爺爺，朱爺爺，不要讓他們逃走了一個，余伯父的事還未了結啊！」

她這次改口稱白嘯天爲「白爺爺」，白嘯天知她女孩子面嫩，倒不覺突兀。朱侗却專愛挑這些小毛病，笑瞇瞇地道：「白老兒又要恍然若失了，薇兒，妳可知道？」

只聽房隆獰聲道：「姓蔡的丫頭，妳口氣不小啊！幾時讓妳見識老爺手段。」孟爲謙却微笑道：「蔡姑娘誤會了，余神醫現時正做本教貴賓，願以他的醫術，藉本教之力，普濟蒼生。」

蔡薇薇先是櫻唇一噘，撒嬌道：「朱爺爺，獻您還是長輩呢，爲老不尊，再不改，我以後不叫您爺爺了。」

繼而一撇小嘴，不屑地道：「姓房的老鬼，你有什麼厲害手段，何不現在就使出來？呸！吹法螺，不害羞。」

又向孟爲謙冷笑道：「你這人口蜜腹劍，最壞了。什麼貴賓？分明是被你們擄走了，什麼普濟蒼生？分明是施虐天下，難道雲中華家，還比不上你們這旁門邪教？」

她一張小嘴，既要應付三方面，玉面神色，也轉換三次，這一種嬌憨活潑之態，別說朱侗聽得呵呵大笑，就連房隆、孟爲謙，也不覺得挨罵了。

華雲龍却輕輕一扯她，道：「妳先別插嘴，聽我外公處置。」

蔡薇薇回頭道：「我怕你外公不知此事，被他們騙了。」

華雲龍低笑一聲，道：「我外公何等人物，焉容這批人佔便宜去了，妳大可放心。」

蔡薇薇這才不語。他倆這情形給旁人看了，有人固然暗讚一對璧人，除了華雲龍，他人也配不上這若解語名花的蔡薇薇，有的人却心中暗妒。

尤其那仇華老三，竟妒火中燒，再也難忍，大步走至孟爲謙前，一躬身道：「小侄請命搏殺華雲龍。」

孟爲謙道：「三公子，請退下。」

仇華老三道：「孟壇主……」

孟爲謙面色一沉，道：「連三公子都知法犯法，教下弟子又當如何？」

仇華老大忽峻聲道：「老三，孟壇主生殺在手，你不知機，是想死麼？」

仇華老三悻然退下。孟爲謙皺眉道：「大公子言重了，老朽承受不起。」

仇華老大冷笑不語。孟爲謙暗罵道：你們自恃教主之徒，胆大妄爲，比華家小兒差得不知那裡去了，上去還不是送死。

自孟爲謙撤退玄冥教徒，至仇華老三出陣退下，也不過幾句話工夫，白嘯天已不耐道：「是戰是和，你們決定沒有？」

孟爲謙道：「白幫主與朱大俠來此已久，想來必知本教不過欲請華公子與蔡姑娘權爲敝教貴賓而已，既然諸位不願，老朽也不好相强了。」

說畢打了個哈哈。華雲龍暗道：這姓孟的臉皮眞厚，方才之事，有目共覩，他睜眼胡扯，居然還面不改色。

只是他平時調皮，逢到這種場合，却識大體，知白嘯天必有用意，並不插嘴。

蔡薇薇那能忍得住，道：「亂紫成朱，臉皮比城牆還厚。」

朱侗笑道：「剛才是誰大放臭屁，弄得我老人家連隔夜的糧食，都要吐出來了。」

房隆沉臉不語，孟爲謙佯若未聞，都看白嘯天如何回答。

却聽白嘯天道：「既然如此，老夫等就告辭了。」

他氣質果已大變，換成以前，那能連一句譏哂之言都不說的道理。

轉向華雲龍道：「龍兒，走吧！」

華雲龍心念一轉，拉着蔡薇薇玉手，神色自若，緩步走向白、朱二人停身之處。

蔡薇薇想起適時情形，覺得實在太便宜了這些人，行過孟、房二人的前面，不禁狠狠的盯他們一眼。

那玄冥教及魔教的人，全都注視着他們，一語不發。

直至四人會合一起，房隆始震聲道：「白老兒，咱們騎驢看唱本，走着瞧吧，反正新帳、舊

帳，總有結算的一天。」

白嘯天道：「老夫等着。」

一揮手，當先走向谷外，三人默默隨着，華雲龍心中暗驚，連一向嘻嘻哈哈的逍遙仙朱侗，也是笑容斂起，毫無輕鬆之色。

須臾出谷，蔡薇薇問道：「白爺爺、朱爺爺，你們怎麼趕來這般巧？」

白嘯天面色沉重，並未答話。朱侗又現嘻笑之色，笑道：「那裡是巧，白兄及我早已藏身谷中，若非你們冒冒失失闖入，我們還可以繼續偷聽下去，妳說說看，該罰不該罰？」

蔡薇薇嘟呶着嘴，道：「該罰？朱爺爺該罰，我們已那麼危險了，還不出手。」

朱侗笑道：「不錯，眞該罰，不過要罰的是白老兒，不是我，白老兒想要龍兒多吃點苦頭，所以躲着不肯出來。」

蔡薇薇不依道：「不，我要罰朱爺爺。」

朱侗搖頭佯疑道：「看來爲人還是嚴肅些才好，笑口常開，就要被人視做好欺的了。」

蔡薇薇吃吃一笑，道：「誰叫朱爺爺像個彌勒佛，活該！」

華雲龍始終微笑，看這一老一少鬥口。

四人無一不是功力超絕的人，雖未展開輕功，這一陣疾走，已離谷口十餘里，白嘯天忽然佇足，道：「就這裡了。」

華雲龍一瞥之下，已看清立身之處，又是座荒谷，四外僅有亂石蔓草，並無大樹，藏不住人，顯然白嘯天有要事欲言，故選擇這一片地方。

白嘯天當先坐在一塊石上，朱侗也一顏笑容，坐在另一石上，華雲龍與蔡薇薇，也分別坐下。

華雲龍道：「外公您老人家有什麼吩咐？」

白嘯天先不答他的話，面龐轉向蔡薇薇，道：「蔡姑娘……」不俟蔡薇薇出語，一笑改口道：「恕老朽託大稱妳薇兒了。」

蔡薇薇嬌聲道：「這是應該的嘛！」

白嘯天道：「薇兒，妳的師長我雖不知，而必是身負蓋世絕技的奇人。」

華雲龍接口道：「薇妹的祖師是當年的武聖雲老前輩……」

蔡薇薇搶着道：「我來說，我外曾祖出家啦！法號元清，家父上元下浩，家母姓宣諱文嫻，白爺爺難道不知道，我娘只怕已到了雲中山。」

白嘯天莞爾一笑，道：「白爺爺這些天來忙得很，沒空去落霞山莊。」

頓了一頓，道：「我本想問妳的尊長對此次魔劫的看法，因令尊長雖具絕世武功，却沒然無聞，顯然是不願介入江湖恩怨，現在倒不必了，桑榆之年，又見武聖神功揚威天下，也是一大幸事。」

蔡薇薇聽白嘯天如此看重己家，芳心大慰，道：「爲什麼又不必問了？」

華雲龍接口道：「外公是因爲令堂既已願去我家，顯然已決心參與這事了。」

蔡薇薇嬌嗔道：「你聰明，我不知道，要你插嘴？」

白嘯天和朱侗見他們小兒女之情，相視一笑。仍由白嘯天道：「這一月餘，我跑了不下萬里

……」

華雲龍忍不住說道：「外公幹麼如此忙碌？」

白嘯天霜眉聳動，道：「幹麼？哼！還不是爲了你這孽障，累得我也顧不得老臉，重作馮婦，頒下『風雷令』，通告各地舊屬，令他們留意玄冥教動靜。」

倏然一嘆，道：「摸到那支早已塵埃滿布的『風雷令』，連我也不禁感慨萬分，想不到我白嘯天臨老會做出出爾反爾之事。」

這「風雷令」，在當年神旗幫，是最高令旗，除了白嘯天父女各有一面，再無第三面。當年白嘯天解散神旗幫，他是梟雄之心，事必做絕，本擬將首要之人，廢去武功，後因夫人許紅玫，長女白素儀，贅婿彭拜等人勸阻，又念這些人忠心耿耿跟隨多年，也就罷了，不意而今却派上用場了，那些人雖已離幫，若接獲「風雷令」，依然不敢不遵命行事，只是既已解散，却又傳令，近乎出爾反爾，也難怪他大感黯然，非是關心華雲龍之甚，如何肯爲此事？

華雲龍當然明白這個道理，淚承於睫地道：「外公何苦爲龍兒破誓？」

白嘯天道：「外公爲此，並非完全爲你，主要是你司馬叔爺之仇，及江湖大劫，不容坐視，你也不必說了。」

華雲龍收淚應是，白嘯天仰望黑沉沉的天宇，又道：「外公第一件事，便懷疑玄冥教的來路，因關外之人不少，曾一度猜是『五龍侯』的後人薛成德。」

蔡薇薇道：「不可能，我們雲祖師，論來猶算『五龍侯』的外孫女婿，他老人家道高德深，後人亦當不差，不可能創出這邪教。」

朱侗笑道：「薇兒，妳們蔡家與薛家近來有否來往？」

蔡薇薇赧然道：「自從四世遠祖威高曾祖立下不准涉足江湖之禁後，便斷絕往來了。」

燕陵世家的宗嗣家法大異世俗，承統者不必一姓，只要肩起世家宗嗣即可，這也是獨乏男丁，無可奈何，形成的事。

朱侗道：「這就是了，大丈夫難保妻不賢，子不孝，何況四世不通慶弔，又安知這一代不變成魔頭？」

白嘯天見蔡薇薇張口欲辯，忙道：「白爺爺只是說猜測，並非就是啊！」

手撚頦下三綹白鬚，又道：「不過也非捕風捉影的猜，他不是說，剛才那孟爲謙就是薛家的管家。」

蔡薇薇驚聲道：「眞的？」

白嘯天微微一笑，道：「白爺爺騙妳幹什麼？」

蔡薇薇玉靨一紅，窘得說不出話來，芳心却有着無比的難過。

華雲龍見狀忙道：「薇妹何須難過，薛家是薛家，燕陵世家是燕陵世家，何況猶未證實。」

白嘯天也道：「後來白爺爺再一查證，又發現另有他人。」

蔡薇薇眼下對於此事，比誰都關心，急聲道：「那是誰？」

白嘯天莞爾一笑，道：「假如知道誰，那不就好了？」

蔡薇薇惑然道：「那白爺爺如何發現另有其人？」

白嘯天道：「別急，我總要講的。」

略整思緒，道：「我當時猜測玄冥教主是薛成德，忽然野心勃勃，違背祖訓，欲爭霸江湖，可是這只不過是猜測之一，對於此人，因爲遠在關外，他無所知……」

朱侗道：「白老兒，既然他無所知，你講這麼多廢話幹麼？」

白嘯天笑道：「朱兄少打岔，就是這麼一點，我自信也知者不多。」他這一句，確是實話，要知當年三大，以他最是雄才大略，多少人所不知的奇人，都能爲他網羅。

朱侗嗤笑道：「自誇自讚，我懶得聽了。」

白嘯天道：「我就長話短說吧！後又疑玄冥教主對天虹仇恨極深，薛成德縱與華家爲敵，也犯不着將徒弟命名爲仇華，在一個偶然機會裡，得知薛成德已被人所制，那玄冥教主，似是與君兒認識，深淺却難斷言……」

他這話說得極爲簡略，如薛成德爲人所制，以及玄冥教主與白君儀如何認識，消息如何而來，又意猶未盡地住口。

華雲龍急道：「外公講清楚點啊！」

白嘯天搖了搖頭，道：「也沒有什麼好講了。」

轉面向朱侗道：「該你說了。」

華雲龍見外公分明是不願再說下去的樣子，心中奇道：外公還有什麼事要瞞我？這玄冥教主與媽相識，也不算大不了。嗯！其中必有蹊蹺，看來只有我去查了。

朱侗淡淡道：「有什麼可說的，你還探出些微眉目，我可一事無成，慚愧還來不及。」

白嘯天笑道：「你不願說，我幫你說了。」

轉問二人道：「你朱爺爺去黃山見你瞿伯爺一趟。」

朱侗忽怒道：「不要談起他了。」

華雲龍惑然道：「朱爺爺，你爲什麼對瞿伯爺不滿？」

朱侗略一沉吟，道：「既然你外公說了，我也不瞞你了。」面上忽現憤容，道：「你那瞿伯爺，嘿嘿！如今道行益發高深了。」

華雲龍雖然明知朱侗在說反話，却陪笑道：「這下就好極了。」

朱侗一瞪眼，道：「哼！好極了，我以爲他瞿天浩好歹總是你司馬叔爺的朋友，其他不說，這幾十年喝酒下棋，也該有些香火之情了，豈知他聽到你司馬叔爺死訊，淡淡地道：『人生百載，難免一死，早些晚些，也沒有什麼。』說完就趕我走，這就是他瞿天浩待友情義了。」

華雲龍劍眉一蹙，道：「瞿伯爺不是這種人啊！」

朱侗哼了一聲，道：「瞿天浩不是這種人，我朱侗就是誣賴好人了？」

華雲龍道：「朱爺爺恐怕是誤會瞿伯爺了，以龍兒猜測，瞿伯爺面冷心熱，只怕朱爺爺前腳出了黃山，瞿伯爺後腳也下山了。」

白嘯天敞聲一笑，道：「如何？龍兒之見，與我不謀而合，我看你不如再上黃山一趟，即知瞿兄究竟。」

朱侗默然半晌，吐出一口長氣，道：「或許是我性急了些，不過遇見瞿老兒，我還非得狠狠罵他一頓，他瞿天浩憑什麼想一手包辦此事，姓朱的與司馬長青交情不如他？」

言下雖有嗔意，自是信了，其實他非不知此理，只是心中氣瞿天浩不過而已。

對於此事，蔡薇薇根本不識瞿天浩，無從置喙。

華雲龍這才問道：「朱爺爺，我大哥如何了？」

朱侗淡然道：「交給你父親了。」

華雲龍對父親視若神明，深信無論何等奇絕手法，華天虹必能破解，華熙必定毫髮無傷，聞言寬心大放，不再多問，話鋒一轉，道：「外公，您爲什麼放過了房隆及孟爲謙那批人？」

白嘯天啞然一笑，道：「你小看他們了，房隆功力與外公相差極微，放手一搏，鹿死誰手，猶未可知。」

蔡薇薇憋了半天，忽道：「我看姓房的也沒什麼大不了，不信他能接下我家『四象化形掌』。」

白嘯天笑道：「薇兒，妳功力超凡入聖，又當別論。」

蔡薇薇突然想起，白嘯天已言房隆功力與他相差無幾，自己這一說，豈不連白嘯天一起看輕了，不由忸怩道：「我功力很差。」

白嘯天道：「妳功力之高，有目共覩，那也不必謙虛了。」

他深明禁忌，並未對蔡家武功，略爲探詢，頓了一頓，道：「不過主要原因，還是東郭壽已至江南了。」

他淡淡說來，華雲龍却大吃一驚。

要知當「九曲掘寶」，星宿派鎩羽而逃，臨走時，東郭壽揚言十年百年之後，星宿派若有奇才出世，登門索取星宿一派失物，意思就是要與華家再爭雄强。

東郭壽也算一代梟雄，所謂識時務者爲俊傑，對華天虹功力之高，既已深知，沒有四五分把握，焉敢自取前車之覆。

他這一重入中原，一場大戰，已是隱隱欲來。

華雲龍一驚之後，旋即平靜地道：「此事龍兒爹爹知道麼？那玄冥教主是否也至江南了？」

白嘯天道：「你父親英才絕世，這事只怕早在他意料中，不過外公瞧這局勢，生似你父親不願出手，却派你這毛頭小伙子，胡攪一通。」

華雲龍亢聲道：「龍兒覺得這樣最好，東郭壽恁地？九陰教主恁地？那鬼鬼祟祟的玄冥教主又恁地？龍兒雖不敢與爹相比，却也不敢辱沒了家風。」

白嘯天心中暗暗嘉許，表面却怒聲道：「你連房隆都敵不住，還論東郭壽，大發狂言，也不懼別人齒冷？」

蔡薇薇見華雲龍受責，不知白嘯天心內所思，以爲他是眞怒，想代他說上兩句話，口齒一張，却又不知如何開口好。

華雲龍却神色自若，道：「取法乎上，龍兒不敢自我菲薄。」

白嘯天道：「既然如此，讓你一個人去吧，外公不管你了。」

站起身子，道：「朱兄走啦！」

華雲龍大感意外，怔了一怔，也悚然站起，道：「外公您生氣了？」

白嘯天微微一笑，道：「自家外孫，外公有什麼好氣的。」

華雲龍見他果不似發怒神情，心頭略定，愕然道：「那外公爲什麼要走了？龍兒還有很多事

想向您稟告啊！」

蔡薇薇也站起嬌軀，道：「白爺爺，這般深夜，您老人家去我家休息休息吧！」白嘯天道：「下次再說，眼下我與朱兄正有要事待辦，倒是龍兒，外公有兩件事要你記住。」

華雲龍肅容受教，只聽白嘯天緩緩道：「魔教和九陰教就算聲勢浩大，倘不足慮，以外公之見，那玄冥教才是心腹之患，玄冥教主是誰，你要好好打聽，這是一件。」

朱侗在他說話中，站起身來，道：「白老兒，你婆婆媽媽的，我可要先走一步了。」

蒲扇一搖，又向蔡薇薇道：「薇兒，如今且不忙到妳家，待吃妳喜酒時，再去不遲。」

呵呵一笑，轉身行去，他號稱逍遙仙，輕功何等高強，一眨眼已轉入山角。

蔡薇薇雖是嬌靨一紅，却高聲問道：「朱爺爺，您去那裡？」

朱侗沒有回答，白嘯天却道：「薇兒，不必理他。」

又接下去道：「那玄衣少女與薛娘，你必須好好保護，因爲我懷疑他們與薛成德有關，這一件你更要記牢了。」

蔡薇薇聞言急道：「什麼玄衣少女，白爺爺？」

白嘯天道：「你問龍兒吧，他知道最清楚。」

忽聽華雲龍道：「龍兒都記住了，外公還有教誨麼？」

白嘯天道：「沒有了，只望你好自爲之，勿墮家風。」又向蔡薇薇道：「薇兒，彼此誼屬一家，我也不多說了。」

蔡薇薇道：「白爺爺說不多說，這不又多說了。」

白嘯天大笑一聲，紫袍一拂，逕自去了。

華雲龍見她在白嘯天消失之後，猶自楞楞着，不禁一按她香肩，道：「薇妹，我們也回去了。」

蔡薇薇應了一聲，忽然嗔道：「好哇！你從來沒有告訴我你認識一名玄衣少女，你跟她是如何認識的，快招出來。」

華雲龍那會不知她想些什麼，心中暗笑，道：「妳又不曾問，這等小事，我想也犯不着多囉嗦了，既然妳要知道，我還能不告訴妳。」

蔡薇薇星眸一橫，道：「說呀！」

華雲龍笑道：「此非善地，還是邊走邊說吧！」

拉住蔡薇薇玉手，施展輕功，强拖她馳回城中。

華雲龍對姑娘們心意，那是清楚中的清楚，他與那不知名的玄衣少女，也無私情存在，坦然敍來，蔡薇薇自是疑念盡祛。

其實蔡薇薇天眞無邪，倒不是有什麼醋意了，只覺得華雲龍認識的少女，她不知道，芳心總覺老大一個疙瘩而已。

他兩人何等脚程，談話間，已進城中，恰巧樵樓傳來四更鼓聲，城門未開，他們自是越牆而入。

進入自己家中，蔡薇薇仍不叫門，越牆而入，却見大廳中燈火輝煌，原來谷宏聲仍然候着。

蔡薇薇向谷宏聲道過勞，請華雲龍稍候廳中，竟一人獨進後院。

半晌，她忽然玉面凝霜，氣沖沖地回到大廳，華雲龍連問她二三聲，她都不答，一疊聲叫另一個貼身小婢「環兒」，去將谷宏聲再找來。

華雲龍知道必有事故，却也猜他不透，好在立可揭曉，便也含笑坐候。

不到盞茶時光，谷宏聲已隨着環兒入廳，他方回房，猶未及脫衣安歇，忽聞蔡薇薇找他，心中不禁驚疑不定，入廳方道：「小姐……」

蔡薇薇已截口道：「谷伯伯，『瑤池丹』到那兒去了？」

谷宏聲驚道：「什麼『瑤池丹』？」

蔡薇薇黛眉一揚，道：「天下難道有第二個家派有『瑤池丹』？」

谷宏聲瞠目道：「『瑤池丹』不是僅有夫人及小姐知道收藏位置麼？怎會不見了？」

蔡薇薇蓮足一跺，道：「唉！眞氣死人。」

華雲龍聞言至此，已知其故，笑着插口道：「薇妹，谷總管，有事坐下來慢慢商量，失去了『瑤池丹』，也沒有什麼值得急的。」

蔡薇薇橫他一眼，嬌嗔道：「你倒說得輕鬆，你可知道這『瑤池丹』是由千年參仙、何首烏，及一枝已在三千年上的茯苓爲主藥，配上其他數十種靈藥煉成的，當初僅煉成十顆，三百年來珍貴使用，猶餘二顆……」

華雲龍打斷她的話，道：「薇妹是不是曾服一顆？」

蔡薇薇「嗯！」了一聲，道：「我幼年先天不足，幾乎死去，所以有幸得服一顆，故有如此功力，你就知道這『瑤池丹』效力之大了。」

華雲龍笑道：「雖然珍貴，既已失去，也是無法。」

蔡薇薇見他一幅漫不經心的樣子，大爲惱怒，道：「我本來想拚着違背祖訓，要將餘下兩丸給你服下，這下好了，你活該！」

星眸含淚，又轉向谷宏聲道：「快說！是誰拿走了？」

谷宏聲歉道：「這這……」

蔡薇薇怒道：「不要這這的了，谷伯伯，你不但精明强幹，連武功也算一等一的了，怎連家中失窃也不知，我看金陵世家也要完了。」

她平時對谷宏聲，視做長輩，從不輕忽怠慢，如今急怒交加，竟不顧輕重了。

話一出口，也覺得太過，歉然道：「谷伯伯，我年紀小，不懂得說話，你多多包涵。」

谷宏聲當然不會介意，愧然道：「小姐說得不錯，我谷宏聲也太無能了。」

華雲龍知蔡薇薇之急，全是爲他，心中暗感，溫言道：「薇妹，妳的厚情，二哥心領了，我想武功當靠苦練，何必靠靈藥。」

忽聽廳口傳來一個蒼老清越的口音道：「說得好！欲成大功者，必先忍人所不能忍，爲人所不能爲，一味仗恃外力，庸人而已。」

三人無不一凜，他們都有飛花落葉，十步可聞的功力，而被人無聲無息的欺進廳口，這人的功力也可想而知了。

旋目望去，燈光下，却見一位瘦骨嶙峋，滿臉皺紋，二襲灰布僧衲，一雙多耳麻鞋，正是元清大師。

蔡薇薇首先歡呼一聲，撲入他懷中，道：「公公，您知道『瑤池丹』失竊的事麼？」

元清大師瘦手輕撫她如雲秀髮，慈祥地道：「竊賊就是公公，豈有不知之理？」

蔡薇薇玉面一仰，尖聲道：「公公，您……」倏然住口。

華雲龍蒙元清大師授以「无極定衡心法」的口訣，却未見過元清大師，但他聰慧絕倫，焉能不知眼前的人卽是元清大師。整衣肅容下拜道：「晚輩華雲龍，拜見前輩，並叩謝前輩授藝之恩。」

元清大師受了他一拜，大袖一拂，華雲龍但覺一股勁氣迫他不得不站起，心中想道：「這位前輩的功力，已入神化，不在爹爹之下。」

只聽元清大師道：「孩子，老衲受你的了，站起來吧！」

頓了一頓，又道：「你知老衲爲何受你一拜麼？」

華雲龍略一吟哦，肅容道：「晚輩知前輩有意成全……」

他一唔甫畢，蔡薇薇已嚷起來，道：「公公，您老人家已至天人之境，難道還要『瑤池丹』增加功力？」

華雲龍不得不住口。却見元清大師輕撫蔡薇薇秀髮道：「公公年將九旬，快入土了，增加功力，又有何用？」轉面問谷宏聲道：「宏聲，記得老衲麼？」

谷宏聲本是一臉驚疑之色，這時忽然淚流滿眶，撩衣下拜道：「宏聲拜見老主人。」

原來當年元清大師未出家時，谷宏聲正是侍候元清大師的人，那時谷宏聲猶非總管，年紀尚輕，久而不見，元清大師面容亦變，難怪他雖覺面熟，却一時想不起來。

元清大師一抬臂，發出一道柔和的氣勁，將谷宏聲托了起來，道：「老衲如今已不是你的老主人了，這些俗禮免了。」

谷宏聲一愣，忙道：「老主人——」

元清大師搖頭嘆道：「若是你們見了老衲，都是這般哭哭啼啼的，老衲以後不再入金陵世家一步了。」

谷宏聲連忙收淚。蔡薇薇人在元清大師懷着，却轉過螓首，纖指在玉面上連羞幾下，道：「谷伯伯鬍子都這麼長了，還像小孩子一般哭，也不害羞。」

元清大師斥道：「薇兒不准胡說。」又對谷宏聲說道：「宏聲，你去歇息吧，這裡不須要你，我與華公子及薇兒另有事情。」

華雲龍道：「前輩，您以前叫晚輩孩子多親切，爲什麼又改口了？」

元清大師微微一笑，道：「好！老衲就喊你龍兒了。」蔡薇薇脫口道：「二哥的長輩都喊我薇兒，薇兒的長輩，也應喊二哥龍兒才是呀！」

谷宏聲却道：「小的不累，還是侍候着吧，絕不會打擾老主人與華公子及小姐的。」

元清大師歎道：「這是你的一片心意，老衲也由你了。」

走入廳中，將蔡薇薇放了下來，幾人都入了座，谷宏聲却侍立一旁，無論如何不肯坐下，也只有由他。又聽蔡薇薇叫道：「環兒，看茶來。」

環兒躬身應是，退了下去。

元清大師微笑道：「公公又不是客，看什麼茶？」

蔡薇薇就等他這一句話，打蛇隨棍上，道：「公公不是客人，那是主人了，主人那有不住在家中的，您老人家也就別走了。」

元清大師委實纏她不過，只有笑道：「薇兒妳一味胡鬧，難道就不顧妳二哥身上虺毒了麼？」

蔡薇薇櫻唇一噘道：「那有什麼辦法？公公將『瑤池丹』取走了，不然服下『瑤池丹』，區區虺毒，何足道哉！」

元清大師一笑，旋正色道：「公公正是怕妳不明情況，胡亂動用『瑤池丹』。」

轉向華雲龍道：「龍兒，你對老衲此舉，有無怨恨之意？」

華雲龍正容道：「龍兒但覺前……公公此舉極是，靈丹本非龍兒所有，龍兒因此抱怨，那不是無恥小人了？」

他也改口叫元清大師公公，蔡薇薇芳心欣慰，吵道：「我怨恨，我有怨恨之意。」

元清大師不理她撒嬌撒癡，望向華雲龍，但見他眸清神正，平靜說來，毫無一絲激動，暗暗讚道：「這孩子行爲雖稍嫌放浪，却坦然有君子之風，不愧華家子弟。」略一沉吟，含笑道：「『瑤池丹』確堪驅除虺毒，老衲却不與你，你不覺得老衲自私麼？」

華雲龍怔了一怔，惑然道：「公公心胸浩大，早祛人我，豈是自私的人，只是龍兒確感不解。」

他心地光明，對「瑤池丹」毫無貪得之心，故不避嫌疑，直言所感。

元清大師含笑道：「老衲是以爲祖訓難違，對這解釋，你滿意否？」

蔡薇薇叫道：「公公令娘重入江湖，分明已違背祖訓，何況祖訓中，僅言死生存亡之際，始可動用，並沒有說其他，二哥如今身中虺毒，已至萬分危急了啊！」

連谷宏聲，雖未插言，也一臉狐疑。

華雲龍略爲一怔，旋即恍然道：「龍兒自信此心正大，可對日月，公公何必相試，莫非『瑤池丹』雖能解去虺毒，却有他害？」

元清大師暗讚他聰明機智，反應迅速。莞爾一笑，道：「究竟如何，猶難斷定，你先將虺毒發作時的情況講來我聽。」

華雲龍知道此事必極重要，道：「發作時，內腑劇痛，似爲毒螫所噬。」

元清大師聞言，面上竟有失望之色，道：「就如此而已？」

蔡薇薇黛眉輕揚，道：「公公好似覺得這苦頭太小了？」

華雲龍見狀，忖道：「看來只有全說了。」略一沉吟，避重就輕地道：「還覺得百脈眞氣不暢，若斷若續，氣血有倒流之勢，而『无極定衡心法』，正適這種情形，故龍兒以此功壓住虺毒，並無大礙。」

蔡薇薇失聲道：「二哥，你並未告訴我有此情形啊！」

華雲龍含笑道：「我不是說並無大礙？這小事也不必告訴妳了。」

他雖避重就輕，蔡薇薇豈有不知嚴重已極，星眸中珠淚已滾滾而下，轉向元清大師，哀聲道：「外公，您老人家必有辦法吧？」

元清大師定力何等高強，竟也有掩抑不住的喜色，道：「癡兒，癡兒，妳二哥因禍得福，妳

喜猶當不及，何悲之有？」

蔡薇薇疑信參半，道：「無禍即已萬幸，何福之有？公公不是騙人吧？」

元清大師見華雲龍神色依然鎮定如故，暗暗嘆道：「這孩子果具大根器，怎麼想個方法將他那風流之性改了，那就十全十美了。」

要知元清大師，是端謹之士，兢兢業業，不敢逾越，自然對華雲龍那拈花惹草的個性，最看不順眼。

想了一想，饒他道高學深，竟也想不出一個法子，見蔡薇薇久未得覆，嬌嗔大生，笑道：「傻孩子，公公騙你幹麼？」

蔡薇薇促聲道：「那是怎麼個因禍得福，快講嘛！」說着，回眸狠狠盯華雲龍一眼，似因他對己身的事，如此漠然視之，芳心滋感不悅。

元清大師緩緩道：「這就有關我家的『无極定衡心法』了，此心法別走蹊徑，大異一般武學之理……」

他本待詳析其理，蔡薇薇却不耐，嬌聲道：「好了，好了，這些二哥和我都知道了。」

元清大師無可奈何，道：「妳娘眞寵壞妳了。」語音一頓，道：「簡單說吧！『无極定衡心法』分三大階段，第一階段，是『逆氣行功』，先使血氣能自然逆行，才能進入第二層的『懷玄抱眞』，第三階段最難，要『兩極渾論』，正逆相須相生，才算已達『无極定衡』的地步了。」

蔡薇薇道：「薇兒不必說，是在第二階段，您老人家想必已達至高無上的境地了。」

元清大師微笑道：「學海無涯，武功亦然，豈有至高無上之說，所謂太極者，無有不極也，

無有一極也，薇兒，妳懂麼？」

蔡薇薇螓首一搖，道：「薇兒不懂，薇兒只問您老人家練到了那一層境地，您說這些玄言玄語做什麼？」

元清大師道：「公公也未突破『兩極渾論』而達『无極定衡』之境，倒是妳二哥大可於短期內達此處奧境。」

華雲龍脫口問道：「公公已有七八十年火候，猶未能至的地步，龍兒如何能至？」

元清大師道：「塞翁失馬，焉知非福？這就關係你所中的虺毒了。」

蔡薇薇心花怒放，道：「這般容易，幾時我也挨上『神虺噬心』，豈不也可以練到『兩極渾論』了。」

元清大師搖頭笑道：「那有這般容易，眞的如此，公公也想練到至高之境啊！爲什麼不也自己找些虺毒來練？」

面容一整，道：「龍兒，雖說如此，成不成還難講，而這一關如欲突破，其艱苦實非人可忍，你意下如何？」

華雲龍雖覺此次反禍爲福，突如其來，未免有些突兀之感，憂喜亦是難免，但面色如常，既爲因功力即可至神化之境而喜，也爲因元清大師所言破關艱苦而懼，恭恭敬敬一禮，道：「龍兒聽憑公公作主。」

元清大師道：「好！事貴從速，我們就至茅山。」

說着人已站起，似欲立刻出發似的。

這時，已過五鼓，天色已亮，小婢環兒將燈火均皆吹滅。谷宏聲見元清大師欲走，欲出言挽留，却又不敢。

蔡薇薇却少顧忌，一把拉住元清大師大袖，道：「就在家中幫二哥練功不好？」

元清大師搖頭道：「不行！地近塵囂，且各方邪魔，大有聚集此地之勢。」

蔡薇薇道：「薇兒自然是同去。」

元清大師道：「誰都可以同去，就是妳不可以。」

蔡薇薇星目一睜，道：「爲何？」

元清大師口齒啓動，却是沒有解釋。他主要是怕華雲龍練功的苦況，讓她看見了，如她心頭不忍，豈不反害了華雲龍。

華雲龍隨元清大師一同站起，這時忽道：「公公——」

元清大師向他望去，白眉微皺，道：「瞧你似有話要講，那就講吧！」

華雲龍尷尬一笑，道：「龍兒與那現今的『九陰教主』梅素若傍晚有約，在九陰教金陵分壇……」

元清大師截口道：「眼下增進功力要緊，這個約不赴也罷。」

華雲龍想了一想，道：「龍兒想，人無信不立……」

蔡薇薇也想與他多聚一會，她本來反對華雲龍赴約，這時却道：「公公，時間不會浪費的，我們不是仍可練功？」

元清大師目光在二人身上一掃，含有深意地笑道：「也罷，龍兒今夜亥時至雨花台，老衲走

了。」

「走了」二字甫一出口，衆人眼前一花，元清大師已然不見，大白天來無踪，去無影，這份輕功，已非驚世駭俗所可形容了。

折騰一夜，蔡薇薇念華雲龍與梅素若之約不可不赴了，應當多作休息，當下令谷宏聲等下去，親自送華雲龍入後院歇息。

華雲龍所歇息的房子，是蔡薇薇之父蔡元浩所居，三明兩暗，包括了書房、臥室，寬敞雅潔，雖已無人，仍舊時時清掃，蔡薇薇說是：她母親宣文嫻令一切均保持原狀，候蔡元浩歸來，驚喜一陣。由此可見他夫妻情義之深重。

華雲龍見室中佈置，無不古香古色而淡雅樸素，很可以想像出這一代金陵世家之主，是個胸懷淡泊高古的人。

蔡薇薇將他送進臥室，正欲告辭。

華雲龍却忽然一把摟住她柳腰，向她朱唇印下。

蔡薇薇急道：「不要這樣，讓婢僕見……」

話猶未畢，櫻唇早被蓋住，說不出話來。她雖感羞怯，但瞬即爲華雲龍那熱情地擁吻融化，也不知不覺地丁香暗吐，又抱住華雲龍健軀。

也不知過了多久，忽聽環兒的聲音：「姑娘，華公子的早餐要抬進來麼？」

蔡薇薇一驚，斗然掙出華雲龍懷中，却發覺環兒猶在小廳外，相隔仍遠，只是她心虛之下，以爲就在身邊。

定了定神，她怒道：「我早說過早餐不吃了，妳是忘了，還是有意搗蛋？」只聽環兒道：「姑娘……」

蔡薇薇怒道：「快滾！我二哥須要靜靜休息。」

她倩女情懷，當此之時，被人所擾，也難怪她又羞又惱。環兒討了個沒趣，却是茫然得很，在廳外嘟起小嘴，很不高興地走了。

華雲龍又摟抱她纖腰道：「薇妹——」

蔡薇薇嬌靨一紅，柳腰一擺，掙開他的手，嗔道：「你呀，眞是……」

語音一頓，改口道：「快休息吧！傍晚說不定有一場好打，你虺毒未清，不准動手，可也得好好養精蓄銳。午正我來喊你進餐。」

說完，含情瞧他一眼，香風猶在飄浮，她已翩若驚鴻身影消失。

華雲龍微微一笑，返身掩上房門，他却不上牀睡，見榻沿有個楠木大椅，隨手扯了過來，盤膝練功。

要知他外形放浪，其實自覺責重，努力練功，竟連這幾個時辰都不放過。

他先練了一會華門心法，再將「无極定衡心法」練了二遍。

練完心中忖道：「元清大師說我能將這心法藉虺毒練至無上境地，究竟是什麼法子？」

想了一想，不得要領，他童心忽起，竟想看看如果我練華門心法與「无極定衡心法」究竟有什麼情形？

他是少年心性，想起就做，竟不顧那莫測後果。

要知一心兩用，猶能導致正氣岔道，走火入魔，他居然異想天開，想把兩種心法，像幼時攪拌水和泥，塑成各式泥人、泥物般併用。

這後果，好則罷了，不好，走火入魔，半身不遂是小事，眞氣亂竄，經脈異道，神志狂亂，也是常見的，再不幸，那是死了。

而這好之與壞，並非一半一半，而是九十九與一之比，除非徼天之幸，不然休想活命。

故每一位高人，無論他如何怪僻，也不敢把命開玩笑地送去。

更何況這華門心法與「无極定衡心法」，一見便可知是互走極端的兩種至高心法，無論武學如何高深的人，也無法找出這兩種心法有絲毫溶洽的地方。

華雲龍雖知此事危險，只是一來他生性便愛冒險，二來也是未能深知危險究竟有多大，故好奇心起，便不顧一切的做去。

剛開始，他因爲深諳華門心法，一運起便不知其他，未能並運。

其後，他略爲留心了些，居然將「无極定衡心法」也同時運起。

剎那，那一正一逆兩股眞氣，竟然同在經脈中鬥起來，他越欲靜止，越是錯亂，雖知不妙，可是那兩股眞氣竟已不受他指揮，如錢塘怒潮，萬馬奔騰，不可遏止。

最要命的，是那虺毒同時發作，內腑有若虫螫，渾身眞氣，又似有剪刀在戳刺般，若斷若續，那份痛苦，實非任何人可以忍受。

他就在這不到盞茶時光中，已是面色通紅，大汗淋漓，有如從水中撈起一般。

暗嘆一聲道：「罷了。」淡淡處之，不再對身中眞氣加以控御。

忽然腦中如受雷擊，「轟！」的一聲，他已暈厥過去。

也不知過了多久，他悠然轉醒，恍疑似夢，略一凝思，方憶起方才之事，心中一震，暗感兩世爲人，大呼「僥倖」不已。

却覺體內清靈一片，智珠活潑，朗朗欲躍，細察脈中眞氣，不禁一陣茫然，莫審禍福。

原來他竟覺脈中眞氣逆中含正，正中含逆，亦正亦逆，非正非逆，竟連他也摸不清這是怎麼回事？只是眞氣蓬勃，自運自行，似又不見什麼禍害。

他這次不敢冒失了，欲待請教元清大師再言其他。

這分明是功力精進之徵，只是他論輕佻，那是輕佻極了，論穩健，也是異常穩健，華天虹諄諄訓子，謂天之降禍，必先以微福驕之，天之賜福，必先以微禍試之，他深凜於心，故不敢便以爲是。

正自沉吟間，忽聽門口傳來一絲輕微聲息，他朗聲喝道：「誰？」

門一開，香風隨着紅影飄入，銀鈴似的聲音道：「二哥好壞，嚇了我一跳。」

華雲龍微微一笑道：「誰叫妳像搗蛋鬼。」

却見蔡薇薇已換了紅色衫裙，更顯得艷光四射，灼若朝霞。

她燦然一笑，道：「怎麼？二哥不認識我了？」

華雲龍目不轉睛地望着她，嘆道：「的確不認識了。」

頓了一頓，道：「每當薇妹換了一件衣裳，我就幾乎認不出薇妹。」

蔡薇薇嗔道：「難道你只認衣裳不認人？」

華雲龍搖頭不迭，道：「非也非也，薇妹換一件衣裳，則那風采姿容，又見一番精神，偏又每一種都令天下粉黛失色，我從不信天底下居然有此美人，自然要懷疑是不是我的薇妹囉！」

他風流不羈，無論是眞是假，那甜言蜜語，總是層出不窮。

蔡薇薇芳心竊喜，口中却道：「哼！花言巧語。」

星眸四掃，「咦」了一聲，道：「原來你沒有睡，看來倒眞是臥薪嚐膽，勤練武功了，可佩可佩。」

華雲龍笑道：「我可沒有這份毅力，薇妹讚我呢還是損我？」

蔡薇薇道：「隨你想。」

頓了一頓，又道：「起來進午餐了，你難道還想練？」

華雲龍道：「我倒有這意思，薇妹如亦不餓，可否將『四象化形掌』的口訣先告訴我？」

蔡薇薇却不願他廢寢忘食的苦練，道：「你想餓死，我還不想陪你挨餓。」

見他還坐着不動，上前一把拖住，嗔道：「還不來。」

華雲龍莫奈何，道：「好！好！去吃了。」

這頓午餐，就在這座獨院中小廳內進，小婢環兒一旁侍候，僅他們二人在席，但菜餚豐盛精美，十個人也吃不完。

席間，華雲龍又追問「四象化形掌」口訣。蔡薇薇不忍過拂其意，當下說了。

那「四象化形掌」共有八式，取義四象八卦，式中含式，相推互衍，變化萬千，華雲龍但覺「蚩尤七解」雖然詭異毒辣，銳不可當，却是不及「四象化形掌」氣勢磅礴，奧妙絕倫，果然不

愧武聖雲震的遺傳絕學。

那「四象化形掌」的口訣極簡，僅不過百字而已，其玄奧之處，不在當華天虹獲得「劍經補遺」之下。

華雲龍邊吃邊想訣中精義，忽然靈光一閃，手中箸本是挾向一盤鱸魚的，却頓在半空中，久久不語。

環兒在旁，不禁羅袖掩口，吃吃而笑。

蔡薇薇雖覺好笑，却知這正是他武功突發猛進的時機，瞪了環兒一眼，阻她發笑。

忽聽華雲龍道：「薇妹，接我一掌。」

手中牙箸一放，右掌似屈還伸，中指獨挺，欻然一掌攻向蔡薇薇，正是那招「變動不居」。

蔡薇薇駭然一震，也回敬一招「變動不居」迎上前去，叫道：「我不信你比我聰明那麼多。」

華雲龍這一掌縱然已窺其神髓，怎能與蔡薇薇十年以上苦練相比。

只是兩掌一接，蔡薇薇却吃了苦頭，皓腕如折，嬌軀一仰，幾乎連人帶椅摔倒。

原來蔡薇薇熟知華雲龍功力，故掌中貫足同等功力，不意華雲龍功力大增，一接之下，雖知不妙，却已不及再貫眞力。

她滿面嬌嗔，拂袖而起道：「好啊！你藏私。」

却見華雲龍一掌之後，又復跌入沉思，但見他劍眉時蹙，忽又開展，竟不知她在說話。

蔡薇薇雖恨不得咬他一口，却也不敢誤他武功進展，悶然坐下，只聽旁邊吃吃連聲嬌笑。

她氣無可出，這下可有對象了，目一瞪，怒道：「妳笑，有什麼好笑的？快滾出去，滾的遠遠的。」

環兒與琪兒都是與她自幼一起的，對她性情早已熟稔，聞言並不懼怕，道：「是，姑娘。」才到廳口，却聽蔡薇薇道：「妳回來，急什麼？怕我吃了妳？」

環兒又笑着走回來。蔡薇薇又素手一揮，道：「滾了，我看見妳就討厭。」

環兒噗哧一笑，跑出廳外。

好半晌，才見華雲龍吐出一口氣，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

蔡薇薇歡聲道：「二哥，你參透多少了？」

她方才望了華雲龍半晌，只感覺華雲龍文采風流，頴悟過人，滿心愛意，那怨意早不知那裡去了？

突覺不能太便宜華雲龍，不待華雲龍答話，道：「接招！」

素手一揚，又是「變動不居」。

華雲龍朗然一笑，也以「變動不居」一招迎上，道：「來得好。」

兩掌相接，蔡薇薇這次有備，自是紋風不動。她想讓華雲龍吃些苦頭，用足了八成眞力。

詎料，兩掌一接，華雲龍掌上眞力怪異無比，竟將她眞力旁引，他是穩若泰山。

她驚疑萬分，道：「二哥，難道你已經服下『瑤池丹』？功力怎麼增進如此之多？那眞力尤其古怪。」

華雲龍道：「這倒沒有。」

略整思緒，將剛才華門心法與「玄極定衡心法」併運的效果說來。

蔡薇薇代他雀躍不已。華雲龍笑道：「薇妹，是禍是福，猶且難知，假若中虺毒是塞翁失馬，焉知非福，則這當說塞翁得馬，焉知非禍了。」

蔡薇薇道：「呔！你少說幾句喪氣話好不好？」

兩人又談到酉牌時分，赴梅素若之約的事。

華雲龍以爲既已言明單人赴約，且他功力大增，諒梅素若已非敵手，就由他一人赴約也罷。

蔡薇薇却堅持非二人同去不可，說是華雲龍功力雖增，虺毒未去，若是搏戰時忽發如何得了？況九陰教高手如雲，又是不擇手段的邪教，群起圍攻，華雲龍功力再高，也招架不住。

爭論半天，才決定由華雲龍明着赴約，蔡薇薇暗中跟隨。

這一頓，直吃了大半個時辰始畢。

餐畢，又討論了一陣「四象化形掌」，華雲龍進境之快且不說，那眞力之古怪，更令蔡薇薇驚異不已。

問他如何運用，連華雲龍自己也不明白，只覺不由自主的就施展出來了。

看看申時將盡，紅日西斜，兩人始動身前往。

蔡薇薇慮及暗中跟隨，紅色實太搶目，又換上白色衫裙。

華雲龍佩劍執扇，一副貴胄公子的模樣，那摺扇自家中携來的，早已失落，這柄是蔡薇薇贈他的。

由金陵世家至鍾山西麓，在他脚程之下，頃刻卽至。

離那座氣象宏偉的宅第猶遠，莊門一開，祇見那身材矮小的引荐堂主申省三，領了一批九陰教徒，迎了出來。

華雲龍反而放慢脚步，摺扇輕搖，走向莊門，那像赴生死之約，倒似參加知友之宴。

待他走近，申省三早已不耐，勉强一抱拳，道：「華公子果是信人，敝教主有請。」

華雲龍摺扇一收，道：「你家教主何在，爲何不親自迎接？」

申省三陰笑道：「華公子能否代表令尊？」

言下之意，是華雲龍不配梅素若親自迎接。

華雲龍摺扇一張，搧了兩扇，道：「話不是這麼說法……」

申省三早已不耐，道：「華公子有何見教？」

華雲龍暗笑他太沉不住氣了，益發從容，道：「華某與貴教主也算朋友了，瞧在朋友之情的份上，也該親身出迎才是，難道如今尊榮，便看不起昔日朋友了？」

他順口胡謅，用意在牽住莊中人注意，好讓蔡薇薇混入。申省三冷冷地道：「如此說來，華公子是非教主出迎，不肯入莊？」

華雲龍搖頭道：「不然，貴教主如今終究是一教之主了，這架子倒也不可不擺。」

摺扇輕搖，當先走去。

申省三啼笑皆非，連忙追上，道：「在下帶路。」

他雖恨華雲龍入骨，可是見他輕袍緩帶，摺扇佩劍，那雍容風度，也不由心中暗讚道：「不愧天子劍之子。」

來至上次所見的美輪美奐，金碧輝煌的敞廳前，却見那美艷如仙的梅素若，手執鬼頭杖，階下相迎，隨後是刑名殿主厲九疑，司理堂主葛天都，傳道堂主樊彤。

華雲龍見梅素若肯降階相迎，倒是一怔，據他猜想，梅素若很可能傲不爲禮，企圖折辱他一番。

心念一轉，上前齊額一禮，道：「華煬拜見來遲，梅教主海涵則個。」

梅素若持杖還禮，漠然道：「梅素若有失遠迎，華公子海涵一二。」

華雲龍見她語聲雖冷，却沒有什麼殺機，心中暗感困惑，她與昨夜幷不相同。

入廳分賓主坐下。華雲龍見廳中僅有一席，那酒菜的豐美不說，盞碟銀製，雕刻精緻，不亞王侯，席邊三婢侍立，却是梅素若貼身愛婢小玫、小娟、小蘋。

雖日猶未沒，而八角宮燈，已燃點着。

席中梅素若雖未殷殷勸酒，却也無唇槍舌劍，火辣辣的情形，變成只聞杯盞碰擊聲，未聞人語，倒似家人聚食，無話可談似的。

華雲龍大感意外，忖道：我就看妳這丫頭搗什麼蛋？沉住氣，靜以觀變。

他自恃百毒不侵，坦然吃喝。

酒過二巡，菜也上了三道，梅素若忽道：「華公子可是想知江南儒醫下落？」

華雲龍心道：「妳明知故問。」口中却道：「在下懇請梅教主指示我余伯父下落。」

梅素若冷笑道：「你以爲本座會說？」

華雲龍暗道：「來了。」含笑道：「在下原未抱有太大希望。」

梅素若微微一怔，道：「那你來此何爲？」

華雲龍不答反問，道：「在下敢問梅教主一句，玄冥教與貴教結爲盟友，玄冥教所作所爲，教主果然皆知麼？在下余伯父，玄冥教似是極爲重視，教主果然知道他老人家下落麼？」

梅素若冷然一笑，並未作答，華雲龍又道：「以在下猜測，教主恐未必知道。」

梅素若緩緩地道：「且不問本座知曉與否，你既以爲本座未必知道，又何苦來此？」

華雲龍含笑道：「無他，爲一信字而已。」

梅素若玉面一片譏哂之色，道：「哦！信字對你如此重要？」

華雲龍心中忖道：這丫頭口風好緊，意向莫測，倒不可小看了。心中暗籌對策，口中道：「梅教主當知自古皆有死，民無信不立。」

梅素若輕笑一聲，道：「大概華公子還自恃武功高絕罷？」

美眸一瞥厲九疑等四人，道：「不知華公子以爲本教在座五人功力怎樣？」

華雲龍道：「無一不是絕頂高手。」

梅素若本來冷若冰霜的玉面，竟然如春風桃李般，綻出了笑容，那份艷麗，令華雲龍目爲之眩，只是心中更是警惕大起。但聽梅素若道：「不知本座與在席四位，一起向公子出手，公子逃得了麼？」

華雲龍大感駭然，外表却從容一張摺扇，笑道：「教主眞會開玩笑。」

要知這席上人雖少，却等於九陰教精華在此，眞要齊向華雲龍出手，華雲龍自審雖武功大進，也難倖免。

梅素若吟吟一笑，道：「華公子眞以爲本座是說着玩的麼？」

她一反平日冷若冰霜之態，華雲龍更驚疑不定，饒他聰明機智，竟也估不出她葫蘆中賣什麼藥？

俊目一閃，打量了葛天都等四人，見他們都面色冷漠，看不出什麼朕兆。

略一沉吟，他淡淡一笑，道：「教主玄機，恕華煬愚蠢，莫能揣測。」

梅素若玉面忽又森冷一片，華雲龍以爲卽欲出手，心如緊弦，已準備先向她全力攻擊。

詎料，梅素若美眸忽一瞥厲九疑，那目光好難領會，善惡難度。

厲九疑忽然長身而起，向梅素若躬身道：「屬下現有急事，亟待辦理，請教主容屬下中途退席。」

梅素若漠然道：「厲殿主請便。」

厲九疑居然也朝華雲龍拱拱手，道：「厲某無狀，華公子恕罪。」

華雲龍連忙起身還禮，道：「厲殿主調兵遣將，想必大費心力。」

他以爲厲九疑必是去率領九陰教徒，防他逃離，故不覺出言譏訕。

却見厲九疑淡淡一笑，退出廳外。

華雲龍暗暗忖道：薇妹不知躲在何處？

又過片刻，傳道堂主樊彤又起身告罪退出，不及一刻，司理堂主葛天都，引荐堂主申省三，陸續告退，廳中除了斟酒的三個小婢，竟只剩華雲龍與梅素若二人。

這局勢大出華雲龍意料之外，饒他聰明穎悟，也不知梅素若究竟存了什麼主意，只聽梅素若

銀鈴般而又冷若冰霜的聲音道：「華公子於此有何感覺？」

華雲龍心道：這丫頭眞可謂喜怒莫測了，吟吟一笑，摺扇輕搖，道：「在下以爲這情形非常友好。」

摺扇一收，又道：「如能談談心，那當然最好，梅姑娘以爲是麼？」

他又改口稱梅素若爲姑娘，俊目注視住她冷艷的花容上，想看出她意向如何？

關洛風雲錄

司馬翎著

司馬翎先生嘔盡心血的精作，是一部俠義兩至的奇情長篇傑作。

本書描寫武功，神奇莫測，聲震寰宇，名播江湖，光芒萬丈，普照天地。寫愛情，哀艷纏綿——喜、怒、哀、樂，令人迴腸百轉。

現已出版，敬希愛好武俠小說者，先睹爲快！

文天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敬啓

十七

只見梅素若不羞不惱，若未聞他之所言，頓了良久，方始淡淡地道：

「你剛才在莊外曾說，本座是你朋友，難道你不再與九陰教爲敵了？」

華雲龍忖道：原來她剛才隱身一旁。沉吟片刻，正色道：

「在下有幾句不中聽的話，不知梅姑娘可否……」

小玫侍立於梅素若身後，忽然道：

「既然不中聽，不必說了，免得我家姑娘生氣。」

梅素若美眸迴瞪她一眼，又面對華雲龍道：

「你說，本座聽著。」

華雲龍淡淡一笑，道：

「九陰教如能改邪歸正……」

梅素若不待他說完，冷笑一聲，道：

「本教那裡邪了？何需改正？這且不說，依你之言，整個武林，分明由你們華家獨霸。」

華雲龍劍眉一蹙，道：

「梅姑娘此話怎講？」

梅素若冷笑道：

「俠義道由你們華家爲尊，改邪歸正，難道還有什麼更好的解釋？」

華雲龍做聲一笑，道：

「姑娘此言差矣，俠義道的人，以義相交，誰也不在誰的上面，何來稱尊之說？況家父亦無爭霸江湖之心。」

梅素若道：

「那好極了，本教就改邪歸正，俠義道由本教爲首如何？」

她改稱尊爲「爲首」，華雲龍倒也不能否認，微微一笑，肅容道：

「如果梅姑娘眞能爲蒼生造福，則依梅姑娘所言，亦無不可。」

梅素若冷笑道：

「你說的好不輕鬆，難道你能代表令尊及整個俠義道麼？」

華雲龍淡然一笑，道：

「梅姑娘，我華煬雖是華家子弟，論武功，論名望，不值一道，論人品，更是輕佻儇薄，大爲尊長詬病。」

梅素若冷哼一聲。華雲龍置之罔聞，道：

「可是自信此言，不但家父必然同意，以爲我這不肖之子，第一次說對了兩句話，就是其他尊長，也必認可。」梅素若玉面一片譏哂之色，道：

「你憑什麼如此認定？」

華雲龍淡然道：

「人心公則一，私則萬殊，在下就憑這一點而已。」

他雖淡淡說來，那浩然之氣，却沛然不可禦。

梅素若好似挨了一棒，冷艷的面上，一片茫然。要知她受養於邪教中，那九陰教主縱是愛她，所諄諄訓示的，無非陰謀詭計，至如誠以待人，在九陰教看來，那根本是狗屁不通，自尋死路的話，那裡會教她，只是先天良知，終不可掩，致令她芳心雜念紛然，一時竟失了主張。

只覺得華雲龍雖有輕佻之態，而光明宏偉的胸襟，依然不損，邪不勝正，她雖爲一教之主，自愧弗如之心，油然興起，却爲了她那孤傲性情，隨又芳心暗惱，心道：

「姓華的又有什麼了不起？」

定了定神，道：

「此事口說無憑，不談也罷。」

華雲龍暗自皺眉道：「看來這丫頭耳濡目染，執迷已深，再難回頭了。」想到終究要與如此絕代紅顏，兵戎相見，這可是彌足遺憾的事，不禁深深一嘆。

梅素若見狀道：

「你長吁短嘆，可是怕了？」

華雲龍朗然一笑，道：

「華家子弟，還不知畏懼是何物？」

頓了一頓，懇然道：

「不管梅姑娘如何？但如今在此廳中，不知可否暫捐前嫌，飲酒清談？」

梅素若聞言之後，默然半晌，突然將面前銀杯，朝華雲龍遙遙一擧，輕呷一口，重又放下。

華雲龍忖道：她口雖不言，這是應允之意了。也急忙擧杯一禮，却一口飲盡。

梅素若道：

「小娟，替華公子添酒。」

小娟應了一聲，執壺爲他斟滿，趁機低低在他耳畔笑道：「上次你想喝一杯白水都不成，這一次可高興了吧？不但美酒佳餚，姑娘還親自陪你。」

她語聲雖低，梅素若功力高强，如何瞞得，玉面一沉，道：

「沒規矩，想挨打麼？」

小娟香舌一吐，連忙住口，華雲龍笑道：

「令婢聰慧可人，這樣子一無隔閡，有同家人，最好不過。」

梅素若忽然冷聲道：

「你此言可是眞心話？」

華雲龍暗道：

「難道這一句話，又惹起她怒火了？」笑容不改，道：

「焉能有假。」

梅素若凝目望去，見他面上款然一片，且逞迫切之色，心中暗暗嘆道：我既承師恩衣缽，此生是無法與華家化敵爲友了，唉！我……也罷！心念一決，忽然燦然一笑，道：

「既然你這般說，則這些丫頭們放肆起來，可別怪我沒管教好。」

她不自稱「本座」，顯然是撇開了九陰教主身份，僅以自身與華雲龍相交，這一點，華雲龍倒是明白。

只是他又沉醉於梅素若巧笑之下，除了呆目注視，再也不知其他。

但覺得梅素若平日冷若冰霜，這一笑，直如冰山凍解，大地回春，百花怒放，朝霞耀彩，艷麗不可逼視，與方才那種飄忽的冷笑，那自是不可同日而語了。

梅素若本就明艷絕世，除了蔡薇薇外，天下再無一堪與相較之女，尤其她素日冷峻，像這種巧笑倩盼的情形，更是絕無僅有，難怪華雲龍要目不轉睛，生怕失去了這一番福了，連本擬送入口中的杯酒，也忘了飲下。

梅素若紋風不動，任他注視，道：

「假如我現在向你出手，只怕你死了還做糊塗鬼。」

華雲龍擧杯一飲而盡，笑道：

「妳可知道，我平日以爲死當如何，才切合我華煬的性情？」他也將姑娘，在下之稱省了。

梅素若黛眉一蹙，道：

「好好的何必談起這喪氣事來了？」

華雲龍心道：「妳日前還想取我之命，現在却作此言，眞是不可思議。」微笑不語。

梅素若見他待答，想了一想，道：

「你們男子漢，大丈夫，講究的是壯烈犧牲，馬革裹屍還，想必是你所望的了？」

華雲龍莞爾一笑，道：

「不是，馬革裹屍，壯則壯矣，仍不切合我。」

梅素若笑道：

「那是壽終正寢，死於床上？」

華雲龍搖頭道：

「這又太平淡了。」

梅素若嗔道：

「這也不是，那也不是，我懶得猜了。」

華雲龍朗然一笑，其實梅素若已知他是說死在她手中的死法，是他最願意的。

他們這時言笑宴宴，由廳外看來，廳中一男一女，把盞勸酒，男的貌賽潘安，俊美無儔，女的容逾西子，嬌媚俏麗，分明一對情侶，那似生死仇敵了。

梅素若的三名婢女，更是心中糊塗，暗道：

「姑娘平日對人，都是冷冰冰的，這華雲龍究竟是敵是友，姑娘爲什麼對他如此好？是了，看來準是最好的朋友。」

面對佳人，口飲醇酒，華雲龍早已醺醺欲醉，突然，他想起蔡薇薇，忖道：薇妹不知躲在那裡，見此情形，她會不會不悅？

不覺向廳外望去，但見夜幕早已悄然下降，廳外昏黑一片，廳中却宮燈輝煌，流蘇映彩，假如蔡薇薇就在外面，很容易見到廳中情形。

梅素若見他忽然停杯四望，也自按杯，道：

「你有什麼急事，這般慌慌張張的？」

華雲龍隨口道：

「有一位長輩約我亥時相見，地點就在金陵，時間尚早，還是飲酒吧！」

梅素若哦了一聲，也不追問，道：

「聽說令堂當年有武林第一美人之稱——」

她意猶未盡地停口，華雲龍一怔望去，却見她似是極少飲酒，開席迄今，也不過喝了兩三杯，雖功力深厚，却也蓮臉生暈，倍添艷色，華雲龍暗暗想道：

「而今這般融洽，片刻後又需翻臉動手，唉！這未免……」

心頭一煩，仰面盡杯，小娟連忙替他注滿了酒，他拋去思慮又道：

「家母嘗言，女子重在德行，至於容貌，乃其餘事，不足斤斤計較。」

梅素若莞爾一笑，道：

「令堂當年至情至性的事蹟，我是敬慕已久。」

其實，白氏夫人而今雖溫良有加，當年未遇華天虹前，乖張狠辣，戀上華天虹後，始行改去，此事華雲龍不太清楚，梅素若却是明白，只是此時此境，她當然不會對華雲龍之言，加以批駁。

頓了一頓，又道：

「你身畔那位蔡家妹妹，德行自是勝我百倍，論容貌，也是勝我多多。」

小蘋因方才小玫小娟都曾開口，也不甘寂寞，道：

「姑娘是天下第一美人，那家丫頭，敢與姑娘比？」

華雲龍見梅素若玉面一沉，似將喝斥，他對這幾名靈慧小婢，也異常喜愛，忙道：

「妳不是會說像家人般相處，則她們所說，我不見怪，也就是了。」

梅素若面容一霽，道：

「唉！我自幼孤僻，並無朋友，稍可相語的，只有這幾個丫頭，以致養成她們沒規矩的樣子，你可別見笑才好。」

她此刻眞的將華雲龍視做知心之友，否則以她孤傲性情，如何肯說這等話。

華雲龍心忖：她以眞心待我，我却猶留三分，豈不可愧，想要勸慰兩句，梅素若又搶先道：

「你也不必勸，你所勸的，我未必能採納，也未必喜歡。」

悠然一嘆，玉容大有淒然之色。

華雲龍知道相勸無益，心念一轉，執杯笑道：

「空谷幽蘭，獨吐芬芳，本即不見賞於世人。」

他這幾句話深得梅素若之心，梅素若芳心甚悅，微微一笑，道：

「你很會說話。」

華雲龍笑道：

「妳不罵我討好賣乖，偎薄可惡了？」

談笑中，不覺戌時已過四刻。華雲龍念起元清大師之約，不覺望了望廳外天色，要告辭，却覺得盛會難再，竟略一疑遲。

梅素若見狀花容一黯，道：

「唉！你要走了，此後相見，就要以死相拼了。」

華雲龍本即多情種子，聞言黯然，口齒啟動，却是說不出話來。

梅素若又道：

「你不必對我手下留情，我也決不會放過半分殺你之機，到那時候，你不要怨我無情。」

小蘋插言道：

「姑娘，說得好好的，怎麼又殺呀拼呀的起來了？」華雲龍心道：「要我手下絕情，這可是萬分難辦的事。」站起身來，拱了拱手，道：

「我……」但覺無話可說，語音一頓，道：

「希望下次相遇，仍如今夜……」

梅素若忽然變色，截口說：

「你別作夢！」

羅袖一拂，立起嬌軀，竟不再說半句，已執著鬼頭杖，轉身向廳後行去。

就在這瞬間，華雲龍已見到她美眸之中，淚光浮動，知她是爲了個性高傲，不欲讓自己見到她傷心之態，故拂袖而去。

其實他雖自深諳少女之心，可是少女心，海底針，他終未能把握住梅素若瞬息萬變的少女之心，扭轉乾坤，化敵爲友，致令她變色而去。

忽聽小玫叫道：「姑娘。」追了過去。

小蘋却憤憤將酒壺向桌上重重一放，道：

「哼！白侍候你半天，却將我們姑娘氣成這樣。」

也跑向廳後。華雲龍方自苦笑，只聽小娟在背後道：

「華公子，您留在廳中，與我家姑娘再見，就不算下次，豈不即可不必爲敵了？」

華雲龍心忖：這丫頭言雖天眞，倒是一片好心。轉過身子，道：

「我還有事要辦，不能一輩子呆在這裡啊！」

小娟抿一抿嘴，道：

「您不會辦完事回來麼？」

華雲龍啞然失笑，伸手摸摸她秀髮，大踏步走出敞廳。小娟怔了一怔，想追下去，倏又止步，改奔廳後屏門。

且說華雲龍走出敞廳，一路上雖見九陰教徒，却未攔阻，他心中暗詫，難道今夜就讓他安安穩穩出莊。

他心中警惕，却取出摺扇，大搖大擺地走，倒似在家中一般，好不瀟灑自在。

將至莊門，却見那身形瘦長的樊彤與頂門微禿的厲九疑，率了十來名九陰教徒，守在門旁，不由暗哼一聲，道：今晚看來非經一場激戰，怕不能走了。

但覺這一戰已雖不懼，却也可慮，尤其蔡薇薇迄未傳音通知，與約定不符，未免令他詫異。

轉念間，距厲九疑等已不足三丈，只聽厲九疑道：

「華煬，若非本教主傳令，放你一馬，免得人言本教家中欺人，嘿嘿！本殿主定讓你今夜來

得去不得。」

華雲龍暗道：「她言雖如此，明是暗存呵護之意，九陰教的人個個心機深沉，理當皆知，不知有何感想？我雖不必要她如此，其情却是可感。」也不知是驚是喜，一時不由楞住。

只聽樊彤嘿嘿兩聲，道：

「小子，今晚便宜你了，還不快滾。」

華雲龍明知他們心懷不念，格於梅素若之令，故欲激他先行出手，推卸責任，無奈本已心煩，竟怒火上升，冷然一哂，道：

「要打就打，嚕囌什麼？」摺扇入懷，龍行虎步，欺身上前。

厲九疑見他目中無人之態，怒哼一聲，右掌掄起，就待劈出，忽又忍住，道：

「華家小子，動手之責，可由你負。」

華雲龍喝道：

「嚕囌」！欻然一掌，已拍向樊彤胸前。

原來他機智絕倫，見樊彤目光一轉，猜他欲出手偷襲，故先下手爲强。

樊彤驚怒交迸，獰聲道：

「好小子。」一式「推山塡海」，硬接上去。

顯然，他是想仗著近一甲子的功力，華雲龍必是不敵，故硬接硬架。

却見華雲龍不避不閃，迎了上來，心中方喜得計，豈料兩掌一接，但覺對方掌力一吞一吐，掌勢一滑，幾乎帶動身子，總算他功力深厚，眞氣一沉，已然穩住，不禁脫口道：

「小子邪門。」

華雲龍冷然道：

「少見多怪。」

口中說著，手下却趁勢連出「困獸之鬥」，掌掌如巨斧開山，迫得樊彤連連倒退，除了見招拆招，見式破式，再難攻出一招。

厲九疑一旁暗道：這小子看來不過十七八歲，就有這等功力，更難得機警已極，不趁今夜收拾下來，日後又是一大禍胎。

再想起梅素若對華雲龍之景，他殺機更熾，覺得不斃了華雲龍，絕了梅素若念頭，只怕九陰教就要生生斷送了，正欲出手，忽聽華雲龍激鬥中道：

「厲殿主如有興趣，不妨也上來玩玩。」

兩人對搏，勁風激盪，逼得四周九陰教徒紛紛散開，樊彤連退八九步，已出莊門。

高手相戰，何能分心，華雲龍一開口，立於樊彤可乘之機，他「亂五行迷踪遁法」神妙無方，連踏三步，已脫華雲龍掌力範圍，冷冷一哼，反撲過去，連揮八掌。

華雲龍凝立如山，左封右架，未退半步，驀地一招「變動不居」，擊了過去。

這一招玄奧威盛，銳不可當，樊彤心驚之下，迅展「亂五行迷踪遁法」，險險閃開。

但見華雲龍並未追擊，哈哈一笑，道：

「九陰教傳道堂主，不過爾爾，華老二失陪了。」

身形一掠，倏忽之間，已在十丈之外。

他們這一場對搏，早已出莊，誰也料不到他方佔上風，却暴然退走，連厲九疑都不及攔阻，遑論其他。

樊彤怒發如狂，追上前去，厲吼道：

「華家小子，有種的別走。」

忽聽一個銀鈴似的聲音冷然道：

「樊堂主！」

樊彤心頭一震，駐足回身，却見梅素若玉面充滿怒色，手拄鋼杖，站在莊院門口，厲九疑却滿臉惶然，侍立身後，暗道不妙，忙躬身道：

「屬下在。」

梅素若美艷如仙的面龐上，突然蓋上了一層萬載玄冰，道：

「樊堂主，家師雖傳位與我，本座却自知年輕識淺，功力薄弱，比不上諸位——」倏然頓住，目挾霜刀，森然盯住樊彤。

樊彤冷汗一暴，躬身道：

「屬下知罪，請教主降罰。」

厲九疑心中暗暗忖道：「我若正言相勸，她怒火正熾，必同火上添油，不如這般。」眼珠一轉，計上心來，朝梅素若躬身道：

「教主初登大位，而屬下與樊堂主即敢陽奉陰違，不嚴加懲處，何能以戒來玆？」

此語一出，梅素若反而面容稍霽，道：

「本座亦知厲殿主與樊堂主均是爲本教著想。」一言至此，星眸一掃二人，見他兩人皆是惶然低首，略一吟哦，又道：

「不過本座並非忘恩負義之輩，你們大可放心。」

厲九疑與樊彤齊惶然道：「教主言重了。」

梅素若道：

「這番違命之罪，暫且寄下，你們戴罪立功，勉力爲是。」語罷素袖一拂，逕入莊中。

厲九疑與樊彤，相視苦笑，也隨後入莊。

再說華雲龍疾馳向南，忽聽蔡薇薇的聲音道：

「二哥。」

華雲龍方一停步，香風吹來，蔡薇薇已飄落身畔，道：「時已不早，與尊長相會，豈可晚至？我們邊走邊談吧！」

華雲龍道：「薇妹說得是。」又舉步若飛，馳向南方。他雖至金陵不久，也知雨花台在府南聚寶門外。

蔡薇薇不疾不徐，與他並肩而奔，道：

「二哥，我見你與梅素若談得高興，所以沒有按照約定，以練氣成絲，傳音入密，告訴你我存身之處。」

華雲龍聽她純眞一片，毫無不悅嫉妒，心中暗感道：薇妹如此善良，我寧可死上千遍，也不能傷了她的心。心中想著，口中却道：

「你藏在那裡？」

蔡薇薇道：「就在廳外五丈遠的花叢中啊！」嫣然一笑，又道：

「梅素若口中雖說容貌不如我，哼！其實她心中一定自命天下第一美人。」

華雲龍聽她語氣中也有較量之意，莞爾一笑，道：

「理她則甚？」

蔡薇薇默了一默，道：

「二哥，你下次與她相見，眞要爲生死大敵麼？」

華雲龍正爲此事煩心，聞言佯笑一聲，道：

「我也不知道如何是好。」

蔡薇薇道：

「這件事應該及早拿定主意。」

華雲龍不欲多談此事，撇開道：

「我自有道理，妳大可寬心。前面就是聚寶山，我們快上。」

兩人何等輕功，雖未盡展，已快逾追風。循著城牆跑，時在夜深城閉，除了秦淮花舫，笙歌猶傳外，未見行人。

今夜月色甚佳，上了雨花台，已見元清大師灰衣布衲飄飄，盤膝坐在峯頂。華雲龍見他寶相莊嚴之態，不禁下拜道：

「晚輩遲至，公公恕罪。」

蔡薇薇却奔上，喊道：「公公。」撲入他懷中。

元清大師修爲已入神化，豈不知兩人已至，但直至此刻，始慈目緩睜，道：

「龍兒不必多禮。」忽然一怔，沉聲道：

「龍兒，你吃了什麼？因何印堂神色，大異晨時。」

華雲龍暗讚他神目如電，起身將情形說了，元清大師又按脈細查，便閉目不語。

蔡薇薇候了片刻，見元清大師仍一語不發，推了他肩膀一下，嬌聲問道：

「公公，怎麼了？」

元清大師睜開雙目，微微一嘆，道：

「你這情形，倒有幾分像『无極定衡心法』最高之境，正逆合運，生生不息——」

蔡薇薇歡聲道：

「那好極啦！」

元清大師搖一搖頭，道：

「不過老衲却可斷言非是『无極定衡心法』最高之境，唉！是禍是福，連老衲也難斷定，看來再與令尊見上一面，詳爲研究不可。」

蔡薇薇大感失望，華雲龍愕然道：

「公公見過我爹了？」

元清大師點一點頭，沉吟有頃，忽對蔡薇薇道：

「薇兒守護一旁，待我再查一遍。」

蔡薇薇知元清大師想用眞氣搜脈，這可是異常危險的事，一個不巧，兩人俱有走火入魔的厄運，忙應了一聲，走出二丈，運功戒備。

元清大師面龐向華雲龍，道：

「龍兒，你背我盤坐，自行運功。」

華雲龍應了一聲，依囑盤膝坐下。

蔡薇薇雖四外嚴戒，却是不時望向他們，見元清大師一掌按上華雲龍「百會穴」，一掌按上「命門穴」，兩人俱是垂簾塞兌。

半晌，華雲龍忽面呈痛苦之色，汗下如雨，蔡薇薇一顆心幾乎跳出口腔，運功之時，理當面呈安詳，如此情形，除非是走火入魔或散功之前，始會呈露。

忽聽元清大師道：

「龍兒，不要運功抗拒。」

又過片刻，元清大師忽然收掌，華雲龍也收汗斂容，隔了頓飯工夫，始一吐氣，張開雙目。

只聽元清大師沉聲道：

「龍兒，你感覺如何？」

華雲龍本欲起身，聞言仍然盤坐，靜靜的道：

「龍兒無法自主。」

蔡薇薇不禁脫口道：

「你別嚇人好不好？又沒有走火入魔。」

華雲龍望她聳一聳肩，苦笑不語。

元清大師沉吟一瞬，忽然由懷中掏出一只玉瓶，隨手一拋，緩緩遞向華雲龍面前，華雲龍伸手接住，只聽元清大師道：

「服下一粒，運功調息。」

華雲龍一瞥之下，已見瓶高四寸，鐫有「小瑤池」三字，他知必是「瑤池丹」，道：

「公公，此丹可解虺毒？」

元清大師道：

「此丹中含有異種『金蠶龍膽草』，正是百蟲尅星，諒那虺毒必可解得。」

華雲龍忖道：「金陵世家的至寶，昌義兄未服，我服了未免不是道理，況其他中虺毒的甚多。」

念頭一轉，道：

「龍兒中虺毒的時候，曾言要自己煉化，如此不是仗藥物之力了？而且魔教以『神虺噬心』控制了一批高手，亟待援救。」

蔡薇薇急道：

「二哥，你何以一愚及此？放著眼前靈藥不吃，況中虺毒的人理當甚多，也不夠啊！」

華雲龍道：

「用水化開，雖效力稍減，想來仍可解去虺毒。」

蔡薇薇道：

「那留一顆也可以了。」

華雲龍搖頭道：

「我怕一顆藥力不夠。」

蔡薇薇焦灼地道：

「你也中了虺毒，那些人如有一分良心，也不好意思服用，如恬然服用，可見毫無良心，哼！死了也罷。」

她一急之下，語無倫次。

忽聽元清大師沉聲道：

「薇兒不必多說。」

他語音一頓，仰面凝思半晌，道：

「此丹之所以命名『瑤池』，倒非自以爲仙品，而是祖師於一處名爲小瑤池山谷古洞煉就，丹成因以爲名，啟爐之日，曾說過一句話……」

他一口氣說到這裡，目光一掃兩人，兩人雖因他忽然扯上不相干的事，暗感奇怪，却知必有道理，靜待他繼續說下去。元清大師微微一嘆，接道：

「他老人家說，靈丹是用以濟世，希望這『瑤池丹』有朝一日，救上千百人性命，慚愧的是，三百年來，所用八顆，五顆是金陵世家用去，其他三顆，所施惠者，也是多少與金陵世家有關的人。」

他言語至此，兩人均知其意了，分明是同意華雲龍所言。蔡薇薇一心只在華雲龍身上，大不

以爲然，只是元清大師陳義正大，却也不敢爭論。

華雲龍站起身子，將玉瓶遞回元清大師，元清大師搖一搖頭，道：

「你收著，留著救人，老衲疏懶成性，不欲再動。」

華雲龍也不多說，納入懷中，忽觸那根碧玉書籤，心頭一動，取出奉上，道：

「這根書籤上有些掌式武功，可否請老公公鑒定？」

蔡薇薇也「啊！」了一聲，取出那由陳明達身上搜出的玉瓶，送了過去，道：

「這件東西也請公公看看。」

元清大師一併接過，先對那根上雕「九曲宮藏經齋」的書籤，執於面前，那籤上字，縱小逾蠅頭，憑他功力，無殊磐石，略一瀏覽，聳然動容，道：

「九曲神君，不愧天縱之才，也唯有他那詭異性情，創得出這等詭譎武功。」

將碧玉書籤遞還華雲龍，道：

「上面武功，雖漫無體系，憑你聰明，不難理出頭緒，這套武功雖與你家武功路子大異，可是海納百川，有容乃大，不妨採擷精華，融會貫通。」

華雲龍諾諾連聲，收回懷中，却見元清大師又拔開瓶塞，將瓶口湊近鼻端，驀地面色一變，蓋起瓶塞，連道：

「好厲害，好厲害！」

蔡薇薇急聲道：

「公公，有大碍麼？」

元清大師長長吸了一口長氣，面色回轉，將頭一搖，道：

「還好，不知瓶中乳汁究是何物，一嗅之下，連老衲也略感昏眩。你們由何得來？」

蔡薇薇駭然道：

「連公公也覺不適，幸而得手之時，未曾開啟，否則怕不暈倒當場。」

華雲龍道：

「此物本屬余伯父的。」

元清大師訝然道：

「余尚德這孩子因何存此惡物？你仔細說來。」

蔡薇薇搶著道：

「我來說。」急急將獲得經過說出，順便連荒谷夜戰，也細細敍述，敍完又道：

「薇兒猜這瓶中之物，必是與『四目天蜈』，『三足碧蜍』合藥用的。」

元清大師靜靜聽她說完，將玉瓶遞與華雲龍，道：

「老衲於藥物一道，並未深究，令堂身爲九毒仙姬衣缽傳人，還是由你轉交令堂，加以鑒定。」他所說令堂，是指華雲龍的大娘秦氏夫人，非生身之母白氏。

華雲龍暗道：

「我不知幾時方能回家，這……」

心念電轉，仍是接過收起，道：

「晚輩不去茅山潛心練功了。」

元清大師微微一嘆，道：

「老衲本以爲藉著虺毒，遲則五年，短則三載，必可讓你煉至最高之境……」

華雲龍心中暗暗忖道：我本以爲這位前輩所謂短時間，僅是三月五月，想不到偌久，豈不緩不濟急？但旋想起練武的花上一甲子歲月，也未必能臻此境，則三五載實是極爲短暫。

忽覺元清大師倏然住口，凝目望去，見他眉頭一蹙，竟苦苦思索起來。

只聽蔡薇薇訝然道：

「公公——」他連忙一拉蔡薇薇，低聲道：

「別吵，公公一定想起什麼要事，需要即刻解決。」

蔡薇薇抿一抿嘴，不再說話。

寂然片刻，元清大師突然雙目一張，神光斗射，那光芒連天上星月，也似驀然一黯，功力之高，已臻不可思議，兩人也不由一驚，却聽元清大師肅然道：

「龍兒，老衲籌得一計，或許對你煉化虺毒，有所補益，且可增益功力，只是此法甚險，略有差錯，必致身死，你意下如何？」

華雲龍見元清大師面容肅穆，隱有沉重之色，知道此事非同小可，即元清大師，亦無十分把握，他穩健秉自天生，貌雖輕佻，豈是貪小失大之徒，便欲開口辭謝。

忽然，心頭一動，暗道：

「不對啊！這位前輩何等人物，縱然亟思造就後輩，也斷然不至出此下策，此中必有講究，恐怕因說出，徒擾人心，故不宣之於口。」

就這一忽，他已轉了百十個念頭，目光一抬，肅然道：

「晚輩已然決定……」

元清大師截口道：

「欲速則不達，見小則忘大，你多想想。」

蔡薇薇嬌軀忽然偎入華雲龍懷中，道：

「二哥，公公既說此言，你就不必冒此大險了。」

華雲龍伸手一摸她如雲秀髮，道：

「薇妹，我的決定，妳信任與否？」

蔡薇薇螓首一點，華雲龍微微一笑，道：

「那就好。」轉面朝向元清大師，道：

「龍兒有勞公公了。」

元清大師暗暗嘆道：這孩子果然敏慧，竟讓他猜出幾分。點一點頭，藹然道：

「此舉雖有凶險，老衲却有八分把握，你不必掛懷，淡然處之，那是最好。」

華雲龍笑道：

「公公寬心，龍兒自信這等胸襟還有。」

元清大師四方一掃，道：

「此地一無遮蔽，不宜施術，最好尋一深洞。」

蔡薇薇本待勸阻，旋又想道：反正他有不幸，我也陪他，勸既不能，不如緘默，一念及此，

芳心竟是大感爽然，不覺之中，情根已深種如斯，見狀道：

「薇兒以前常來此地撿彩石，熟的很，這附近有個五六丈深石洞，乾燥潔淨，可以麼？」

元清大師點頭道：

「雖小了些，也將就用了。」話聲中，立起身子。

蔡薇薇道：

「薇兒帶路。」搶先走下峯頂。

那山洞位於山腰，上垂峭壁，籐蘿深覆，洞前有若平台，十餘丈，却是一片疏落竹林，洞雖不深，却也寬敞平坦。

這等距離，在三人說來，眞是舉足卽至。

入洞之後，元清大師卽令蔡薇薇守在洞口，再命華雲龍盤膝坐下，他自己却立於華雲龍身後。

蔡薇薇朝洞外站立，螓首一轉，却將一雙清澈有若秋水的目光，緊緊盯著兩人。

洞中雖暗，如何難得倒她。

但見元清大師立身運功，半晌，忽出指連點華雲龍「膈俞」「肝俞」，「脾俞」諸穴，然後掌心按住華雲龍「天柱穴」。

這幾處穴道，都屬於「足太陽膀胱經」，蔡薇薇雖知元清大師在幫華雲龍煉化虺毒，但見華雲龍剛才雨花台上，面呈痛苦，身子略有顫斗，仍是心懸不已。

她芳心暗暗道：

「該死的呼延恭，本姑娘總有一天，也要你呼天搶地嚐嚐生死兩難的苦頭。」

轉念間，只見元清大師忽然收手，後退半步，知道又將施展下一步手法，正欲看下去，突聞洞外傳來衣袂飄風之聲，聽聲音，分明是一流高手施展輕功奔馳，且來勢竟向此洞而來。

她急急轉面望去，却見月光下，一道人影，若風馳電掣，由樹梢奔來，距此不足五丈，不禁脫口喝道：

「站住！」

喝聲出口，追悔不迭，原來她在倉卒之下，竟未瞧出那灰影之勢，分明僅是路過，自己這一喝，豈不自露位置，又結怨家？

只見那灰影聞聲之後，略爲一頓，身形一閃，已縱落洞前丈餘，兩道冷電般目光，似欲透過覆洞藤蘿。

灰影身形一頓之際，蔡薇薇已見是一位挽道髻，手執拂塵，身穿灰布道袍，容貌清麗的中年道姑。她知這小洞決瞞不過這等高手，況又已出聲。

倉猝中，星目一瞥華雲龍，却見元清大師已然盤坐地上，右掌壓在他背心「靈台穴」上。

她不假思索，碧蘿拂處，穿身而出。

灰袍道姑先頭聞嬌喝之聲，脆若銀鈴，已知是位姑娘，却不料艷麗如此，月光下，蔡薇薇羅袂飄飄，美若嫦娥謫凡，不禁微「噫！」一聲，心念一轉，暗道：難道是她？手中拂塵一指，道：

「妳姓蔡？」

蔡薇薇本欲出面道歉，打發對方走路，朱唇方啟，却聽灰袍道姑已喊出自己姓來，也「噫！」了一聲，奇道：

「這位仙姑，妳怎麼知道的？」

灰袍道姑所測不錯，心中忖道：這丫頭果然明媚絕世，玉兒失身，本已無望，再有她梗於中間，更是談也別談。漠然一笑，道：

「華煬那小子，爲何不出來？」

蔡薇薇聽她語氣不善，戒心大起，道：

「他不在此。」

她平生從未撒過一次謊，話一出口，白玉般的面上，早是羞紅一片。

灰袍道姑何許人也，一眼之下，已自瞭然，冷聲道：

「華雲龍在煉功麼？」

蔡薇薇芳心一震，暗道：好厲害！楞了一楞，道：

「妳是誰？」

灰袍道姑仰天厲笑一聲，並不答話，拂塵一揮，籠天蓋地，當頭罩下，那拂塵上的數百根馬尾散開來，根根襲向蔡薇薇要穴。

十八

原來灰袍道姑愈看愈覺蔡薇薇嬌艷，那殺機竟也掩抑不住，愈來愈熾，故遽爾出手。

蔡薇薇冷不妨她驟然出手，驚怒交迸，怒聲道：

「妳是什麼意思？」

蓮步倒踩，嬌軀如行雲流水，一退倏進，一掌反擊回去，竟未防灰袍道姑乘機衝入洞中。

灰袍道姑心中雖驚，冷然一哂，拂塵倏轉，刷的一聲，捲向敵人手腕，左袖一拂，暗勁陡湧，襲向蔡薇薇胸口。

蔡薇薇暗道：這道姑出招換式，無不見迅速神奧，自是當世第一流身手，是玄冥教的人麼？心中想著，左掌斜揮，已破去來勁，右手駢指如戟，欺身向前，戳向灰袍道姑的將台穴。

灰袍道姑見她毫不退讓，處處搶攻，心中暗罵：小丫頭，好潑辣！

却也想到華雲龍必是煉功正緊，故而如此，倒也怕驚擾了他，轉念下，身形飄退二丈。

蔡薇薇見她退却，暗暗鬆了一口氣，躡跡而上，連出七掌。

灰袍道姑勃然大怒，冷聲道：

「丫頭敢爾。」

身形一閃，避開銳鋒，右手拂塵一張，逕襲敵面，拂塵玉柄，倒戳蔡薇薇「章門穴」。

兩人出手均疾若閃電，剎那間，二十餘招已過。

那灰袍道姑招式奇詭，專走偏鋒，決不與敵硬拼，只是招招均襲向敵人重穴，挨上一記，不死也得重傷。

兩人均懼干擾了華雲龍，故悶聲相搏，一時除了勁風獵獵，帶動枝葉沙沙，無他聲且愈鬥離洞口愈遠，此際，已離開十丈之遠。

蔡薇薇漸感不耐，想道：

「這道姑功力高強，如此要纏戰幾時，離洞過遠，也非所宜。」

思忖及此，雙掌一左一右，施出「日月相推」，瞬轉「橐籥虛屈」。

灰袍道姑心頭暗駭道：武林中何來如此掌法？

但見她這兩招，外觀平淡，其實一旋一按，圓通渾粹，蘊八卦太極之勢，藏天地運行之機。不敢硬接，身形一飄，轉至蔡薇薇側方丈餘。

蔡薇薇大感意外，忖道：她這身法飄逸迅速，比之「移形換位」，似猶勝二分，不在九陰教「亂五行迷仙遁法」之下。

只聽灰袍道姑冷冷說道：

「好掌法！好功力！只是貧道還想領教。」

語聲中，拂交左手，碧光一閃，右手已握住一柄碧綠晶瑩的玉鈎。

她縱橫天下，還沒被人連番逼退過，心中早是殺機大盛，欲待一拼。

蔡薇薇並未見過阮紅玉的玉鈎，却知阮紅玉號稱「玉鈎娘子」，不由暗道：

「江湖中用玉鈎的極爲罕見，不知她與阮姊姊有何關係？」

心念轉動，嬌聲問道：

「阮紅玉姊姊與前輩……」

灰袍道姑截口道：

「少廢話！」

一式「天光雲影」，碧霞漫天，玉鈎挾著嘯嘯風聲，羅網一般罩了下去。左手拂塵一揮，轉襲敵腰。

她一鈎一拂，兩面夾攻，剛柔互濟，勢若雷霆，威力大增。

蔡薇薇怒氣一湧，芳心暗道：她置若罔聞，顯是與阮姊姊無關了。

忽然，灰袍道姑收招後退，漫天碧霞，消散無踪。

蔡薇薇方自一怔，又見碧光一閃，那灰袍道姑玉鈎脫手，勢若驚雷，擲向洞口，冷然喝道：

「端木世良，站住！」

蔡薇薇不顧大敵在前，回頭望去，却見一個紅臉白髯的老者，正悄然欺向洞口。

玉鈎電掣，閃擊那老者背心，紅臉老者萬般無奈斜身一閃，躲將開來，玉鈎却「嗆！」地擊中洞口旁石牆，冒出一串火花，嗆啷落地。

蔡薇薇又驚又怒，她功力雖高，一來經驗太少，未料有人偷襲，二來背對洞口，那老者功力甚高，竟瞞住她耳目，倉猝之中，不暇思索灰袍道姑因何突然助己，閃電般撲上前去，素手一揚，已用上十二成功力。

紅臉老者猶欲加速入洞，倏感一股重愈山嶽的無形勁氣撞來，暗暗驚道，小丫頭眞有此功力

？

身形暴閃，掠出八尺。

他年老成精，掠出之際烏光打閃，已撤出一對細若竹筷，長達二尺的點穴筆，轉身護住門戶。

但他這份心是白擔了，倩影一閃，蔡薇薇縱落洞口。

只聽灰袍道姑冷聲嗤道：

「端木世良，你半生英名，是如此得來的？」

端木世良老奸巨滑，也不由老臉一熱，本已紅臉，倒瞧不出來，微微一笑，道：

「老夫本無英名，何來得失？」

頓了一頓，沉聲道：

「妳是想與本教爲敵？」

灰袍道姑拂塵一擺，姍姍走來，漠然道：

「你不要拿玄冥教嚇人，就算惹上你這位總壇壇主，你待怎地？」

端木世良嘿嘿乾笑兩聲，道：

「也罷，想來妳是自恃功力。」

忽聽蔡薇薇喊道：

「前輩，妳的玉鈎。」皓腕一抬，玉鈎已飛向灰袍道姑。

蔡薇薇冰雪聰明，已猜出灰袍道姑，十之八九，即阮紅玉之師，雖不明她猛下辣手之故，却

已視之若友，故拾鈎拋還。

她匆匆一瞥黑漆一團的洞中，已見華雲龍與元清大師，俱安詳一片，靜坐運功，未被干擾，芳心一寬，纖指一指端木世良，嬌叱道：

「你這老傢伙，鬼鬼祟祟，想幹什麼？講！」

端木世良闖蕩江湖數十年，還未被人如此喝叱，怒湧如山，暗罵：臭丫頭！却是進既不可，退又難堪。

忽聽穿枝拂草之聲傳來，兩名紫衣大漢走出竹林，奔向端木世良。

端木世良心頭一動，頓時得計，朝那兩名紫衣大漢一比手勢。

那兩名紫衣大漢本因端木世良意欲偷襲，怕他們露出聲息，故奉令藏於竹林，眼下見端木世良已發覺，自是立刻奔出。

端木世良手勢打出，其中一個紫衣大漢立由囊中取出一枚特製信砲，抖手朝一塊石頭擲去。

灰袍道姑接鈎在手，見狀罵道：

「端木老兒，打不過人家，討救兵麼？」

不及攔阻。「嗤——」的一聲，一溜紅光直衝霄漢，隨即「啪！」的一響，天空爆出一大片燦爛金星，排成「玄冥」二字，緩緩飄墮，良久始滅。

霎時，遠處天空紛紛爆起金星，竟有六七處左右。

灰袍道姑懼然一驚，暗道：玄冥教群聚金陵，是有大事要辦？

忽聽蔡薇薇道：

「前輩，他是玄冥教總壇壇主麼？」

灰袍道姑轉目望去，却見她一雙清澈如水的明眸，望著自己，玉面一片焦急，一點芥蒂不存，心中暗暗忖道：如此容貌，如此功力，玉兒縱未變故，也萬萬不及。

饒她個性堅毅，一時間，也大感氣餒。

只聽端木世良獰笑道：

「小丫頭，總要教妳見識端木老爺手段。」

蔡薇薇黛眉一揚，心道：公公替二哥施術，也不知需時多久？那道姑來意莫測，不先下手，待玄冥教徒麕集，悔之已晚。

思忖及此，登時慈心收起，嬌叱一聲，道：

「接招！」欻然一掌，拍了過去。

端木世良雙眉一挑，道：

「來得好。」

雙腕一振，右手點穴筆疾挑敵人腕脈，左手點穴筆，幻出七八根，連點她左脅諸大穴，辛辣疾狠，火候老到且不說，那尖端勁風，震耳刮膚，功力之深，可見一斑。

展眉間，兩人便已激鬥起來。

忽聞灰袍道姑冷然哂道：

「端木世良，枉你身爲前輩，竟以點筆穴對一個空手小姑娘。」

她意在擾亂端木世良心神，字字以眞力送出，透過尖銳筆嘯，入他耳中。

端木世良雖知其意，仍不免暗暗切齒道：臭道姑，現在由妳一旁說風涼話，有朝一日……

……

他先時猶伏手中點穴筆，有攻有守，此刻心頭震怒，筆勢略偏半分。

高手互搏，招招式式皆當毫釐不爽，雖僅半分，實已是大大破綻，況蔡薇薇功力較他爲高。但聽蔡薇薇冷然一哂，身形一轉，纖掌劃了半個圓弧，好不飄忽虛幻，倏忽之間，已欺近端木世良身旁三尺，斜劈敵腰。

端木世良冷汗一炸，總算他身經百戰，搏鬥經驗豐富之極，臨危不亂，側身急竄，在千鈞一髮中躲開要害。

饒是如此，左肩依然中了一掌，「卜」的一響，踉蹌退出七步，烏光一閃，左手點穴筆已飛出三丈，肩骨怕不已碎成十餘塊。

蔡薇薇見他居然逃過這「四象化形掌」第五招「二用無位」，也不由佩服他功力高强，不忍再行出手，收招玉立，道：

「你速速回去……」

忽聽灰袍道姑峻聲道：

「蔡家丫頭，除惡務盡，客氣什麼？」

蔡薇薇向灰袍道姑道：

「前輩，上天有好生之德啊！」

灰袍道姑哂然道：

「妳慈悲，我來。」

拂塵一掃之際，身形隨之前進二丈，襲向端木世良胸口。

端木世良怒極反笑，道：

「賤婢，妳乘人之危。」

雖餘一臂，無奈左肩新碎，縱暗提眞氣，壓住翻騰血氣，却是難以動手，只有勉强揮動僅餘一支的點穴筆，扶傷力戰。

灰袍道姑一壁搶攻，一壁冷然道：

「貧道這是邯鄲學步，比之貴教，差之不知凡幾。」

蔡薇薇退回洞口，忖道：這位道姑，嫉惡如仇，可惜不知法號，她是否阮姊姊之師？

展眼間，端木世良已險象環生，岌岌可危。

旁邊兩名紫衣大漢，見狀一打眼色，突然拔劍，雙雙撲向灰袍道姑身後。

蔡薇薇黛眉一挑，方待出手。

却見激戰中灰袍道姑冷聲叱道：

「找死！」

左手一揚，二縷烏光，電閃而出，兩名紫衣大漢，慘叫一聲，拋劍撲地倒下，在這一瞬，蔡薇薇已見他們眉心間各插一枚藍汪汪淬毒金針。

蔡薇薇不禁黛眉緊蹙，覺得玄冥教徒，固然死不足惜，灰袍道姑也太狠了。

端木世良却趁灰袍道姑出手空隙，放棄守勢，一筆點向她「京門」重穴。

灰袍道姑雖能拂中端木世良左臂，自己也得陪上一筆，她勝券在握，如何肯幹，身形一傾，避開鐵筆，却也拂了一空。

灰袍大姑勃然大怒，頓又掣出碧玉鈎，道：

「可惜啊！玄冥教總壇壇主，無聲無嗅，死於聚寶山。」

端木世良心焦如焚，暗道：信砲已出偌久，因何無人趕來？

他不愧總壇壇主身份，雖危不亂，也不做遁逃打算，聲色不動，道：

「只怕沒有那麼容易。」

灰袍道姑冷冷一哼，幌身撲上，鈎拂交擊，勢不可當。端木世良已知遲早必敗，但盼拖一刻，是一刻，以待援手，凝神揮筆，背水一戰。

這一來，灰袍道姑雖穩佔上風，却也難在三招兩式中，拾奪對方。

蔡薇薇看了一看，已知灰袍道姑，百招之內，必可擊斃端木世良，想起洞中的元清大師及華雲龍，立刻拂開碧籐，奔了進去。

洞深二丈，並無曲折，她其實根本不必入洞，已可清楚。

她悄悄走至兩人身畔，垂目打量，見華雲龍面色安詳，無論如何，找不出半絲不適之容，芳心不勝欣慰。

却見元清大師右掌，依舊按住華雲龍「靈台」穴，蔡薇薇柳眉微顰，忖道：玄冥教的人即將廬至，我一人雙拳難敵四手，這洞又太淺，些微聲息，即可傳入，於洞口迎敵，也不適宜，離開洞口，更是不可，這……

左思右想，竟是愈感彷徨無策。

忽見元清大師雙目一啟，在黑暗中，宛若打了個閃電，她喜得想打跌，正欲啟齒，洞中已聞元清大師細若蚊蠅的聲音道：

「龍兒用功正緊，不可喧嘩，可用傳音入密或心語傳聲，略談片刻。」語音一頓，問道：

「外面何人搏鬥？」

蔡薇薇急以傳音入秘道：

「是一位不知其號的道姑與玄冥教總壇壇主端木世良在鬥，那道姑薇兒猜她是阮……」忽然想起元清大師不知阮紅玉是誰，頓了頓，道：

「阮紅玉是——」她又覺得時機緊迫，何暇言此，改口略略將經過說出，却見元清大師單掌一直按住華雲龍背心，問道：

「怎麼，還未好麼？」

元清大師點了點頭，以佛門「心語傳聲」道：

「虺毒之烈，迥出意料，只怕要到拂曉，始能逼入『經外奇穴』。」

蔡薇薇默然一算，如今已是丑牌時分，離天亮約有兩個時辰，暗覺焦心，惑然問道：

「經外奇穴？那仍在體內啊！那一處？公公爲何不逼出呢？」

元清大師道：

「是『鬼眼穴』。」微微一頓，道：「個中緣由非一言可盡，妳謹守洞口即是，必要時，我可閉住龍兒七竅，以防外魔。」

蔡薇薇尚擬再問，忽聽洞外傳來一個沉悶的聲音道：

「端木大壇主，今夜怎麼吃癟了？可要我兄弟相助一臂？」

蔡薇薇聞言一怔，暗道：「誰來了？好似非玄冥教下，聽口氣非友是敵。」

只聽端木世良冷然道：

「令狐老兒，你少風涼了，三教同盟，早有明言，幸災樂禍，你是想自取其亡？」

先頭那沉悶的聲音嘿然一笑，道：

「老二你說如何？」

又聽另一乾澀的聲音道：

「端木老兒所言，倒也有三分道理。」

蔡薇薇心中暗震，想道：

「三教聯盟，那是玄冥教、九陰教、魔教了，二哥以蕩魔爲志，這是更爲棘手了，不過瞧這光景，並非融洽無間。」

凝神聽去，搏鬥之聲，仍然不已，忽聽灰袍道姑冷笑道：

「令狐祺、令狐祐，你們星宿派辱我愛徒，你們先還我一個公道。」

但聽那老大令狐祺隱惻惻一笑，道：

「老二聽見沒有？有人向本派討債了。」

那老二令狐祐嘿嘿一笑，道：

「闖蕩江湖，學藝不精，死了也只有認倒霉，嘿嘿！但若要公道也行，何不過來？」

灰袍道姑厲聲笑道：

「好極了！」

忽聽拂塵玉鈎之聲大盛，顯是想速斃端木世良，再向令狐兄弟出手。

令狐祺哈哈一笑，道：

「老二，再不出手，端木大壇主只怕今夜就得歸位了。」

話聲甫落，一陣衣襟帶風之聲，隨著凌厲的指掌風響傳來，

蔡薇薇聽出令狐兄弟是併肩出手，芳心一震，她當令狐祺一開口，已聽出功力奇高，灰袍道姑以一對一，也未必是敵手，兩人齊上，更無倖理。

只聽灰袍道姑怒聲道：

「姓令狐的，你們有臉皮沒有？」

令狐祺哈哈一笑，道：

「誰不知道我兄弟遇敵同上，千軍萬馬也是如此。」

灰袍道姑心頭大怒，萬般無奈，高聲喊道：

「蔡家丫頭，妳死了不成？」

蔡薇薇匆匆一瞥，元清大師又合上雙目，幌身掠出，已見灰袍道姑在兩名身材高瘦，穿著及膝黃褂，腰繫銀龍的老者圍攻下，已是險象環生，端木世良退身林邊，喘息不已，她嬌喝道：

「好不要臉！」

嬌軀一掠，掌隨身出，叩向令狐祺天庭。

高手相鬥，眼觀六面，耳聽八方，令狐兄弟早見一位美艷若仙的姑娘出洞。

但對她那閃電般的輕功，也是一驚，令狐祺反手一掌，硬架上去。

兩掌一接，蔡薇薇身形一滯，令狐祺却倒退一步，心驚之極，凝目一望蔡薇薇，忽然峻聲道：

「老二！」

令狐祺連劈兩掌，逼退灰衣道姑，回頭道：

「什麼事？」

灰袍道姑見他漫不經心之態，憑她高傲個性，如何忍耐得住，暗暗罵道：老鬼找死！

玉鈎倏出「碧霞鈎法」的絕著「殘紅一抹」，但見碧光一閃，已遞至令狐祺胸前。

右手拂塵一倒，疾戳令狐祺「左期門」要穴。

這兩招詭奧凌厲，令狐祺功力雖高過對方，大意之下，也鬧了個手忙脚亂。

總算他身具一甲子以上絕頂功力，危急中，眞氣一提，縱身躍退，「嘶——」的一聲，他雖毫髮未傷，前胸衣裳，已被鈎破。

灰袍道姑收鈎卓立，哂然道：

「老鬼，知道厲害了吧？」

令狐兄弟，絕代凶人，那裡忍受得住，怒極反笑，連道：「好！好！」

陰笑中，右臂一抬，一陣劈拍聲響，霍地暴長半尺，一步步走向灰袍道姑。

灰袍道姑暗道：通臂魔掌，心中傲惕，玉鈎斜舉，凝然不語。

忽聽令狐祺沉聲道：

「老二，正點子在此，再有天大的事，也先擱下。」

令狐兄弟，性情何等狠厲，照說既已決心報復，焉肯半途作廢，奇怪的是，令狐祺聞言之後，霍然收功，退回令狐祺身旁，也望向蔡薇薇，道：

「老大，這丫頭姓蔡？」

灰袍道姑暗暗鬆了口氣，她自知功力不及令狐兄弟，豈敢輕易挑釁。

蔡薇薇忽以「傳音入密」朝灰袍道姑道：

「前輩，請妳守住洞中好麼？」

灰袍道姑雖殺機大減，對她猶感不懌，怔了一怔，也傳音道：

「妳不怕貧道對洞中人不利？」

蔡薇薇道：

「我知道前輩是阮姊姊之師，你就不能看在阮姊姊面上麼？」

灰袍道姑忖道：給她猜到這可不好動手了，沉吟不語。

蔡薇薇又傳音道：

「前輩，我公公在替二哥華雲龍驅虺毒，你幫幫忙吧！」

灰袍道姑聽她軟話相求，不覺慢慢走向洞口，口中却冷聲道：

「妳公公是誰？時間要多少？」

蔡薇薇知她已然應允，焦灼的芳心，略爲一寬，道：

「我公公是出家人，法號上元下清。」

語音一頓，道：

「大概還需要兩個時辰。」

灰袍道姑未聽過元清大師之名，但由蔡薇薇功力看來，定是絕世高人，退立洞口，又聽蔡薇薇道：

「前輩法號可否見示？」

灰袍道姑怔了一怔，冷然道：

「貧道並無法號，野狐禪而已。」頓了一頓，又道：

「妳專心對敵，少說話，這兩個老賊是東郭壽師弟，幾手鬼劃符，倒也不可小視。」當她們互語時，令狐兄弟忽也同以傳音入密之術交談。

一刻間，但見皓月清輝下，風搖竹聲，沙沙作響，竟是和諧之極。

見此情景，任誰也不信前此已有數番生死搏鬥，而瞬時之後，又將發生更激烈悽慘的大戰。

忽聽令狐祺朝端木世良道：

「端木世良，這丫頭來歷你可清楚？」

端木世良正自運功療傷，聞言說道：

「這丫頭近十天來，忽然冒出，誰也不知她底細，以往……」

老二令狐祐忽然截口道：

「廢話！」

端木世良對他們方才一旁奚落，早已懷恨在心，只是自忖功力遜了一籌，隱忍在心，聞言更是恨毒，暗道：

「令狐老鬼，看你能神氣到幾時，只待滅了華家，哼！星宿派也休想存在世上。」

老大令狐祺道：

「洞中藏有何人？」

端木世良乾笑一聲，道：

「這個只有問那丫頭了。」忽然心頭一動，忖道：瞧那丫頭拼死護洞之態，多半是華煬那小子，虺毒發作，躺在洞中等死……待我嚇嚇令狐老鬼。倏地改口道：

「或許是這丫頭長輩，隱洞煉功，嘿嘿！兩位雖有蓋世神功，怕也難以接下。」

蔡薇薇不知他信口胡謅，芳心一跳，想道：

「難道端木世良已知道了？」

令狐兄弟蓋世魔頭，心機似海，一望已知端木世良言不由衷，令狐祐陰惻惻道：

「縱是華天虹，我兄弟亦無所懼。」

令狐祺怪目望向洞口，那山洞雖淺，碧籮深覆，灰袍道姑又擋住洞口，況裡暗外明，饒他功力絕頂，也瞧不清洞中景況。

他略一吟哦，運功朝洞中道：

「洞中是那位高人……」

蔡薇薇原打定主意，拖一刻是一刻，令狐兄弟不動手，她也落得靜立觀變，此刻，令狐運

功說話，聲逾洪鐘，震人耳鼓，恐驚擾了華雲龍，不能再行緘默，冷然截口道：

「洞中沒有人，你休要鬼叫。」

素手一揮，逕拍令狐祺腰際。

令狐祺嘿嘿怪笑，道：

「好狂的丫頭。」

他方才對掌，落了下風，心中大感不服，一招「孤雁出群」，反擊過去。

令狐兄弟一向併肩對敵，令狐祺一動手，令狐祐也掄掌夾攻。

這兩人功力之高，是蔡薇薇對敵首遇，這一聯手，連她也覺吃力異常。心忖：那呼延恭與這兩人似是同輩，因何功力相差甚遠？

令狐兄弟見她年紀輕輕，出招之玄奧也就罷了，纖纖玉掌揮劈，所顯現的功力，高得令人難以相信，心中均駭然道：這丫頭吃了靈芝不成，何來如此功力？

三人動手，疾逾飄風，片刻已過百招。

先頭是含勁斂力，稍沾即退，逐漸雙方火氣漸升，透出體外，洶湧澎湃，將地面的花草塵埃，皆颳了起來，聲勢驚人。

灰袍道姑愈看愈覺氣餒，心道：此女貌足傾城，功堪絕世，罷了罷了！

不禁太息出聲，忽見遠處山麓，十餘條人影奔來，知是玄冥教後援，心中一緊。

那十餘條人影，若風馳電掣，瞬息已落場中，為首一人，長髯細目，正是玄冥教天機壇主孟為謙，餘為四名身穿海青織錦勁裝的仇華，及八名黑衣老者。

孟爲謙一入場中，先見激戰中的蔡薇薇與令狐兄弟，兀自沙飛石走，呼嘯不絕，彷彿驚濤駭浪，天崩地裂，不覺聳然動容。

忽聽端木世良叫道：

「孟兄。」

孟爲謙轉目望去，見他口角帶血，左臂軟軟下垂，點穴筆僅餘一支，狼狽之極，衝口說道：

「端木兄是……」

倏然住口，一掃蔡薇薇，心下瞭然，邁步走去。

端木世良苦笑一聲，待孟爲謙領人走近，始低聲道：

「教主大駕，現在何處？」

仇華老大搶先出口道：

「家師現正準備開壇大典，留在總壇。」

孟爲謙皺眉道：

「因何又起衝突？」

端木世良一掃十餘丈外的洞口的灰袍道姑，道：

「我路過此處，見小丫頭與程淑美相鬥……」

孟爲謙先時因場中搏鬥，掀起塵沙，聲勢驚人，那灰袍道姑背著月光，佇立不語，未曾發覺，眼下順著端木世良目光望去，方始瞥見，哦了一聲，訝然道：

「她也入中原了。」

端木世良切齒道：

「破臉啦！今後遇見，全力撲殺。」

孟爲謙雙眉一蹙，道：

「只怕不妥，她的……」

忽聽灰袍道姑揚聲道：

「孟爲謙，你與端木老鬼，鬼祟什麼？」

她功力雖深，場中勁風激盪，却聽不清他們說什麼。

孟爲謙哈哈一笑，抱拳遙遙一禮道：

「十年來未見，吳夫人容光如昨……」

灰袍道姑黛眉一蹙，冷然截口道：

「貧道遁世已久，俗家稱呼，速速收起。」

語音微頓，鄙夷地道：

「你而今飛上高枝，貴爲一壇之主，居然猶未善忘，貧道佩服之極。」

孟爲謙面色一變，但他城府極深，冠蓋全場，隨又恢復正常，朝端木世良道：

「程淑美守洞口，洞中有何蹊蹺？」

端木世良道：

「我也不甚清楚。」想了一想，道：

「或許華煬小子在內。」

一提起華雲龍，仇華們怒火上升，仇華老五道：

「小侄請令，入洞察看。」

端木世良搖頭道：

「不可，程淑美功力高强，你差之太遠。」

孟爲謙一掃場中，低聲道：

「且讓令狐兄弟與那丫頭狠鬥一場，最好兩敗俱傷。」三教雖言同盟，互相仍存著保持實力，這般邪魔外道，那能衷誠合作。

忽聽令狐祺叫道：

「丫頭，蔡元浩可是妳老子？」

原來令狐兄弟，聯手久戰蔡薇薇不下，見玄冥教已至多人，大感臉上無光，他們心機似海，立刻詭計上心。

蔡薇薇果然芳心一震，暗道：

「怪了，他們如何知曉？」

這時，令狐兄弟俱施展星宿海一派的「離心奪舍法」，輔以「幽眚指力」，指勁掌風，若排山倒海。

蔡薇薇身若輕燕，避開令狐祐一指，一掌擊向令狐祺，冷然道：

「少廢話！」

令狐祐躡跡而上，一拳擊向蔡薇薇背心，接口這：

「是就有話可說，不是就作罷了。」

蔡薇薇心道：「爹多年來一無訊息，任何機會，均不可放過。」反身一掌，道：

「你講！」

令狐祺側身避掌，敞聲一笑，道：

「丫頭，妳先說是不是？」

蔡薇薇略一沉吟，覺得這機會決不可輕易失去，道：

「是又如何？」

令狐祺冷冷說道：

「本派十多年前曾捕捉到一個名叫蔡元浩的中年人……」

蔡薇薇櫻唇一撇道：

「憑魔教那點工夫，差遠了，豈是我爹敵手？」

語下無異承認了。

令狐祺沉聲笑道：

「老夫也不否認，那個蔡元浩功力的確可稱得上超凡入聖。」

蔡薇薇忖道：「難道眞是爹？」芳心惶惑，恨不得撲回洞中，與元清大師、華雲龍仔細研討，口中却道：

「天下同名同姓的多著呢！」

令狐祐陰聲道：

「不管是否，老夫可告訴你一事。」

掌指翻飛，連出八招，蔡薇薇心驚之下，竟被迫退五六步，令狐祺也全力進攻，霎時，蔡薇薇已落下風。

她雖居劣勢，仍惦著親訊，高聲道：

「何事？」

令狐祺見計已生效，得意之極，狂笑道：

「老夫說吧，那蔡元浩捉到之後，剁成細片，拋入星宿海中餵甲魚了。」

蔡薇薇雖然不信，芳心依然一片迷亂，登時連連遇險，灰袍道姑見狀大驚，怒聲道：

「糊塗丫頭，妳就這麼信這兩個老賊的混話。」

蔡薇薇神志頓清，心道：

「其他均可不顧，斃了這兩個老賊，總沒有錯。」

她美眸泛起來未有的殺機，玉面凝霜，黛眉攏煞，掌勢驟變，急攻十餘招。

這十餘招，招招是「四象化形掌」，招招凝足了十二成功力，如怒海濤湧，泰山壓頂，無比威勢中，又若風雲變幻，倏忽萬狀，神奧莫測。

令狐兄弟駭然色變，身形一閃，併肩而立，四掌齊出，竭力苦撐，依然抵敵不住，連連後退。

就在這十餘招中，兩人已退了八九步，而且三次遇險，幾乎喪命，狼狽不堪。

所有的人，無不心頭大震，要知這令狐兄弟，俱有一甲子功力，聯手之下，天下能夠架得住

的，除了華天虹外，衆人均不信尚有他人，而今居然被蔡薇薇逼成如此狼狽，焉得不驚？

就在三人形勢迭易之中，竹林沙沙，玄冥教徒已陸續趕至，竟不下六七十人，均面向石壁洞口，挨林站立，山麓猶不時見到人影向上疾馳。

其中也有七八名杏黃及膝大褂的魔教弟子，靠近鬥場，欲待插手，但這等絕頂高手的拼鬥，却非他們所能參與，只得一旁乾瞪眼。

端木世良與孟爲謙心驚之餘，殺氣盈眉，已存拋去機心，與魔教聯手之意，對望一眼，端木世良道：

「孟兄，兄弟負傷頗重，今夜由你全權指揮，那丫頭千萬留她不得。」

孟爲謙道：

「兄弟放肆了。」舉目一掃，又道：

「本教高手盡至，諒那丫頭再有通天澈地之能，也只有認命了，況她尚欲守洞。」

手一揮，玄冥教徒俱訓練有素，展眼間，已以石洞爲中心，悄然成半圓包圍，個個掣出兵刃，在西斜的冷月銀輝下，寒光盪漾，殺氣如雲。

這石洞上依峭壁，此舉無異封住退路。

孟爲謙尚不放心，又招來十餘名教徒，低語數句，那十餘名教徒，銜命而去，尋路繞上山峰。

灰袍道姑程淑美本一心凝注蔡薇薇與令狐兄弟的惡鬥，偶一旁顧，心神一凜，心道：

「說不定今夜就得埋骨於斯，唉！」

只是她性雖怪僻，心存俠義，雖知情勢險惡，一人突圍之念，想也未想，暗暗嘆息，懷著滿腔憂慮，仍舊注目鬥場。

令狐兄弟畢竟是數十載勤修苦練，功力精純無比，驚險萬狀中，擋過了蔡薇薇一輪若狂風驟雨，驚雷疾霆般的攻擊。

蔡薇薇「四象化形掌」八招連環，連施六遍，依然未傷一人，也是心頭暗佩，想道：這兩人功力已如此高強，東郭壽既是師兄，又爲掌教，該有多高，二哥怕是難以一爭短長了。

忽聽老大令狐祺厲聲道：

「端木世良！」

迸力一掌，欻然劈去。

端木世良暗自冷笑，忖道：

「令狐老鬼，你嗜到報應了吧，哼！」

欲待不理，心念急轉，揚聲道：

「何事？」

令狐祺心頭恚怒，强自捺住，雙掌連劈，擋住蔡薇薇一招「剛柔迭運」，道：

「還不攻洞……」

他才說半句，突然住口。

原來蔡薇薇芳心一急，倏出「四象化形掌」威力最大的「萬物歸坤」，再也無暇開口。

但端木世良與孟爲謙，已明其意，倏然警覺，覺得目下合力對敵要緊，倒不能意氣用事。

兩人低聲商量幾句，孟爲謙陡然喝道：

「護壇八老，隨我攻洞。」

語甫落，大步走去，欲繞過鬥場。

八名黑衣老者，神色漠然，隨在身後。

蔡薇薇美眸略一顧盼，已然警覺，峻聲道：

「姓孟的，你是找死！」

欲待回身攔阻，令狐祺狂笑道：

「丫頭，這一戰未見結果哩！」

右手食中二指斜戳，「嗤！」的一聲，一股勁風已閃點蔡薇薇「鳳尾」大穴。

令狐兄弟何等身手，憑他們搏戰經驗之豐，蔡薇薇想要輕易退下，却是不能。

蔡薇薇回身一掌，令狐祺又已撲至，無可奈何，復又激戰起來。

孟爲謙趁機繞過三人，逕奔洞口。

程淑美玉鈎一斜，峻聲道：

「孟爲謙，站住！」

孟爲謙直至洞口三丈，停步抱拳道：

「吳夫人蘭心蕙質，理當洞燭時勢老朽請夫人一旁觀戰。」

程淑美一望天色，但見殘月將盡，頃刻已是黎明，心中一寬，只待再拖片時，便可無慮，冷然道：

「聽說貴教已與魔教聯盟？」

孟爲謙心機似海，見她一望天色，面現喜容，心道：莫非洞中果有高人，練功正緊？覺得不可再宕時，拂髯一笑，道：

「確有此事，夫人欲聞其詳，請退至一旁，老朽奉告。」

說話間，手一擺，立刻有四名黑衣老者走向洞口。

十九

程淑美玉鈎斜擧，冷冷說道：

「止步！」

那四名黑衣老者，並未停步，由中間一名臉形削瘦的老者道：

「吳夫人閒雲野鶴，何苦淌這種渾水。」

程淑美忖道：先下手爲强，後動手遭殃，反正已扯破臉了。銀牙一咬，不再遲疑，拂塵一掃，玉鈎一招「雨打梨花」，已是遍襲四人。

那臉形削瘦的老者道：

「吳夫人是要一意孤行了。」

一招「神龍卸甲」，反迎上去。

他右側兩名黑衣老者四掌齊揚，大股狂飈湧出。

左側的面容刻板老者，却脚步一錯，躲開正面，幌身由死角欺近洞口。

顯然，四人攻守，咸有默契，欲以三人牽制程淑美，一人伺機入洞。

程淑美何許人也，焉容他們得逞，冷笑一聲，道：

「找死！」

招式不變，塵柄倒轉，點向那面容刻板老者的「七坎穴」。

那面容刻板老者心頭一震，倉卒一掌，身形飄退。

展眼間，程淑美已連出十餘招。

那四名黑衣老者三番兩次，衝近洞口，都被擋回，不覺微感難堪，眞火暗動，想將程淑美拾奪下後，再入洞不遲，登時改了主意，不做入洞打算，全力攻向程淑美。

一時間，掌風拂影，霍霍震耳，碧光閃掣，矯若靈蛇，一場激烈的血戰，便在將沉的冷月弱輝下，於洞口展開了。

若論單打獨鬥，那四名黑衣老者，任何一人，皆難接下程淑美百招，但四人聯手，則程淑美又非其敵了，乃是她背倚洞口，無後顧之憂，一鈎一拂，防守嚴密，那四名老者想在百數十招內傷她，却是不可能的事。

孟爲謙見狀眉頭一蹙，只是那洞口窄隘，五人這一動上手，人影幢幢，早已圍住，再想派人，也是插不上手。

轉目望去，却見蔡薇薇與令狐兄弟之戰，逐漸移向洞口，距離不及五丈，搏鬥中的掌風四迸，吹得幾人衣衫獵獵作響。

原來蔡薇薇心懸洞中的華雲龍與元清大師，想就近接應，令狐兄弟也打著乘機偷襲的主意，雖目的迥異，却是一般心思，故步步移向洞口。

孟爲謙對他們心意，自是一目瞭然，心道：

「丫頭，妳敢過來，老夫打妳個措手不及。」

一打眼色，通知身旁四名黑衣老者，候命動手，暗聚功力，對洞口程淑美與另四名黑衣老者

之戰，反而擱在一邊。

就在他們各打主意之時，天色驀然一暗，原來正是黎明前一刻，玉兔已然西墜，朝陽欲出未出的拂曉時分。

搏戰雙方，雖無一不是高手，然在這一剎那，目力也不由略減。

忽聽程淑美冷哼一聲，袖袍一揚，十餘枚淬毒金針，已夾於鈎拂中，悄然射去。

猝然中，當中兩名黑衣老者齊齊抖掌，勁風呼嘯，欲仗掌力捲飛金針，無奈金針細小，程淑美射的刁鑽，兩人一覺左腿一麻，一覺右肩一麻，已各中一枚。

最右的黑衣老者，身形疾退，仍是慢了一步，左胸中了一枚。

那面容刻板的黑衣老者，名列護壇八老，身手高絕，目光敏銳，若非以爲程淑美一拂一鈎，已竭全力，再也騰不出手，施放暗器，不意她金針借拂影鈎光掩護，驟爾射出，竟著了她道兒。

那幾個黑衣老者只覺中針處麻而不痛，分明淬有劇毒，腿上及肩上中針的，忙不迭退出二丈，連點數指，閉住針口附近血穴，以防毒氣攻心，這一來雖暫可無恙，只是却難動手了。

那左腿中針的黑衣老者，却厲笑一聲，道：

「賤婢，老夫與妳拼了！」

不顧已中淬毒針，猛然撲上前去。

程淑美見他那咬牙切齒之態，也不由心頭一寒，口中却冷冷說道：

「憑你也配？」

唰唰兩聲，拂塵疾襲那名黑衣老者胸口，想將他逼退。

詎料，那黑衣老者意存拼命，毫不理會掣向胸前的拂塵，厲吼一聲，雙掌全力擊出。

程淑美見他竟是兩敗俱傷的招式，大感意外，側移三尺，避了開來。

她怒火大起，拂塵一擺，擋住那未中金針，面容刻板的老者一掌，玉鈎斜劈，欲立斃那黑衣老者，忽見那黑衣老者，一招才遞出一半，猛地打個踉蹌，險險跌倒，面上一片痛苦之色，心意倏變，食指疾點他「肩井穴」。

那黑衣老者早已毒發，僅仗著功力深厚，强自支撐，焉能閃避，立刻中指倒地。

自程淑美射出暗器迄那黑衣老者倒地，不過是一呼吸的事，孟爲謙想不到形勢變易偌快，急怒交迸，忽然沉聲喝道：

「趙護壇，請退下。」

那面容刻板老者虛攻一招，退了下來。

忽聽令狐祺道：

「丫頭，敢接老夫一掌嗎？」

蔡薇薇嗤聲道：

「你不要老命，就來吧！」

令狐祺暴喝一聲，劈空一掌擊去。

蔡薇薇心道：「我用十二成功力，好歹令你負些內傷……」素手輕抖，重若山嶽的罡氣已自湧出。

她打著如意算盤，以爲傷了令狐祺，則餘下令狐祐一人，決非自己敵手，則今夜一戰，必大

有轉機。

不想令狐兄弟，都是積世人精，那有便宜給她佔，明知功力稍遜，却要硬拼掌。

只聽令狐祺震聲一笑，縱身後撤，藉著蔡薇薇掌力，捷逾電掣，衝至洞口。

原來他估計立身處距洞口不過五六丈，程淑美得勝之下，不免防備略懈，那黑衣老者撲地伏身，正對洞口中間竄去，她如守在中央，勢必踩在黑衣老者身上，故身軀略側，移守洞邊。

程淑美大驚失色，玉鈎劈下。

令狐祺計議早定，一招「鶴唳青冥」，硬將程淑美帶斜三步，左手一拂，撥開藤蘿。

程淑美自知不是令狐祺敵手，只是如容令狐祺闖入，則一個世外高人，一個絕代奇葩，豈不生生斷送了，尤其華雲龍一死，阮紅玉怕也不免腸斷而死，到那時候，自己除了自刎謝罪，眞無第二條路好走了。

她頓萌拼命之心，拂塵擊向令狐祺背後，玉鈎「月影西斜」，直劈令狐祺天靈。

她這等攻勢，俱是門戶大開，令狐祺只要全力反手一掌，她就逃難一死，只是令狐祺也得陪上一命。

令狐祺連仔細瞥一眼也不暇，便覺腦後風生，像他這等蓋世魔頭，聽風聲便測出程淑美招式，倒也不敢小覷了，萬般無奈，放棄入洞之機，身形一旋，一掌橫揮，一掌下擊，破去來式，獰聲道：

「臭道姑，妳活的不耐煩了？」

程淑美漠然道：

「不知是誰活得不耐了。」

她口中說的淡漠，却是奮不顧身，招招狠辣萬分，一付有敵無我之勢。

令狐祺雖功力較她爲高，却被她這種打法，迫得佇立當地，連縱身入洞都不行。

蔡薇薇經驗太差，竟未能防到令狐祺此舉，眼見令狐祺衝至洞口，心急如焚，竟不顧身旁的令狐祐，蓮足一頓，直撲上去。

令狐祐那容她這般如意，一掌遙遙擊向她背心，哈哈一笑，道：

「丫頭，妳想走就走，沒這麼容易。」

蔡薇薇但覺背後一股凌厲之極的勁風湧來，忖道：我回身接掌，勢必又被纏住，豈不讓令狐祺乘機入洞了？

銀牙一咬，將全身功力聚於背上，竟欲硬挨這一掌，以及時阻止令狐祺入洞。

但聽蔡薇薇悶吭一聲，嬌軀却加速躍去。

令狐祐未料她膽敢以血肉之軀硬受一掌，心中直叫可惜，暗道：「我這一掌如用上全力，這丫頭不死也得重傷。」

忽聽孟爲謙喝道：

「出掌！」

但見他與那四名黑衣老者，齊齊暴喝一聲，衆掌齊揮，都推向蔡薇薇。

蔡薇薇芳心雖是急怒交迸，只是孟爲謙等人，功力無不高强，這一合力出掌，那掌風洶湧澎湃，沙飛石走，好不驚人，她挨了令狐祐一掌，雖未落實印上，且借勢疾飄，卸去不少力道，却

也氣血翻騰，喉頭發甜，實難接下這一掌。

電光石火之際，美眸瞥見程淑美已奮身阻敵，芳心一寬，眞氣下沉丹田，嬌軀疾若隕星，倏忽之間，已降落地面，孟爲謙等人的掌力，挾著呼嘯風聲，自她頭上三尺掠去，餘力所及，壓得她羅衣衣袂飄飛。

蔡薇薇蓮足著地，不暇出手，先默運眞氣，壓下翻騰的血氣。

令狐祐大喜過望，欺爾一掌，追擊而上，敞聲笑道：

「丫頭，老夫就與妳單打獨鬥，再接老夫一掌。」

蔡薇薇氣血未平，不敢硬接，纖腰一擰，斜移三尺，皓腕輕舒，一指點向敵方「小海穴」。

忽聽孟爲謙喝道：

「蔡姑娘，可許老朽也湊上一個？」

口中似在徵求蔡薇薇之意，人却加入鬥場，一招朝蔡薇薇攻去。

蔡薇薇聽得一股凌厲的勁風撞來，猛地嬌軀一旋，左手借勢朝孟爲謙脅下捺去，冷聲道：

「我不答應，成麼？」

孟爲謙哈哈一笑，道：

「姑娘說得是。」掄手一掌，倏地擊去。

蔡薇薇芳心暗惱，峻聲道：

「令狐祐，你這叫單打獨鬥？」

令狐祐見她雖已負傷，猶自有攻有守，未見敗徵，心中暗道：這丫頭好高强的功力，就算此

刻，老子也未必斃得了她。

心念轉動，陰惻惻一笑，道：

「孟壇主的行動，老夫不能干涉。」

蔡薇薇怒火高漲，心中暗道：與這批邪魔外道，那有道理好講。冷哼一聲，一招「二用無位」，右掌虛虛的劃了個圓弧，倏已遞至令狐祐腰際。

端木世良遠遠觀戰，對適時敗在蔡薇薇這一招，特別留意，忖道：這一招飄忽虛幻，委實神妙之極，若華家劍法是天下第一劍，只怕這姓蔡的丫頭所施展的掌法，也可稱爲天下數一數二的掌法了。

竭力思索，除了躲避之外，實無其他破解之法，如果尚有，那便是以高過蔡薇薇的功力，以攻還攻了。

抬目望去，果見令狐祐側身疾避。

這一擊，雖孟爲謙功力比令狐兄弟弱上一籌，且未能如令狐兄弟併肩動手之配合無間，只是蔡薇薇已負輕傷，又心懸程淑美與令狐祺之戰，故雖未落敗，也難搶到上風。

兩方面對手倏易，然却非平穩，蔡薇薇若拼著內傷加重，終可擊潰令狐祐與孟爲謙聯手之勢，而程淑美與令狐祺之戰，更是凶險莫測，時有喪命之厄！

此際，黎明已破，朝陽初升，一輪紅日，僅露出一半於山頭，而谷中又緩緩升起一陣薄霧，瀰漫開來，正同而今武林的狀況一般，然燦爛的陽光，終能將霧氣驅盡，則又似象徵著邪不勝正的千古鐵律。

只是在場之人，搏鬥者因是全神貫注，心無旁騖，旁觀者亦目爲之眩，神爲之奪，誰也沒有注意到長夜已盡，朝霞散綺了。

忽聽那面容刻板的黑衣老者道：

「程淑美，妳不識好歹，連傷我玄冥教下多人，今後已成死敵，休怪老夫無禮了。」

欺步上前，駢指如戟，直向程淑美「靈台」大穴上點去。

程淑美本來防於洞口，眼下却被令狐祺擋於洞前，她反是背外出手，竭力阻止令狐祺入洞，她也知道如此有腹背受敵之虞，只因形勢危急，不得不出此下策。這刻受那趙姓老者的攻擊，實是無力格拒，暗道：我如閃身避招，則令狐祺豈不乘機入洞了。

她心中一橫，已決定拼個兩敗俱傷，身形微側，僅閃開「靈台穴」，玉鈎電掣，逕刺令狐祺胸腹之際，看也不看一眼，拂塵反掃。

這兩式玉石俱焚，程淑美不特背脊要中上一指，脅下也要挨上一掌，那是必死無疑的了。

但她却未免小瞧了令狐祺，只聽令狐祺長聲一笑，忽然收掌，雙腿猛蹬，已縱身穿蘿入洞。

那趙姓黑衣老者却心頭暗罵：臭道姑，老夫才不同妳拼命。

他身軀一旋，化指爲掌，轉拍程淑美右肩。

忽聽孟爲謙厲聲道：

「趙護壇，快閃！」

聲未落，蔡薇薇已如勁矢離弦，掠至那趙姓老者身後，一聲不響，纖掌一揮，疾拍趙姓老者背上。

她見令狐祺已然入洞，芳心的焦灼驚怒，實非言語所能形容，殺心陡然大盛，竟是抑遏不住，故出招也特別的陰狠。

蔡薇薇三番兩次爲敵所阻，不及赴援，這次擬議早定，香肩一幌，却是反向縱出，然後倏朝洞口方向激射，果然令狐祺及餘下四名黑衣老者都不及阻攔。

待孟爲謙語聲傳到，蔡薇薇掌已拍到，那趙姓老者如何躲避得了，只聽一聲悶哼，那趙姓老者一個身軀被擊出丈外，落地滾了兩滾，寂然不動。

同時間，洞中突然傳出一種細若蚊蚋，却驚懍人心的聲音，那聲音雖細，聽在耳中，却有若針刺，好不難過。

蔡薇薇等人聽出是劍悉四迸，破空之聲，不覺一怔！

忽聽老大令狐祺的聲音道：

「華家小兒……」

語聲顯得甚爲急促，黃影一閃，驀地穿蘿退出。

蔡薇薇與程淑美雖在洞邊，一怔之下，竟不及出手，程淑美不由暗叫「可惜」！

只見令狐祺面色鐵青，及肘大袖，被截去一塊，看去狼狽異常。

衆人見狀，均知他吃了虧，魔教及玄冥教下的人，無不心中一凜。

只聽洞內傳來朗然一笑，碧蘿揚處，華雲龍輕袍緩帶，手持古劍，從容而出，那俊美無儔，意態軒昂的模樣，恰與令狐祺大異其趣。

蔡薇薇又驚又喜，道：

「二哥，你完全好了？」

華雲龍朝她望了一眼，那目光中，有著輕憐蜜愛，也有著感激之意，却納劍入鞘，向程淑美抱拳一禮，道：

「前輩伏義相助，晚輩……」

程淑美拂塵一擺，道：

「閒話少說，你知貧道身份麼？」

華雲龍向她手中碧光瑩瑩的玉鈎瞥了一眼，肅容道：

「晚輩大膽猜測，前輩是阮姑娘尊師，不知是否？」

程淑美冷冷說道：

「你倒聰明，可知貧道前來找你之意麼？」

華雲龍見她神色間，隱有不忿之意，知是因爲阮紅玉受辱毀功之故，心中暗道：阮紅玉之事，我確當有責，這位前輩來勢洶洶，大有興師問罪之意。

心念電轉，竟對這番答辭，大費躊躇。

忽聽令狐祺獰聲道：

「華家小兒，可敢與老夫一戰麼？」

華雲龍抱拳當胸，正容道：

「紅玉之事，可否請前輩待晚輩了結此事，再聽前輩教誨？」

程淑美聽他直喚阮紅玉之名，心中暗道：他對玉兒並非無情，事情看來好辦一點。不再多說

，退後一步。

華雲龍轉向令狐祺道：

「也罷，閣下還未嘗夠華家劍法的滋味，華老二又何必吝惜不捨。」

右臂一探，那長達四尺的龜甲古劍，重落手中。

忽聽蔡薇薇促聲道：

「二哥！」

華雲龍轉目瞥去，見蔡薇薇眸中透出焦灼之色，知她怕自己不是令狐祺的敵手，朗朗一笑，道：

「薇妹大可寬心，且看我劍敗星宿海老魔。」

陡以傳音入密說道：

「妳謹守洞口，公公耗去眞元殊多，正在調息。」

蔡薇薇芳心一震，欲奔入一探，突又忍住，心道：

「玄冥教與魔教兩人，大概以爲洞中僅有二哥，如再進入，豈不啟人疑竇。」

思忖及此，美目流盼，只見二丈外令狐兄弟併肩而立，稍後數步，是孟爲謙與四名黑衣老者。十丈外，端木世良與四位仇華率著六七十名玄冥教徒，尚有十餘名魔教之人，密密圍住，百數十道目光，盡落在華雲龍身上，並無一人望向洞口。

忽見四名仇華互瞥一眼，齊齊走向前來，端木世良眉頭一皺，却未出聲阻止。

但聽令狐祺獰聲說道：

「好小子，老夫一時大意，洞中爲你所趁，你便猖獗不可一世了。」

華雲龍朗聲一笑，突然一腿踢向那不知生死，橫伏洞口的黑衣老者脅下，道：

「孟壇主接住。」

只見那黑衣老者一個百十斤重軀體，如激矢般射向孟爲謙。

孟爲謙暗運功力，右臂一抄，已然接住，却覺並無勁力，知道華雲龍那一腿勁玄妙，否則這黑衣老者挨這一腿，肋骨怕不斷上二三根，心中瞿然一驚，暗道：

「這小子功力似是大進，實乃一大禍胎。」

一探傷勢，那黑衣老者面上黑氣滿佈，氣息奄奄，猶幸功力深厚，尚餘一口眞氣護心，孟爲謙面色鐵青，恨恨一瞥程淑美，却不講話，連點那黑衣老者胸前「兪府」、「神封」諸穴，交與身旁黑衣老者，道：

「權拖一刻，以待解藥。」

那黑衣老者應了一聲，伸手接過。

玄冥教高手一死三傷，加上程淑美冷嘲熱諷，孟爲謙已是恨極，然他城府深沉之極，却不形諸顏色。

華雲龍大踏上前，直至令狐兄弟身前丈內，目光一掃兩人，道：

「閣下兄弟是要一起上吧？」

孟爲謙暗罵：小子不知死活。揚聲笑道：

「華煬，令狐兄弟功力蓋世，豈你所堪並論，大言不慚，難道是華家敦厚之風？」

他語中搧火，令狐兄弟如何不曉，却無暇理會，老大令狐祺突然以練氣成絲，傳音入密之法道：

「老二，你謹防那姓蔡的丫頭插手，我非斃了這華家小子，不足解恨。」

老二令狐祐亦以練氣傳音之法說道：「老大，洞中尚有何人？」

目光一轉，瞥了那藤蘿密垂的洞口一眼。

令狐祺略一沉吟，道：

「我方入洞中，那華家小子便一劍砍來，不及打量，洞底似猶有一人，不必顧忌，除了華天虹，他人何所懼哉！」

饒令狐兄弟狂傲絕世，目空四海，對華天虹也得忌上三分，實因九曲掘寶一戰，華天虹蓋世神功，已震破了星宿海一派的膽了。

華雲龍見他們嘴皮啟動，却無聲音發出，目光時掠洞口，不禁敞聲一笑，道：

「洞中是有一位絕世高人，不過這位高人，尚不屑向閣下兄弟伸手，大可放心。」

仇華老大對華雲龍那從從容容，好整以暇之狀，早懷不忿，聞他所言，冷笑一聲，道：

「是何方高人？本公子倒有些不信。」

古劍一拔，昂然走向洞口。

華雲龍臉色一沉，幌身已擋在仇華老大之前，道：

「仇大公子，此地高人如林，只怕還沒有閣下賣狂的份兒。」

仇華老大怒不可抑，突然厲嘯一聲，一劍斬去。

華雲龍微微一哂，舉劍一格，化解來勢，道：

「你一人不是我的敵手，不如將你們師兄弟一起喚上來。」

他這一格漫不經心，仇華老大却覺虎口發痛，自知不是華雲龍敵手，聞言正中下懷，縱聲叫道：

「老三你們齊上。」

那三個仇華，早已躍躍欲試，聞喚齊齊一諾，拔劍上前，孟爲謙張口欲言，倏又閉住。

忽聽令狐祐冷冷說道：

「老夫兄弟之事，無知小兒，敢膽插手。」

右臂一招，就欲將四人摔出。

老大令狐祺生性陰狠，暗忖：這華家小兒功力，似與傳言不符，王師弟說他已中虺毒，何以氣色如常？動念之下，存了一窺虛實之心，道：

「老二，你稍安毋躁，先看看華家小兒功力如何，與我們交手配也不配。」

說話中，四名仇華已圍住華雲龍。

仇華老大寶劍一振，斗然向華雲龍胸前刺去，大喝一聲，道：

「華老二，納命來！」

華雲龍隨手一劍，封住攻來劍勢，朗聲笑道：

「華老二的命，可沒有這麼容易要去。」

仇華老五一劍劈向敵背，口中喝道：

「你看容易不容易。」

華雲龍滴溜溜身子一轉，避了開去，道：

「憑你們，還差些兒。」

仇華老大老五一動手，老三老六也寶劍一振，攻了上去。

這四個仇華，功力非凡，聯手圍攻，進退閃避，俱有章法，顯係平日連手有素，劍光閃閃，威勢不凡。

華雲龍力敵四柄古劍，笑容不收，身形飄忽，看上去游刃有餘，瀟瀟灑灑。

孟爲謙不禁眉頭一皺，暗道：

「這幾個小子，平日雖然狂妄，武功却是紮實，四人聯手，連我也不能如此輕鬆，華家小兒……」

思忖及此，凜然一驚。

蔡薇薇却芳心欣慰之極，暗道：二哥功力，想不到進步偌快，公公是用什麼法子造就，想了半天，她實在不知除服「瑤池丹」外，尚有他法，也懶得想，反正華雲龍功力愈高愈好，妙目凝光，緊盯著華雲龍衣袂飄飄，進退倏然的身形。

忽聽一個亮若銀鈴，勾人魂魄的聲音道：

「這位大哥，請讓一步好麼？」

除了在鬥的五人，餘人不由轉頭望向發聲處。

只見不知何時，在玄冥教與魔教包圍外，來了一群絕色少女，或穿鵝黃，或著嫣紅，朝墩之

下，燦若春花，乍見令人目眩神移。

爲首一位紫衣少女，媚眼桃腮，唇若凝脂，美艷奪目，妖嬈繚人，那話正是由她口中說出。

旁邊玄冥教徒，本來伸手欲攔，被爲首那紫衣少女媚眼一瞟，不知怎地，心頭一陣模糊，果眞齊齊退開，讓出路來。

但覺幽香撲鼻，羅裳搖曳，這一群絕色少女，已款步走入。

走了大半，一名玄冥教徒，神志忽清，大喝一聲，一掌擊向一位黃衣少女。

那黃衣少女嬌軀一側，閃了開來，吃吃一笑，道：

「這位大哥，這般小氣，連路也捨不得讓一讓。」

手中鵝黃汗巾一揚，只見那玄冥教徒「嗯！」了一聲，軟軟跌倒。

旁邊的玄冥教徒見狀紛紛怒喝，欲待動手。

忽聽端木世良峻聲道：

「請她們進來。」

爲首的紫衣少女美眸橫睇了端木世良一眼，嬌笑道：

「端木前輩果然不愧玄冥教總壇壇主，氣量、手段不同凡響。」

端木世良運功戒備，冷冷說道：

「老夫氣量不大，手段却狠，姑娘小心了。」

爲首的紫衣少女噗哧一笑，道：

「唷！端木壇主說的好狠，把小女子嚇得魂飛魄散，差一點就要回身逃走了。」

端木世良冷冷說道：

「想走已遲了，姑娘還是安下心來吧！」

頓了一頓，問道：

「妳是那一門派的，叫什麼名字？速速說出，休得自誤。」

紫衣少女眼珠一轉，倏地掩口一笑，道：

「沒有門也沒有派，名字麼——」

她拖長了聲音，倏又吃吃一笑，道：

「倒有兩個，不知端木大壇主想知道那一個？」

端木世良心道：這幾個女子，來的邪門，哼！諒她小小幾個丫頭，也興不了風，作不起浪。

冷冷一哼，不再說話。

此際，這群少女已走進場中，玄冥教徒迅將缺口重又圍住。

那紫衣少女視若未覩，蓮步款款，行至距孟爲謙五人二丈處駐足。

孟爲謙可不敢小覷了她們，嚴加戒備，冷冷說道：

「姑娘是友是敵，趕緊說明，免得老朽得罪了自己人，不好交待。」

那紫衣少女嫣然一笑，道：

「不敢相欺，小女子們想高攀雲中華家，尚沒有資格。」

孟爲謙暗忖：說得也是，俠義道中決無這等妖妖嬈嬈的人。不禁問道：

「然則姑娘等是本教之友了？」

那紫衣少女吃吃一笑，道：

「只是却也不齒與鬼物爲伍。」

孟爲謙不由震怒，道：

「好丫頭！」

掄手一掌，就欲擊去，念頭一轉，忽又頓住，暗忖：這幾個丫頭不足爲慮，倒是本教熟諳江湖大勢，居然未知武林有此一派，揆之蔡家，則待機而動者，尚恐不少。

蔡薇薇見到這群少女中，有在「宜興樓」所見三名少女，向她微微一笑，却未招呼，心知這批「倩女教」的，必有用意，也佯裝不識，湊近程淑美耳畔，悄聲兒道：

「前輩，她們是『倩女教』的，是友非敵。」

程淑美掃了那群少女一眼，漠然道：

「這些少女看來妖媚入骨，不是正經路數，怎麼會是朋友？」

蔡薇薇急道：

「這有什麼關係？她們教主是位至情至性的女子啊！」她人本美艷，訴說間，猶帶幾分嬌憨之氣，程淑美雖對她抱有成見，也爲她那純眞之氣，將芥蒂消盡，莞爾笑道：

「孩子，妳想得太單純了，別說善師難保不出惡徒，即至情之人，如不能善用其情，也……」

倏然一嘆，突然住口。

蔡薇薇星眸一睜，道：

「難道至情至性不好？」

程淑美心道：這孩子天眞爛漫，我別影響她純潔美善的心了，微微一笑，道：

「貧道未說不好啊！」語聲微頓，見蔡薇薇猶欲追問，接道：

「妳看妳二哥分明綽有餘力，爲何不收拾下這四個小子。」

蔡薇薇果然星目轉向華雲龍，隨口道：

「誰知道？」

那紫衣少女一雙美眸，遙遙將蔡薇薇從頭到脚打量了一番，低聲自語道：

「果是閬苑仙葩，非我這落溷殘花所堪比較。」

語聲中，妖媚之態一掃而空，美目淚光浮動，大有自我解嘲之狀。

她旁邊一位綠衣少女見狀，暗暗一嘆，低聲道：

「大姊姊，妳……」

紫衣少女突然峻聲道

「二師妹不必多言，我自有計較。」

那綠衣少女怔了一怔，閉口不語。

紫衣少女輕嘆一聲，忽然戚容一收，又回復先時煙視媚行之態，曼聲喚道：

「華公子……」

華雲龍力敵四柄古劍，進退如魚游水，好不自在，早已看出那紫衣少女正是方紫玉之首徒賈嫣，聞喚朗朗一笑，道：

「賈姑娘好啊！」龜甲古劍一橫，一陣金鐵交鳴之聲，已撥開仇華老三老六兩柄劍，又道：

「賈姑娘，我們這樣稱呼，太生份了吧，記得剛見面如何稱呼？」

賈嫣縐縐一笑，突然揚聲道：

「琦哥！」

華雲龍應聲道：

「嫣姊。」頓了一頓，道：

「妳已知我不叫白琦，爲何仍如此呼喚？」

他隨口談笑，那像正在搏鬥之狀，四個仇華怒火沖天，却也無可奈何。

賈嫣格格嬌笑一聲，道：

「作紀念啊！」

孟爲謙暗暗忖道：這兩人一是花叢老手，一是蕩婦淫娃，嘿嘿！只怕早有一腿了，只是憑華家在武林中地位，豈容這等女子上門，到頭來因愛成仇，哈哈！老夫就有好戲可看了。

程淑美對賈嫣等人觀感極劣，見狀黛眉一蹙，暗罵：混帳小子，處處拈花惹草。側顧蔡薇薇道：

「丫頭，妳也不管管那混帳小子。」

蔡薇薇怔了一怔，道：「誰？」

旋恍然道：

「您是說我二哥，二哥何必我管，二哥喜歡的我也喜歡，他愛怎麼樣就怎麼樣，我知道二哥很聰明，不會錯的。」

程淑美暗道：傻啊！妳這丫頭。却對蔡薇薇那份純情淑德，倍增憐愛，想起己徒，心頭一動，道：

「假如貧道之徒與妳一起，妳高興麼？」

蔡薇薇歡聲道：

「前輩是說阮姊姊，我本來就要阮姊姊留下的，她却不肯，這樣好極了。」

程淑美聞言暗喜，重新燃起了希望，旋又想起阮紅玉而今景況，暗暗想道：人心易變，誰知她以後會如何，玉兒是爭不過她的，哼！那不是受罪定了。一時竟爲了唯一愛徒，時愛時喜，再想起阮紅玉已然失身，實已不堪再言，又意態索然。

忽聽令狐祐不耐煩的道：

「玄冥教那四個小子，如今黔驢技窮了，速速退下，免得丟人現眼。」

四名仇華羞怒交迸，仇華老大厲吼一聲，道：

「老三、老五、老六，不必再顧忌了。」

身形一折，劍法倏變，但見寒光閃閃，忽焉在左，忽焉在右，若龍騰蛇行，曲曲折折，莫知所之，那玄奧詭譎，變幻莫測，觀戰之人，無不聳然動容，蔡薇薇與程淑美，更是凜然心驚。

華雲龍忖道：這套劍法玄奧辛辣，大異常軌，他們功力較弱，故奈我不得，若碰上玄冥教主，就危險了。

心念轉動，頓生一觀此劍法的來龍去脈，心中有個譜兒，以免日後遇上，陷入手忙脚亂之境，笑容一斂，全神運劍，再也不暇旁顧。

但聽劍風嘶嘶，震耳欲聾，尤其在朝陽映照之下，千百道劍光，寒芒閃掣，令人耀眼難睜，雙方同是氣穩神凝，一片嚴肅，那兵刃交擊，動人心魄的聲響，反而少了，一沾即走，此來彼往，却隱藏著更深的殺機，聲威之懾人，確屬武林罕見。

看了一刻，觀戰之人見華雲龍氣定神閒，而四個仇華已露急躁之態，勝負誰屬，不言可知。

令狐兄弟人雖狂傲，武功見識，確也高絕，看了半晌，令狐祐傳音道：

「我先前還懷疑那小子如何能爲一教之主，如今見到他徒弟也有兩手，倒非倖致了。」

令狐祺冷冷說道：

「你也太小看那小子了，沒有幾手，二師兄豈會容忍至今。」

令狐祐切齒道：

「那小子，忘恩負義，我一想起便再也難耐。」

令狐祺冷笑道：

「忍不了也得忍，滅了華家，哼！你以爲玄冥教尚能存在？」

令狐祐一掃華雲龍，道：

「這小子，武功之高，進境之速，連我看了也覺心驚，留他不得。」

他這幾句話未用練氣成絲法，聲音不高不低，在場並無庸手，幾乎全已聽到，旁人猶可，蔡薇薇芳心一震，凝神壹志，準備隨時接應。

華雲龍雖在搏戰，却也字字入耳，暗暗想道：

「哼！這等邪魔外道，什麼事做不出來……」

轉念之下，頓生速戰速決之心，冷聲喝道：

「四位再不退下，別怪華老二給你們難堪了。」

仇華老大古劍疾出，獰聲道：

「華老二，嘴上沸能沒用。」

華雲龍哈哈一笑，道：

「說得是，閣下請看劍上的。」

劍法一改，連環攻出，那架勢之磅礴，大有氣吞山河之勢，施展開來，劍風厲嘯，勁氣洶湧，當眞是風雷俱動，浩浩蕩蕩，一派君臨天下的氣象，與仇華所施展劍法的詭異辛辣，大異其趣，觀戰之人，無不暗暗讚嘆，令狐兄弟也不由將輕視之心一收。

劍光中，但聽華雲龍沉聲道：

「四位仇公子，寶劍握緊了。」

但聽「噹噹」一連串震人心魄的金鐵交鳴聲，只見四縷白虹沖天飛起，向四方射去。

兩道白虹擊中峭壁，嗆然落下，一道飛至孟爲謙頭頂，被他縱身接住，餘下一柄越過令狐祐頭上，令狐祐隨手一拂，那柄劍更是若離絃勁矢般，直射入十餘丈外竹林中，立時有三名玄冥教徒，看準劍墜處，奔入林中。

華雲龍寶劍橫胸，吟吟而笑。

四名仇華兩手空空，都是目瞪口呆，胸膛起伏不定，眞是又駭又憤，羞惱交迸。

孟爲謙怕他們忍耐不住，縱聲叫道：

「諸位公子，快請退下，何必與華家小子爭這區區勝負。」

四個仇華雖然桀驁不馴，却也自知不是華雲龍敵手，見有台階，即便退下。仇華老大心有未甘，色厲內荏道：

「華老二，你記著了，本公子暫將你一命寄下。」

華雲龍莞爾一笑，道：

「這可眞應了閣下一句話，嘴上稱能了。」

語音微頓，哂然道：

「不過華老二深明落敗者心情，倒也不必多做計較了。」

仇華老大氣憤塡膺，重重一哼，默然不語。

忽聽賈嫣格格嬌笑一聲，道：

「琦哥眞是菩薩心腸，連敵人也如此體諒。」

此語一出，那群少女齊聲嬌笑起來，一時鶯啼燕語，大大沖淡了場中劍拔弩張的氣氛。

只有四個仇華却益感難堪，仇華老三性子最是暴燥，認出賈嫣，鈎起前情，更是心火直冒，大踏步走向賈嫣，獰聲道：

「妳這『怡心院』裡的婊子，賣騷竟賣到這裡來了，是想找死？」

賈嫣黛眉一揚，道：

「就算要賣，也不是賣給仇三公子，仇三公子這般凶霸霸的，幹什麼啊？」

仇華老三獰笑一聲，道：

「好哩！妳敢情是不要妳那個婊子爲了？」

賈嫣格格嬌笑一聲，道：

「『怡心院』早候著公子呢！不過公子可得小心點，再來可沒上次那般便宜了。」

華雲龍留意上這邊，聞言暗道：「上次仇華老三及老五去了『怡心院』，不知結果如何，聽賈嫣口氣，分明吃虧了，嗯！她明目張膽與玄冥教作對，難道『倩女教』準備揭開幹了？」

只聽仇華老三厲聲道：

「三爺爺斃了妳這臭婊子！」欻然一掌擊去。

賈嫣吃了一驚，道：

「三公子敢情以爲弱女子好欺負麼？」

玉掌一揮，迎上前去。

孟爲謙見那賈嫣出掌之時，身後幾個少女，突然也自出右掌，成串按住前面一位少女的背心，心中暗叫不妙，促聲喝道：

「三公子快退。」

雙掌一併，霍地推出。他身旁三名仇華，見狀目光一閃，也齊齊推出一掌，四股掌力，朝賈嫣的掌力斜斜擋去。

幾人先後發動，去勢却都快極，但聽蓬然一聲大震，孟爲謙及三名仇華，全是登登迭連後退，賈嫣連著後面七八名少女，也連退兩步，仇華老三却身形一仰，向後直飛，五官溢血，濺落一地。

場中一清，孟爲謙四人都內腑重傷，血氣翻騰，默運眞氣，四名黑衣老者，齊跨前一步，一人右臂抄住仇華老三，但見仇華老三面如金紙，昏迷不省，而賈嫣等不過略覺不適而已。

賈嫣這一掌威力雖大，但在場高手却看出賈嫣是仗七八名少女，使用借體傳功之術，集數人功力於一身，則威力之大，也毋怪其然，故雖驚不奇。

這借體傳功之術，武林高手無一不能，只是像賈嫣諸人這般如臂使指，運用自如，則必有獨得法門了。

眞以武功而言，賈嫣頂多僅可與仇華之一相頡頏，實較孟爲謙差之遠甚，行家眼利如刀，這等結局，實在大出在場高手意料之外。

端木世良暗道：老孟自命算無遺策，也有馬前失蹄時候，尤其敗在幾個不明來歷女子手中，更是不值，玄冥教此戰當勝反敗，高手損傷也就罷了，却折了銳氣……

心念一轉，面寒如冰，低聲向旁說了數語，走向「倩女教」的一群，身後隨著兩名青衣老者。

賈嫣雖見他受傷了，可不敢大意，眼珠一轉，扭頭向身旁低聲說了數語。

只見倩影閃動，那群少女位置忽變，以賈嫣爲中心，環成一圈，玉手相牽，背向外方，嫣紅姹紫，眞若花團錦簇，好看煞人。

華雲龍暗忖：她這陣勢，又是一拒敵之法了。

令狐兄弟本來未將賈嫣等人放入眼裡，不屑理會，這時見狀，好奇心起，令狐祐縱聲喝道：

「丫頭們，搗什麼鬼？」

賈嫣笑道：

「這是賤妾們因功力薄弱，創出的一點防身保命玩意，恕難奉告。」

令狐祐傲然一哼，道：

「老夫一掌之下，管教妳們陣散人亡。」

賈嫣黛眉一揚，道：

「不妨試試。」

華雲龍暗暗忖道：妳們借體傳功之術所出掌力，雄渾而不精純，令狐老怪功臻化境，豈能奈何得了牠，一再撩撥，不是找死？

只見令狐祐勃然大怒，嗤嗤怪笑道：

「老夫倒要看看妳們除了迷魂邪法與借體傳功之術外，有何能焉？」

說話中，舉步走向賈嫣等人。

華雲龍雖知倩女教的人，技不僅此，可是功力相差太遠，無論如何，也不放心，暗道：如倩女教的人，有個失閃，自己就愧對顧姨了。

他這麼一想，目光一轉，向蔡薇薇微微示意，望向令狐祐道：

「不知雲中山後山小子，可配領教星宿海前輩高人的絕藝？」

蔡薇薇一瞧他眼色，已知他要自己替「倩女教」擋住强敵，當下蓮足一頓，飛身降落令狐祐身前，道：

「姓令狐的，剛才一陣沒有打完，你休得再找他人麻煩。」

令狐祐對她深感忌憚，不覺止步，暗道：老夫要對付華家那小子，我一人只怕難以討好。

轉念間，但聽老大令狐祺道：

「雖差一點，也馬虎可以了。」

右臂一抬，跨前一步。

華雲龍微微一哂，道：

「請！」鐵劍一擺，封住門戶。

霎時，場中一片寂靜。

這一場搏鬥極不尋常，交戰之人，一個是凶名久傳，衆所週知的魔教高手，一個是名門後代，方出江湖後起之秀，本來人人均認爲華雲龍不是令狐祺敵手，然而方才一戰，華雲龍擊敗四名仇華所現功力，頓令觀戰之人刮目相看，對這勝負，不敢輕下斷言了。

若令狐祺敗了，無話可說，若華雲龍失手，一則星宿海一派的人心狠手辣，有逾毒蛇猛獸，人人盡知，況與華家積怨極深，性命堪危，華雲龍敗在令狐祺手內，華天虹爲子報仇，魔教不甘束手，則江湖上必引起一陣腥風血雨，故這一場搏鬥，實是九曲掘寶之後，最爲震動江湖的一件大事了。

令狐祐冷冷一哼，轉身注目兩人，他知蔡薇薇絕不致向人背面下手，至於賈嫣等人，則他根本不放在眼下。

蔡薇薇更是無暇理會令狐祐，提心吊膽地緊緊盯著。端木世良本待向賈嫣叫陣，這刻也沒有了主意，轉目華雲龍與令狐祺。

只見華雲龍神儀湛然，執劍卓立，有若嶽峙淵渟，令人油然而起不可動搖之感。

令狐祺滿面獰笑，一步一步走向華雲龍，他與華雲龍相距不過二丈餘，照說舉足卽至，可是走到現在猶有二丈，眞是慢若蝸牛。

愈是這樣，愈是險惡萬狀，一出手便是石破天驚，且極可能一招判生死，敵對雙方的人，無不屏氣注視，相機接應。

其實，令狐祺這一擊，毫無必勝把握，敗在後生小輩手下，傳出江湖，固是顏面難堪，斃了華雲龍，時機未至，實不願與華家正式決裂，只是騎虎難下，也只有咬牙挺下去了。

就在這劍拔弩張，一觸卽發的當兒，一個幌若悶雷聲音叫道：

「令狐賢弟住手。」

觀戰之人移目望去，但見兩條以淡煙幻影般的人影，由山麓踏枝而來，其速無匹。

令狐祺忽然止步，道：

「本教教主卽至，這一戰只有暫且擱下。」

華雲龍聞是東郭壽來了，心凜不已，口中淡然道：

「悉如尊意。」

凝目望去，來者是兩個鬚髮皆白的黃袍老者，身法奇快無比，不過用兩句話的工夫，已掠入場中，玄冥教徒讓出路來，魔教弟子，却紛紛躬身迎接。

但見先前一位銀髯飄拂，臉色醬紅的老者，腰圍一條紫金打造的蒼龍，那金龍長約九尺，頭尾大如酒杯，身子僅有小指粗細，鐫鏤的栩栩如生，鱗甲密佈，爪指分明，而且每一片鱗甲俱可

活動，說得上奇巧之極，正是傳說中魔教教主的打扮。

另外一個黃袍老者，同令狐兄弟及呼延恭一般繫銀龍，臂長過膝，面頰乾癟，雙目似睜似閉，一副鬼氣森森的樣子，尤其黃袍襤褸，沾滿泥土，活似剛剛由土中爬出一般。

兩人進入場中，令狐兄弟趨前欲言，東郭壽手一擺，道：

「兩位賢弟請候著。」

令狐兄弟施禮，轉至東郭壽及那鬼氣森森的老者身後。

華雲龍冷眼旁觀，知道那鬼氣森森的老者，身份在令狐兄弟之上，功力只怕僅在東郭壽之下。

只聽端木世良道：

「東郭教主好啊！怨端木世良有傷在身，未能見禮了。」東郭壽銀髯一拂，縱聲笑道：

「端木兄不必客氣。」

孟爲謙原來在閉目調理眞氣，忽然雙目一張，拱了一拱手，道：

「久未拜謁教主，待慢之處，尙請海涵。」

東郭壽將手一拱，道：

「孟兄久違。」

目光炯炯，環視衆人一眼，僅在蔡薇薇身上頓了一頓，最後落在華雲龍身上。

霎時，所有的目光投向華雲龍，都想看他如何應付這蓋代魔頭。

因有華天虹在武林中至高無上的地位，故華家弟子無論置身何等場合，無形中都被視爲首腦

人物，當然，華家庭訓之嚴，家規之謹，養成華家子弟皆是氣度恢宏，處事公允，加上武功高強，始能如此，否則江湖人物，那個不是桀驁不馴之輩，誰肯信服？

只見華雲龍劍已入鞘，泰然自若，雙手一拱，道：

「山西華煬，見過東郭教主。」

東郭壽並不還禮，兩道神光閃閃的眼神，向華雲龍上下一掃，倏地冷冷說道：

「二公子，請將一切虛禮免了，想來令尊當年仗恃武功高強，欺壓星宿派的事，二公子十分清楚。」

語聲愈來愈冷，殺機隱隱。

他語氣不善，蔡薇薇蓮步悄移，挨近華雲龍。

孟爲謙暗忖：大對頭難惹，讓你們先打頭陣，倒也不錯。手一擺，率人退至東郭壽左後方，受傷的仇華老三及黑衣老者均交給教下弟子。

程淑美見敵方全退出洞口六七丈外，且全注意著華雲龍，守此何用，拂塵一揮，至華雲龍之旁。

那「倩女教」的十名少女，仍於原地，恰居雙方之中，個個面含巧笑，俏立一旁，倒似看熱鬧的第三者。

本該壁壘分明的兩方，被她們這一擾，略顯混亂，然東郭壽却視若無睹。

玄冥教與魔教的人加起，幾近九十，而華雲龍這方僅有三人，那聲勢之懸殊，眞若楚漢之別。

華雲龍暗暗想道：「這東郭壽枉爲一教之主，居然顚倒黑白，當年明是星宿海魔教欲坑盡天下群雄，獨吞寶藏，而被爹所懲治，他却說是爹仗武功欺壓他們。」

轉念下，鎭定逾恒，道：

「當年之事，是非曲直，天下英雄，有目共覩……」

令狐祐冷哼一聲，截口道：

「天下英雄？神旗幫、天乙子、伍玄子是黑道人，餘下的是你們華家死黨，難道就是天下英雄？」

華雲龍聽若未聞，繼道：

「在下出生也晚，事未經見，不敢妄加論斷。」

他語音一頓，抱拳一禮，朗聲道：

「今日之事，是戰是和，還請東郭教主示下，在下雖然末學後進，武功膚淺，不自量力，願一力承擔，其餘無關的人，教主一代宗師，想來不屑加以留難。」

這一番話，不亢不卑，雖富豪氣，却無驕意，大有鐵肩擔當之概，才出於學，器出於養，在他是毫無所覺，東郭壽心頭暗暗道：好小子，有你的。

令狐祺冷冷詫道：

「口氣倒不小，你配麼？」

東郭壽手一擺，正欲開口，忽聽賈嫣嬌笑道：

「東郭教主是絕代高人，如何能向後生小輩出手，華公子此言不嫌狂傲？」

華雲龍眉頭一蹙，暗道：

「妳雖是好意，東郭壽何許人，豈不惹火上身？」

只見東郭壽淡然朝賈嫣一瞥，旋又面向華雲龍，意似不屑。

賈嫣却覺得他目光如電，她雖天不怕，地不怕，也不由一凜。

但聽東郭壽道：

「這位小姑娘練的是『姹女心法』，聞說當年掘寶，『姹女心經』爲顧鸞音取走，想是顧鸞音門下了？」

華雲龍對他目光之銳，也暗暗佩服，淡淡一笑，道：

「教主找的是華家的人，他人何必多問。」

東郭壽嘿嘿冷笑，道：

「不愧華家子弟，英氣豪爽，老夫也佩服得很。」

倏地神色一弛，道：

「二公子，恕老夫托大一句，令尊雖功力絕世，仍屬晚輩，那位小姑娘說得對，老夫再不顧身份，也不該向你出手。」

忽聽賈嫣嬌笑道：

「我姓賈名嫣，誰小來著？」

令狐祐怒道：

「丫頭閉口……」

東郭壽哈哈一笑，道：

「四師弟不必多言。」

銀髯一拂，對著賈嫣道：

「諸位姑娘的芳名，老夫倒要請教請教了。」

賈嫣格格嬌笑一聲，道：

「這才像是一代宗師的氣度，像剛剛那一種氣吞河嶽的聲勢——」嬌笑一聲住口。

星宿派的人，一聽語帶譏訕，無不怒目相視。

東郭壽却不以爲意，笑道：

「姑娘請說。」

華雲龍暗道：

「她如此不慌不忙，意態閒散，想來是胸有成竹。」

轉念間，但聽賈嫣銀鈴般的聲音，娟態橫生的將那十餘位少女的名字說出，皆是姓賈名字中皆有女旁，不由暗道：「她適時說有二名，則賈嫣之名，分明是假。」

想著哈哈一笑，道：

「諸位姑娘姓賈，名字諒也是假。」

賈嫣吟吟一笑，道：

「大千世界，一切皆假，何況幹我們這一行，更是虛情假意，自是什麼都假。」

蔡薇薇突然問道：

「嫣姊姊，妳是幹那一行的？爲什麼虛情假意？」

賈嫣風情萬種的瞟了華雲龍一眼，笑道：

「這個我可不敢說，說了妳二哥一定會生氣。」

蔡薇薇櫻唇一抿，望向華雲龍，華雲龍的確不想讓她知道這些事，笑道：

「別聽她的，妳這位嫣姊姊是遊戲風塵，一切事都眞眞假假。」

望著東郭壽，淡然道：

「東郭教主既不願對晚輩出手，然則奈何？」

東郭壽撚髯笑道：

「連老夫也是煞費躊躇哩！」

華雲龍移目他背後那鬼氣森森的老者，道：

「是否由教主身後那位高人動手？」

那鬼氣森森的老者自入場中，一直立於東郭壽身旁，默然不語，眼下分明聽見了華雲龍的話，却連眼皮也不眨一下。

東郭壽聞言，突然仰天大笑，半晌始止，華雲龍不動聲色，等他笑畢，道：

「不知何事惹得東郭教主如此好笑？」

東郭壽撚髯一笑，道：

「連老夫也不願對你下手，這位是老夫師兄申屠主，武功高過老夫百倍，如何能向你這晚輩的下手？」

華雲龍暗道：他此言雖有誇大，只是這個申屠主武功不在他之上，東郭壽也不會這般說了。

朝申屠主望去，見他始終一副要死不活的樣子，知道愈是如此，愈是難以揣測。

蔡薇薇也暗暗心驚，她却不忿東郭壽倚老賣老的樣子，櫻唇一撇，道：

「教主的師兄弟輩，倒也領教過三位了，好像沒有什麼了不得嘛！」

令狐兄弟勃然大怒，令狐祐生性爆燥，厲聲道：

「臭丫頭……」

蔡薇薇截口道：

「這就是前輩高人的吐辭？」

東郭壽呵呵一笑，道：

「四師弟的確該煉煉火氣了。」

接著朝蔡薇薇笑道：

「姑娘是……」

忽聽賈嫣嬌聲接口道：

「這位姑娘可是有天大來歷的，別的不說，論武功，怕教主也無法穩操左券……」

東郭壽將蔡薇薇從頭至足，仔細打量了一番道：

「老夫老眼未花，這姑娘的功力，焉有看不出之理。」

賈嫣笑道：

「論姿容嘛！有如月殿仙子，瑤池玉女，與我們這批凡俗的女子，更是有雲泥之判了。」

抿嘴一笑，倏然住口，說了半天，連蔡薇薇的名字都未說出去，他人僅以爲她故作刁鑽。華雲龍却是絕頂聰明，猛然一震，暗道：

「星宿派傾巢而至江南，必有大事，莫非……莫非正爲了薇妹一家？」

蔡薇薇赧然一笑，道：

「我醜的很，諸位姊姊才美呢！」

只見令狐祺忽然閃身向前，將蔡薇薇及適才的事，低聲稟告東郭壽。

東郭壽面色微變，望向蔡薇薇，道：

「若老夫猜測不錯，蔡姑娘想是武聖之後。」

蔡薇薇芳心暗忖：令狐兄弟才提起爹名諱，無論如何，東郭壽必然知道爹的踪跡。她雖不諳世事，却知直問無益，芳心數轉，不知如何說好，也不理東郭壽，以練氣傳音向華雲龍道：

「二哥，剛剛那令狐祺曾說星宿派拿住我爹。」

微微一頓，又道：

「還說我爹已然……不諱，我不信。」玉喉已略有哽咽。華雲龍心神一震，他知蔡元浩已死是假，恐怕其落入魔教手中是實，却安慰道：

「這些人的話信不得，憑老伯的功力，星宿派如何能夠。」

東郭壽久不見答，乾笑一聲，道：

「好嬌憨的丫頭。」

華雲龍雙眉一聳，正欲答話，賈嫣格格笑道：

「教主怎麼漏掉了這位仙姑不問？」

說話中，纖指一指程淑美。

東郭壽看了程淑美一眼，淡然道：

「關外高人，早已認識。」

程淑美冷冷一哼，默然不語。

華雲龍一心宕時，忙道：

「既然教主與令師兄俱不屑動手，則今日的事，是否就此了結？」

東郭壽微微一笑，道：

「今日玄冥教與敝派傾力而來，却虎頭蛇尾，二公子請講，傳出江湖，人們要如何說話？」

華雲龍暗道：「他言辭反覆，不知存有何意？」

心念連轉，不禁冷冷一笑，道：

「教主之意，在下不解。」

東郭壽沉聲一笑，道：

「二公子眞的不知？」

華雲龍也沉聲道：

「請教。」

東郭壽忽變悠閒，手撚銀髯，笑道：

「二公子也不是不知，大概因令尊華大俠謙恭爲懷，以致讓二公子忽視了華家在武林中的地位，令尊高不可測的武功，如今再加上武聖嫡傳……」

他撚鬚含笑，華雲龍却聽出他語中殺機，暗忖：

「原來是蔡家與我們華家站在一起，故令他不顧一切，欲搶先下手，如此看來，魔教這番高手雲集江南，果是想先對付蔡家。」

他忽然覺出形勢的險惡，東郭壽既已殺機大動，憑己方三人，就算搭上了倩女敎一群，也是以卵擊石，自己死了也罷，蔡薇薇、程淑美、賈嫣那十餘名少女，却是爲己拖累，尤其元清大師，功力蓋世，不是爲己迫毒輸功，何懼之有？華家縱有通天之能，眼下却遠水救不了近火。

他心念電轉，脫口道：

「敎主是眞要與華家一拼了？」

東郭壽目光倏然一冷，道：

「這也僅是遲早之事而已。」

華雲龍見話已至此，拖無可拖，暗暗一嘆，就待出言搦戰，好歹想辦法扣住東郭壽，一場一場較量，則至少可多捱些時辰。

忽聽洞中傳來一個清越蒼老的聲音道：

「阿——彌——陀——佛——」

這佛號好生怪異，全場的人都覺得聲音似不由耳中傳入，而由心中響起，且感心胸祥和一片，那批玄冥敎徒及星宿派弟子，執劍之手，竟不由緩緩下垂，功力稍差的，不由失手，一時啷噹

之聲，紛紛傳來。

那東郭壽的師兄，申屠主忽改要死不活的樣子，細目一睜，精光暴射，直似烈日金芒，令人不敢逼視。

華雲龍、蔡薇薇、程淑美就在他對面，更覺一驚，知道此人功力，果勝東郭壽不少。

東郭壽雙眉微聳，道：

「好高明的『叩心鐘』神功，是那一位高人，東郭壽拜見。」

洞中傳來元清大師的聲音，緩緩說道：

「不敢，老衲元清拜見東郭敎主。」

聲甫落，洞口碧蘿無風自動，只見一位骨瘦嶙峋，滿面皺紋的灰衣老僧，倏然而出。

霎時，全場一片死寂。

東郭壽，這一個蓋世魔頭，令狐兄弟，這兩個絕世凶人，端木世良、孟爲謙等心機深沉，馳騁江湖的草莽人物，無不瞪目咋舌，只有那申屠主，死板板的面上微有抽動，瞬又恢復原狀。

原來元清大師，並非步出山洞，而是盤膝而坐，若下有蓮座，浮空三尺，緩緩飄來。

華雲龍忽然驚覺，側行三步。

元清大師却飄至東郭壽身前三丈，卽口宣佛號，緩緩降落，寶相莊嚴，神儀湛然，幾令人疑眞佛下凡。

賈嫣忽然珠淚滿眶，低聲道：

「諸位師妹，散陣了吧！」

「倩女教」的那群少女，聞言立刻鬆開相牽的手臂，賈嫣蓮步姍姍，獨自走到元清大師身旁八尺，忽然雙膝一曲，默然跪下。餘下少女見狀，面面相覷，茫然不解。

元清大師自入場中，一直是盤膝而坐，低目垂眉，恍若未見兩教之人，此際，慈目微睜，大袖一拂，道：

「姑娘請起，老衲生受不起。」

賈嫣但覺和風過體，嬌軀不由自主的立起，知道元清大師不喜俗禮，當下跪立一旁，元清大師微微一嘆，移目望向東郭壽。

東郭壽已知元清大師這麼一個人，却未料到元清大師功力高到如此地步，他乃一代梟雄，怔了一瞬，獰聲一笑，道：

「『蓮台虛渡』與『叩心鐘』，兩般絕世神功，東郭壽算開了眼界。」

目光一轉，朝申屠主微微示意。

申屠主突然跨前一步，一聲不響，右臂一伸，五指箕張，隔著二丈餘遠，虛虛抓向元清大師。

他這一抓，毫無嘯銳風聲，有同兒戲。

元清大師面容一肅，合什胸前的雙掌，微張又嗡，只是除了少數高手之外，餘者均未看見這微乎其微的動作。

衆人方自訝異間，却見立足元清大師與申屠主周遭的人，衣袂獵獵，直向外飄，忽又向內一收，始知二人已較量了一招。

元清大師上身轉仰，旋又豎立如山。

申屠主目光一變，身軀前傾，竟前移半步。

華雲龍大感興奮，暗道：瞧這光景，明是申屠老怪敗了。

申屠主雖然敗了，却無半分激動之色，回過身子，生硬冰冷的道：

「走！」

東郭壽一怔，隨恍然想道：

「對呀！本派猶握有蔡元浩可做人質，老和尚功力奇高，何苦硬拼。」

他轉念下，頓萌退走之心，拱手一禮，道：

「今日看在大師面上，就此了結，希望來日能再見大師神功絕藝。」哈哈一笑，就欲帶了魔教的人下山。

蔡薇薇惦著令狐兄弟的話，焉容他輕易退走，急聲道：

「公公，爹的失踪與魔教有關，不要讓他們逃了。」

元清大師本來不欲多事，星宿派退走，在他是求之不得的事，聞言慈目一睜，柔和的目光忽轉凌厲，却仍緩緩說道：

「東郭教主，此言當眞？」

東郭壽手一揮，止住令狐祐的發作，沉聲一笑，道：

「十餘年前曾有一位蔡大俠，遠至崑崙探勝，嘗爲星宿派貴賓，不知是否這位姑娘的尊親……」

忽聽那申屠主漠然道：「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。」

袖袍一拂，竟連東郭壽也不招呼一聲，逕自行去。

東郭壽道：

「蔡姑娘孝思不匱，東郭壽佩服得很，若欲至西域尋父，星宿派願全力相助。」

蔡薇薇哼了一聲，冷然道：「不是全力相阻就……」

忽聽元清大師低誦了一聲佛號，神情倏轉平靜，道：

「薇兒不得無禮。」抬目注視東郭壽，肅容道：「東郭教主意欲如何？」

東郭壽敞聲一笑，道：

「大師睿智，東郭壽佩服萬分。」

華雲龍知道東郭壽就要攤牌，一旁默察，以傳音入密向蔡薇薇道：

「薇妹，由公公一人對付吧！」

東郭壽頓了一頓，一撚銀髯，道：

「愚意江湖中殺戮連綿，血腥遍地，華家久霸武林，同道好友，受欺非一日，業已忍無可忍，八荒四海，無數高人奇士，而今群策群力，欲共殲滅華家，覆敗已在近日，這一場殺劫，無不避免。大師世外高人，理當嘯傲煙霞，枕流漱石才是。」

語下之意，是要蔡家退出武林。

華雲龍因事關蔡元浩安危，雖聽他指鹿爲馬，却默不作聲。

元清大師不動聲色，靜靜聽他說完，淡然道：

「教主美意，老衲十分感激，只是我佛有言，我不入地獄，誰入地獄？江湖縱然擾攘，豈容老衲抗志山栖，除魔衛道，人人有責。」

東郭壽暗道：這老和尚頑固之極，倒不可操之過急。好在雙方辭俱隱約，猶未各走極端。拱手一禮，道：

「既然如此，沒有什麼可說的，告退了。」

元清大師合什相送，端木世良與孟爲謙，雖心有未甘，震於元清大師絕世神功，也不得不見風收帆，孟爲謙喝道：「走！」率領玄冥教徒離去。

蔡薇薇蓮足直跺，道：

「公公怎麼放走東郭壽他們？」

元清大師微微一嘆，却不答話，側顧賈嫣，藹然道：

「老衲無德，不知姑娘何故驟以大禮相待？」

賈嫣口齒啟動，却未出一語。

元清大師藹然一笑，道：

「姑娘稍待。」轉面向程淑美道：

「道友……」

程淑美微微一欠身，道：

「大師齒德俱尊，程淑美不敢當得。」語音微頓，道：

「請恕晚輩猶有他事，就此告退。」

華雲龍急聲道：
「前輩……」
程淑美冷然道：
「我在山脚候你頓飯工夫，你如有幾分情義，就速速趕來。」拂塵一擺，馳下山去。
蔡薇薇急問道：
「前輩，阮姊姊現在何處？」
程淑美充耳不聞，疾馳如故，瞬已不見。
華雲龍轉向元清大師，欲言又止。
元清大師一擺手，道：
「你也等等。」雙眉微聳，對著竹林道：
「林中兩位施主，可否勞駕一會？」
林中傳來一個嬌脆的女子聲音說道：
「大師之命，晚輩本應遵從，唯另有要事，請恕方命之罪。」
賈嫣與那十餘名少女，聞聲齊喚道：
「師父。」
華雲龍也聽出是方紫玉口音，暗道：憑公公功力，決不致聽錯，另一人是誰？心念一轉，想起長恨道姑，脫口道：
「顧姨。」

只聽方紫玉道：
「大師如肯慈悲女兒，略施教誨，其餘人就由嫒兒領回總壇。」
其中一位綠衣少女，正是方紫玉的次徒賈少嫒，急躬身道：「是。」
又聽長恨道姑的聲音道：
「龍兒，顧姨原來不願讓你知道我來了，想不到又給你猜到，顧姨也不忍心置之不理，不過你也不必妄費心機，顧姨不會聽的。」
蔡薇薇急道：
「顧姨，妳不喜歡我了？爲何不理我？」
只聽長恨道姑笑聲道：
「妳這孩子鬼的很，顧姨怕上當，所以不理妳了。」
聲音漸傳漸遠，顯然人已離去。
元清大師轉面向賈嫣：
「賈姑娘，令師既然有言，妳願意隨老衲幾天否？」
賈嫣欠身道：
「前輩垂青，這是小女子大大福緣。」
忽聽蔡薇薇道：
「公公，你怎麼放過魔教的人？」
元清大師微微一嘆，不答反問道：

「薇兒，妳自信能對付幾人？」

蔡薇薇略一吟哦，道：

「那兩個姓狐的老鬼，薇兒自信還接得住。」

華雲龍暗感焦急，忖道：阮紅玉師父，對我似有不懌，遲了更是火上添油，只是……

忽聽元清大師道：

「龍兒，你敵得住東郭壽麼？」

華雲龍赧然道：

「龍兒雖蒙公公成全，自知還差上一截。」

元清大師一掃賈嫣與賈少嫒等十餘少女，道：

「諸位姑娘……」

賈嫣蜂首一搖，道：

「前輩千萬別算上小女子，我們只可以搖旗吶喊，對付魔教教下的囉嘍而已。」

元清大師莞爾一笑，道：

「姑娘客氣了。」微頓一頓，又道：

「那位道友，不是老衲小覷了，怕也遠非東郭壽敵手，如此焉能留下魔教的人，況玄冥教也不會坐視。」

蔡薇薇訝聲道：

「公公忘了自己哩？」

元清大師苦笑一聲，道：

「老衲如今已無能爲力了。」

此語一出，蔡薇薇與倩女教的少女們，全滿面詫色，華雲龍面露惶恐，吶吶道：

「一定是龍兒害得……」

元清大師藹然道：

「五陰本空，一切風眞，有什麼害不害的？龍兒但知努力，也就不枉這一番因緣了。」

華雲龍唯唯受教，蔡薇薇急聲道：

「公公，究竟是怎麼了？」

元清大師淡然道：

「也沒有什麼，休息一陣也就可以了。」手一揮，道：「那位道友要你去，你可以走了。」

華雲龍躬身應是，却又囁嚅道：

「只是公公而今……」

元清大師淡淡一笑，道：

「老衲很好。」

華雲龍不再疑遲，回身望著蔡薇薇，口齒啟動，却說不出話來，一狠心，道：

「薇妹珍重。」轉身向賈嫣諸人統行一禮，道：

「諸位姊姊，臨危援手，彼此誼屬一家，兄弟也不謝了。」

忽聽蔡薇薇促聲喊道：

「二哥稍候。」轉面向元清大師，道：

「公公，我陪二哥走一遭。」

元清大師笑道：

「妳難道猶未看出那位道友的意思？她是要妳二哥單獨跑一趟，妳如同行，她未必樂意。」

朝華雲龍揮手道：

「快去。」

華雲龍又瞥了蔡薇薇一眼，疾奔而去，展眼不見。

蔡薇薇呶起小嘴，好生不樂。

賈少嫒恨恨一頓蓮足，瞥了賈嫣一眼，低聲道：

「太沒心肝了。」

賈嫣淡淡一笑，道：

「二師妹，妳也該領師妹們走了。」

且說華雲龍奔至山麓，已見程淑美正佇立一株槐樹之下，他正想開口招呼，程淑美冷冷瞥他一眼，一句話也不說，轉身馳去，只得咽下，默默跟隨。

一直到渡了長江，兩人踏上北上淮陰的官道，依然未交一語。

華雲龍悶了半天，終於忍不住問道：

「前輩，阮姑娘如何了？」

程淑美恍若未聞，寂然片刻，始冷冷說道：「總算還有一口氣。」

華雲龍暗忖！聽口氣，這位前輩對我深懷忿意，不只因生性孤僻……

心念一轉，陪笑道：

「前輩，阮姑娘現在何處？」

程淑美哼了一聲，並不答話。

華雲龍碰了一個釘子，不再多問，低頭疾趕，只見官道上，一先一後，兩道輕煙，疾馳而過，兩人武功均臻頂尖高手之流，普通人僅覺清風過身，抬起頭來，兩人正似風馳電掣，衝出數十丈外。

此際，烈日當空，午未未初。

程淑美忽然慢下腳步，冷冷說道：

「貧道記得前面有家酒店，進餐後再趕。」

華雲龍也慢下步子，道：

「晚輩不餓。」

其實他自昨夜已來，連番搏戰，已略有飢意。

程淑美冷然道：

「你不餓，我餓。」

華雲龍微微一怔，旋又哂然，忖道：這位前輩雖是冷僻，倒是良體諒人。

一忽，已然望見綠蔭深處，挑起酒帘，兩人隨放慢腳步，像常人般走入，隨便尋了一張桌子坐下。

瓊海騰蛟

墨餘生著

武俠名家墨餘生先生精心撰著之佳作。本書描寫絕代奇男子「小俠龍捲風」闖蕩江湖的驚險事跡。寫武功，神奇莫測，寫愛情，兒女情懷，哀艷纏綿，保證一書在手，廢寢忘食，拍案叫絕！

這是一部您不可錯過的武俠名著小說。

文天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敬啓

二十

這種荒村野店，雖是粗竹搭成，器物盜陋，但綠蔭清風，却是頗爲舒爽。

華雲龍目光微轉，已看出座中盡是商旅農夫，並無一個武林人物，那般人見到一位俊美無儔的少年與一位中年清麗道姑入內，靜了一瞬，旋又吃喝起來。

店小二雖覺扎眼，却瞧出兩人是江湖人物，忙不迭送上酒菜。

華雲龍邊吃邊道：

「前輩今後欲居何處？若無他事，可否枉駕寒舍？」

程淑美放下筷子，冷然道：

「關外。」

華雲龍怔了一怔，放下碗筷，道：

「前輩不是與玄冥教已扯破臉了？瞧端木世良與孟爲謙，似已對前輩萬分恨毒？」

程淑美漠然道：

「你放心，貧道雖居虎口，安若泰山。」

華雲龍暗暗想道：「看她有恃無恐的樣子，只怕與玄冥教關係極深。」沉吟須臾，問道：

「前輩是否與玄冥教中某一人認識？」

程淑美欲待不答，却不忍過拂他的好意，沉吟半晌，避重就輕而道：

「貧道與教中某一人略有關係。」

華雲龍道：「是教主？」

程淑美搖一搖頭。華雲龍又道：

「此人身份必在端木世良與孟爲謙之上吧？」

程淑美啞然道：

「你不必旁敲側擊，空費心機了，貧道決不會說的，至於玄冥教中的情形……」微嘆一聲道：

「孩子，你該不會讓貧道背義吧？」

她這麼一說，華雲龍如果再行追問，便成逼人出賣朋友了。

華雲龍微微一笑，道：

「前輩言重了，晚輩縱有天膽，也不敢如此。」

程淑美道：

「那就不要問了。」

華雲龍低聲一笑，道：「是。」

程淑美面色一沉，道：

「你笑什麼？少打鬼主意，想從貧道口裡套出一言半語，那是作夢。」

華雲龍道：

「我怕前輩生氣，不敢說。」

程淑美略一忖思，倒想不出自己何處可笑了，黛眉一揚，道：

「你倒說說看貧道決不生氣。」

華雲龍心中暗笑，却作無可奈何之狀，道：

「這可是前輩要我說的。」

程淑美哂然道：

「你少出點子，講吧！」

華雲龍含笑道：

「晚輩在想前輩那位玄冥教中朋友是否姓吳……」

「吳」字一出口，程淑美面色陡變，華雲龍察言觀色，連忙住口。

寂然片刻，程淑美容色漸緩，道：

「貧道早聽人說你好弄狡獪，是個小滑頭，先頭還不相信，如今始知不虛。」

華雲龍暗忖：看來我揣測不誤，她玄冥教中的朋友，根本就是她昔日丈夫。

心中在想，口中說道：

「前輩是聽誰說的？只怕不確哩，晚輩堂堂正正……」程淑美失聲一笑，道：

「堂堂正正？你這孩子眞不害羞，堂堂正正是自己說的麼？」

華雲龍見她已無怒意，嘻笑道：

「前輩說過決不生氣，因何又沉下面來，令晚輩心頭惴惴，好不……」

程淑美也忍俊不住，笑叱道：

「假如你會心頭惴惴，那才是日出西山了。」

華雲龍目的已達，即見好就收，微微一笑，重新埋首加餐。

程淑美也垂首進餐，她雖無法號，仍屬三清弟子，葷酒俱禁，飯量也不大，略進些許，便擲筷抬頭。

華雲龍食量雖大，吃起飯却很快，早已吃飽，店小二雖送來一壺村釀，他也善飲，碍著程淑美在側，也就未動，摺扇輕搖，默然等候。

程淑美望他一眼，忖道：這孩子人是精靈，又是一副纏夾脾氣，不說一些，看來還眞不行。心念一轉，道：

「看來貧道是纏不過你的，你想知道什麼？說吧！」

華雲龍收起摺扇，道：

「說來慚愧，晚輩與玄冥教交鋒非止一次，可是連他們的教主是誰，猶諱莫如深。」

程淑美將手一搖，道：

「很抱歉，我已有約言，不能說出，反正遲早你總能知道。」語音一頓，道：

「貧道能告訴你的，此人與你家有殺師大仇。」

華雲龍暗暗想道：

「這不是廢話麼？當年死在奶奶及爹爹手下的魔頭不少，誰知那玄冥教主是何人之徒？」

他想不出玄冥教主會是何人，又知程淑美絕不肯說，當下道：

「玄冥教的總教壇是否在沂蒙山？」

程淑美訝然道：

「你從那裡得來的消息？」

華雲龍道：

「這是晚輩一位朋友探來的，究竟是不是，就要請前輩指示了？」

程淑美略一沉吟，歉然道：

「貧道於此，實在不能給你任何暗示及決斷。」

她雖言不能給于任何指示，其實無異承認了。

華雲龍想了一想，笑道：

「前輩顧忌太多，連我也不知怎麼問好。」

程淑美吟哦半晌，道：

「貧道可以告訴你一件事。」

華雲龍肅容道：

「前輩請講。」

程淑美緩緩說道：

「那玄冥教主對你家銜恨極深，也不知他那來的神通，卑辭厚禮，敦請出不少蓋代巨魔……」

華雲龍暗暗忖道：什麼巨魔？憑咱們雲中世家還制不住不成？

程淑美看出他漫不經心之狀，沉聲道：

「華煬，你忘了驕兵必敗的古訓？」

華雲龍瞿然一驚，面容一整，道：

「小子承教。」

程淑美容色稍霽，道：

「你休得小覷這批人，就算令尊，見到而今玄冥教聲勢，怕也不能十拿九穩……」

她似是不欲多言，話說一半，便倏然而止。

華雲龍暗道：

「瞧這光景，她與玄冥教的約言，似是玄冥教不侵犯她，她也不透露玄冥教中的事，只是處處束縛，重要隱密是無法探出了。」

忽聽程淑美道：

「那位蔡姑娘的尊親，似落入魔教手中，東郭壽那個師兄縱然厲害，也非元清大師敵手，爲何元清大師輕易放走他們，你可知個中緣故？」

華雲龍道：

「據小子猜測，他老人家是爲了替我逼毒輸功，耗去大半眞氣，已難制住魔教的人，唉！如爲此令蔡伯父有損，則眞是罪不可贖了。」

程淑美道：

「事已如此，你也不必自艾自怨了。」

頓了一頓，問道：

「功力耗去大半，如何能施展『蓮台虛渡』及『叩心鐘』兩種大費眞力的神功？」

華雲龍想了一想，道：

「他老人家想是運出玄關所聚功力施展，不過這情形似被那個申屠主瞧出幾分，故說出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的話來。」

程淑美暗暗點頭，覺得究竟是落霞山莊出來的人物，沉聲一嘆，道：

「那個申屠主也眞厲害，貧道就未瞧出，如魔教與玄冥教全力攻擊，豈不危險？」

忽然一笑，道：

「此言也不盡然，別說申屠主未必窺出，就算確定，也得顧忌元清大師盡提玄關眞元，傾力一搏。」

忽聽華雲龍道：

「此事異常重大，前輩請勿洩漏。」

程淑美佛然道：

「你當貧道是何等人了？」

華雲龍訕訕一笑，暗忖：這位前輩既能謹守與玄冥教的約定，顯係信守不渝之士，我此言確屬多餘，且有失敬意。

正欲啟齒，忽聽一陣馬蹄雜著鸞鈴之聲，隱隱傳來，瞬息之間，蹄聲鈴聲，已是震耳，瞧那來勢，分明是匹日行一千，兩頭見日的神駒。

武林中人，愛名駒不下寶劍，華雲龍與程淑美不禁皆轉目望去。

只見黃塵滾滾中，一騎如飛，似風馳電掣般衝過，以華雲龍目力，也僅看出那匹馬毛色如墨，鞍上的人，體態婀娜，裙袂飄揚，似是一位少女，至於那少女的容貌，却因馬行太速，又屬側面，却未看清。

酒店中人，聽得蹄聲有若擂鼓，也紛紛扭頭望向店外，憑他們這些村夫俗漢，更是僅見黑影掃過，馬上依稀有個人影。

黑馬一過，立刻議論紛沓，吵成一片。

華雲龍想起自己那匹「龍兒」，在荊門被賈嫣所擄之後，便莫知下落，但他並不擔心，自信那匹「龍兒」，性已通靈，常人駕御不住，高手決不忍心傷害，同道友好，識者不少，決然無虞，說不定這時已回到落霞山莊了。

忽聽程淑美「噫！」了一聲，道：

「這丫頭爲何也來了……」

語未罷，右掌一按桌面，人如巨鳥，已然出店。

華雲龍急聲道：

「前輩……」

只聽程淑美道：

「你等貧道一下。」

華雲龍站起身子，隨又坐下，心道：

「我既未曾看清楚，她功力不在我上，想也强不過多少，這少女定是她熟人，始可一瞥之下

，便知是誰。」

滿座食客全都目瞪口呆，偷眼覷著華雲龍，似是怕他變鳥飛走，一時間，鴉雀無聲。

華雲龍對那般村漢旅客的目光，視若無覩，候了片刻，程淑美仍未回來，百般無聊，便自斟自飲起來。

那一壺酒盛量不多，一會便已喝光，當下揚聲道：

「小二哥，再來一壺。」

那店小二早候在側，聞喚戰戰兢兢的應了一聲，忙不迭的送來一壺酒，將空壺拿走。

華雲龍見他滿面惶恐，躡手躡脚的樣子，笑道：

「我是煞神？何必如此？」

那店小二急聲道：

「爺是煞神……」

他本待說不是，不料忙中有錯，反說成華雲龍是煞神了，一時面如土色。

華雲龍哈哈一笑，掏出一錠銀子，拋在桌上，道：

「拿去，免得你以爲我是白食的。」

店小二彎腰哈背道：

「不要那麼多。」

眼睛却偷覷著那錠銀子，恨不得一把拿過。

華雲龍將手一揮，笑道：

「賞你的，拿去。」

店小二連忙探手拿過，彎腰不迭的謝了，屁股一扭，急急奔向店後，似怕華雲龍反悔。

華雲龍微微一笑，轉面向店外路上瞥去，忽見一條纖影，匆匆躲入綠蔭幽篁。

他一眼便已認出是薛娘小主人，那迄今不知的玄衣少女，欲待追去，忽然想道：她已看見了我，這般躲避，顯然不欲相晤，追上前去，既不好强逼，也沒什麼結果，若錯過了程前輩，豈非得不償失？

這麼一想，頓時重又回座。

他所行所爲，旁若無人，滿座的人，竊竊私議，只是聚蚊成雷，那聲音也就可觀了。

過了片刻，華雲龍已漸感不耐，暗道：「阮姑娘的師父當然不會要跟那匹神駒賽脚程，必是出聲召喚，難道要與那姑娘談偌久……」

沉吟未已，忽聽程淑美的聲音，由路上傳來，道：

「華煬，上路了。」

華雲龍聞喚，身形一長，已撲出店外。

只見程淑美當他掠出店門，即身形展動，疾馳而去。

他忙跟上，高聲叫道：

「前輩，那姑娘是誰？」

程淑美身形不停，冷然道：

「你就會問人家姑娘。」

華雲龍啼笑皆非，道：

「幹麼這樣急？」

但聽程淑美道：

「還要快，要趕五百里。」

華雲龍舉步若飛，猛然衝上，道：

「到那裡？」

程淑美道：

「淮陰。」回目瞬地一眼，黛眉一蹙，道：

「省些力氣，這一段路不短。」

華雲龍笑道：

「不打緊，小子撐得住。」

程淑美哼了一聲，倏地加速。

華雲龍也深深吸了一口氣，眞氣運轉，迸力追趕。

兩人這一陣疾馳，快逾飄風，跑到日暮，全部喘息有聲，減慢脚步。

忽聽程淑美道：

「華煬，你要不要歇息？」

華雲龍道：

「不必，晚輩能支持到淮陰。」

程淑美道：

「好。」倏地脚步加快，向前疾奔。

華雲龍緊遠在後，忖道：她原來未盡全力，看來這位前輩功力雖不及東郭壽，輕功却可一較。

丑牌時分，前面黑黝黝的夜色中，矗立著一座城池，正是南北咽喉，江浙要衝的淮陰古城。

程淑美香汗淋漓，忽然煞住脚步，喘然道：

「華煬，咱們先調息一陣，恢復功力，再行入城。」

華雲龍急欲見到阮紅玉，當下道：

「晚輩不累，前輩可否告知令徒居處，讓我先見見阮姑娘。」

程淑美轉面望去，只見華雲龍雖亦滿頭大汗，喘息却微，尤可怪的，神采奕奕，反勝午時，與自己疲憊欲絕，大不相同，暗暗訝道：就算玄冥教主或申屠主，也沒有在五百里長馳後，反而精神益長的道理。

她不知道元清大師以佛門「圓光滋頂」大法，增益華雲龍功力，這番奔跑，反而漸漸與華雲龍己身眞氣，互相融合，獲益匪淺，故暗暗訝異。

華雲龍雖知此事，也未料到收效如此，心中暗暗感激元清大師。

程淑美想了一想，道：

「既然你不累，咱們這就進城。」

「前輩……」

程淑美截口道：

「少嚕囌，話可說在前頭，遇上敵人，你上前拼命。」縱身上了城牆。

華雲龍連忙跟上牆頭。

只見城內屋宇鱗比，在月光下，沉沉一片，除了深巷犬吠，寂無人聲。

程淑美喘息一聲，道：

「玉兒住在城北一座『玄妙觀』中，那觀中的主持靜逸道姑，是貧道之友。」

華雲龍隨口道：

「那位觀主，想來也是高人。」

程淑美道：

「你猜錯了，她不會武。」

說話中，二人已踏著櫛比的房舍，來至一棟碧瓦紅牆，修竹精舍的道觀，雖無廣廈高堂，却是清幽一片，確是養疴善地。

程淑美領他至後院，道：

「夜闌人靜，敲門徒然擾人清夢，還是自行進入。」

華雲龍點一點頭，翻牆至一棟荷池假山，花木扶疏的精舍之外。

抬眼一望，不禁淚盈滿眶，心弦震動！

只見神舍內火燭猶明，窗戶敞開，阮紅玉玉手支香腮，玉容清減，目噙清淚，痴痴的望著中天皓月，神情淒絕！

華雲龍心中暗喊：她瘦了，她是爲了我而受辱毀功，她……而我在峴山，却未……

忽聽阮紅玉淒聲自語道：

「今夕何夕？雲龍……你在那裡？也會想我麼？」

螓首一搖，又自語道：

「不！我不要你想我，這樣你會不愉快，只要你快快樂樂活著，我……忘了我也行。」

斷斷續續的數語，包含了說不盡的情愛，那一種至情至性，渾然忘我的感情，又何必斤斤計較對方的反應？

華雲龍再也忍不住，淚水簌簌流下，低聲呼道：

「紅玉……」

阮紅玉聞聲一驚，霍然轉頭望向他，只是她內功散失，別說華雲龍立於花蔭之中，即使佇立曠地，也難看清，看了半晌，她淒然嘆道：

「唉！我思念太過，竟幻出他的聲音來了。」

倏然低首，幽幽吟道：

「紅樓日晚流春水，柔魂常欲繞瑤台，
如何夢爲相逢少？怕我愁多不肯來。」

古今詩詞，至於魂夢相通，已是至情，如今反成微不足道，尤其她一臉纏綿悱惻，神思迷惘，就算鐵石人，也得動心。

華雲龍淚如泉湧，悄然越窗，行至阮紅玉身後，伸手輕撫她的秀髮，柔聲喚道：

「紅玉！」

這一連串行動，阮紅玉功力已失，毫不知曉，直到他輕撫阮紅玉秀髮，阮紅玉始霍然驚覺。她迴眸凝視華雲龍，良久，始才痴痴說道：

「你昨天已來過了，不該再來了，來的次數太多，薇妹會不高興。」

華雲龍忽然感到心中一痛，暗道：她還以爲這是夢中，她……我實在是薄情之人。

他乃重情尚義之人，一激之下，險險一口鮮血吐出，急忙提起眞氣，運功一周，始平定血氣。

功畢，始柔聲說道：

「薇妹不會不悅的。」

阮紅玉螓首一點，痴笑道：

「眞的？是眞的？」繼而美目一陣眨動，皓腕一伸，似欲碰觸華雲龍身體，以證實是否眞的。

只是，忽又一縮，但恐證實是假，她魂牽夢縈，念念難忘之人，佇立眼前，只不過是幻影而已，那時心碎腸斷，更是難耐。

華雲龍噙住眼淚，虎軀微俯，輕摟住阮紅玉的纖腰，柔聲道：

「妳信了？」

阮紅玉嬌軀一顫，突然哭道：

「雲——龍！」

嬌軀一側，偎入華雲龍懷中。

她驚喜交集之下，又覺悲不可抑，亟欲痛哭一場，緊緊抱住華雲龍，低聲啜泣，剎那淚水已濕透了華雲龍的衫袍了。

華雲龍手撫她的秀髮，柔聲勸道：

「不要哭，不要哭……」

一時間，他也渾忘所以了。

半晌，阮紅玉始逐漸恢復平靜，埋頭問道：

「你好。」

華雲龍垂首道：

「我很好，妳也多多保重。」

見她仍舊緊抱住自己，彷彿只要一鬆手，自己便會杳然而逝，遂又說道：

「我們坐下來說。」

阮紅玉在他懷中點一點頭，緩緩鬆開藕臂，目光轉動，已見這間屋子似是明間，未設衾褥，一桌四椅，桌上燃著一根細燭，昏黃的燭光下，顯得十分蕭條。

他心中一酸，暗忖：她不應該住在這裡。

阮紅玉見他打量室中，微微一笑，道：

「我喜歡這樣，清爽些。」

華雲龍強笑道：

「夜已深了，妳這樣於體有損。」

阮紅玉淡淡一笑，道：

「我不想睡。」頓了一頓，道：

「其實也沒有關係，你看我不是很好。」

華雲龍凝視著她清減至極的玉靨，心中又痛又憐，怔了半晌，道：

「妳瘦了不少。」

阮紅玉淡然一笑，搖一搖頭。華雲龍也不知她是指沒有瘦損，還是沒有關係，怔了一怔，柔聲道：

「妳要……」

阮紅玉忽然岔開道：

「你是怎麼找來的？」

華雲龍知她不欲多談此事，道：

「是令師領我至此。」

阮紅玉早知必是如此，問問只為轉開話題，點一點頭，道：

「她老人家現在何處？」

華雲龍暗道：

「我至精舍外，便未注意他事，想這位前輩關心徒弟，必藏身一邊。」

正欲開口，忽覺風聲飄然，燭焰搖幌，程淑美已立於室中。

阮紅玉悲喊一聲，道：

「師父！」

縱身投入程淑美懷抱，哀哀痛哭。

程淑美也目噙淚珠，默然撫著阮紅玉的秀髮。

寂然半晌，忽聽程淑美道：

「玉兒。」

阮紅玉淚面一仰，道：

「師父有何吩咐？」

程淑美見她人比黃花瘦，不禁心頭一酸，強顏一笑，道：

「妳先進入內間，爲師想與華公子談談。」

華雲龍心頭一跳，暗道：她是要我將阮紅玉的事，擺明一談了。

阮紅玉也猜出了，將頭一搖，道：

「不！」

程淑美一怔，佯怒道：

「妳連爲師的話，也不聽了？」

阮紅玉忽然悲聲道：

「師父，咱們回關外吧，徒兒已厭倦中原了。」

程淑美苦笑道：

「傻孩子，妳難道準備跟爲師一輩子？女孩子總要……」

「嫁人」兩字，咽住未說，是怕阮紅玉失身之後，聞之不安。這却欲蓋彌彰，阮紅玉更覺心酸，哭道：

「徒兒願侍候你老人家一輩子。」

程淑美嘆道：

「爲師不要妳侍候。」

阮紅玉香肩抽動，道：

「師父如不要我，徒兒就隨便找一處道尼庵，出家算了。」

程淑美促聲道：

「玉兒……」

阮紅玉哭道：

「不然就在這裡也行。」

華雲龍一旁見狀，也不由垂淚不已。

只見程淑美楞了一楞，忽然移目瞧他，雙目之內，寒芒逼射，道：

「華煬！」

華雲龍心頭一震，應了一聲。

但聽程淑美寒聲道：

「你可知我徒兒何以如此？」

華雲龍淚道：「晚輩罪不可逭。」

程淑美道：「那你對我徒兒，得做一個交待。」

華雲龍滿面猶疑，遲不作答。

他固爲情，却更重情，阮紅玉的失身，在他目中，乃微不足道的事情，只是就此承諾，將置蔡薇薇於何地？他與蔡薇薇相聚日短，亦無嗌臂之盟，却也說得上心心相印了，若論娶妻，實當是蔡薇薇，況他再放浪不羈，那庭訓之嚴，婚姻事大，豈容他一意孤行，而信口作允，事若生變，又待如何？他雖是行事難以捉摸，却非同不誠無義，寡諾輕信之輩，華天虹至誠君子，白君儀至情至性，遺傳有自，教養夙優，故沉吟再三，難以作答。

忽聽阮紅玉哭道：

「師父，徒兒此生但願常伴青燈紅魚……」

程淑美叱道：

「此事由師父作主，妳少插嘴。」

阮紅玉哭道：

「師父如逼徒兒嫁人，那就是要徒兒去死。」

程淑美凝目望住華雲龍，道：

「你速速說個明白……」

華雲龍頓了一頓，道：

「晚輩……」

想起父親嚴令的面孔，祖母峻毅的聲音，不由吶吶難以爲繼。

忽聽阮紅玉悲喊一聲，道：

「師父，恕徒兒不孝了。」奮力掙出程淑美懷中，一頭撞向壁角。

阮紅玉峴山別後，由琪兒陪同北上，恰逢程淑美掛念愛徒，南下中原，於睢寧相遇。

程淑美見愛徒慘狀，驚怒交集，追問之下，阮紅玉却堅不吐露，還是從琪兒身上，約略得知。

她知愛徒所以如此，是爲了一個華家弟子名煬字雲龍的，要使愛徒歡樂，只有令華雲龍要她，或許可以，故擱下報仇的事，將兩人安頓淮陰，即漏夜趲趕至金陵。

她也知道事同登天，實是千難萬難，無奈爲了愛徒終身幸福，也就罔顧一切，强逼華雲龍就範。

阮紅玉對於華雲龍，雖是情深一往，相思難禁，只是失身之後，自慚敗絮殘花，不堪再論，早不奢望華雲龍能娶她，誓死不嫁，也是眞心，程淑美逼華雲龍承諾之際，她心碎腸斷，自艾自卑之情，亦達極點，故猛然求死。

只是放著室中兩名頂尖高手，如何容得她死？

華雲龍身形一幌，已將她抱入懷裡。

阮紅玉武功廢去之後，體虛逾常人，剛才那一陣掙動，已支持不住，被他抱住，登時暈死過去。

程淑美見她寧死不嫁之態，再想起華家在武林中地位，想起阮紅玉的失身散功，剎那萬念俱

灰，猛一跺足，恨聲道：

「罷了！罷了！」

忽由華雲龍手中奪過阮紅玉，掠身出窗上屋。

華雲龍先是一怔，繼而躡跡而上，顫聲道：

「前輩，阮姑娘……」

程淑美扭頭凜然道：

「你再追來，休怨貧道無情了。」

華雲龍聞言一呆。程淑美冷冷一哼，向北疾掠而去。

華雲龍暗暗忖道：媽同娘最寵我，斷然無慮，奶奶及爹爹處，我死纏活賴，又說明個中經過，這一關想來亦可通過，薇妹純良，必可恕宥我的過失，體諒我的處境。

心念電轉，啣尾疾追，高聲道：

「前輩止步。」

深夜謐靜，他這一喊，半個淮陰城都聽得見。

他已打算不顧一切，承諾娶下阮紅玉了。

他輕功不在程淑美之下，況程淑美攜帶一人，追至城牆，便已堪堪追及。

程淑美見他追來，猛然旋身，冷冷一哼，拂塵反捲，直向華雲龍當頭罩下。

華雲龍心念電轉，凝立不動。

程淑美痛心愛徒慘遇之下，這一拂已運足了十二成功力，華雲龍挨上，不死即傷。

但見華雲龍滿面淒容，凝然不動，倏又心軟，暗道：也罷！此事也不能怪他。

倉猝中，收回一半功力，拂塵一偏，擊中華雲龍左肩。

華雲龍悶哼一聲，左肩皮開肉綻，翻身跌下牆頭。

程淑美悠悠一聲長嘆，抱著阮紅玉，轉身向北馳去。

華雲龍強忍傷痛，騰身上牆，縱聲叫道：

「前輩留步，小子無不承命。」

夜深人靜，曠野寂寂，只有他的語聲，搖曳傳播，却未聞程淑美的回答。

忽聽一個稚嫩的口音叫道：

「二公子！」

華雲龍回目一瞥，已見來者正是琪兒，急道：

「你家姑娘已回金陵，妳也速回。」

縱身下牆，也向北馳去。

但聽琪兒叫道：

「二公子，你呢？」

華雲龍頭也不回，道：

「我有事。」

他匆匆關照琪兒回去後，無心多作理會，朝程淑美消逝的方向，迸力追趕。

追了一程，闃無人踪。

華雲龍暗道：

「她師徒如欲避不見面，則追也無用。」

他估計程淑美帶了一人，無法盡施輕功，這陣疾趕，當已可追上，不見人影，顯係有意規避。

想到這裡，脚步一收，忽又喃喃自語道：

「我先走一步，守定北上道路，她們師徒必然不料，這樣尋到的機會也大些。」

由淮陰北上的道路著實不少，最怕的是她們師徒抄小路，甚至翻山越嶺而去，因此躊躇，最後他毅然選定徐州。

心意一決，他略辨星辰，放足逕奔西北。

這一番奔馳，全力施展輕功，風馳電掣，驚世駭俗，徐州離淮陰雖不甚遠，也該按站歇宿，況剛剛已有一次五百里的趕路，這樣功力消耗，不知多少。

華雲龍如何不明白？只是他每一念及阮紅玉那玉容清減，芳心欲碎的樣子，不禁心痛如搗，恨不得耗盡全身力量，借此宣洩心中的悶塞，故亡命奔路。

詎料，功力非但未因此竭盡，反而眞氣流轉不息，愈形流暢，脚程也愈來愈快。

他知這是元清大師灌頂之故，暗暗想道：

「他老人家爲了成全我，也不知犧牲多大？我如妄自菲薄，如何對得住他老人家？」

動念及此，主意略改，擬至徐州之後，邊尋阮紅玉師徒，邊苦練武功。

翌日，申牌時分，華雲龍步入徐州東門。

，他人是俊逸絕倫，輕袍緩帶，佩劍持扇，又是貴胄公子的模樣，却左肩血汚一片，引得人人側目。

華雲龍對那些人的神情，視若無覩，先行至徐州首屈一指的「天福客棧」，包下一座獨院，盥洗進餐完畢，然後喚來一個店夥，遞予店夥一錠銀子，道：

「你去買一匹白布及與我身上同料同式的衣履來，快一點。」

那店夥接過銀子，躬身應是，心頭却不住嘀咕，忖道：要白布幹麼？難道是作喪事？

方一轉身，忽聽華雲龍道：

「夥計。」

那店夥連忙回身，道：

「爺台還有什麼吩咐？」

華雲龍道：「你將帳房的筆硯借一借。」

那店夥躬身退出。

不一刻，那店夥已將白布、筆硯、衣履，盡皆送入院中書房。

華雲龍撕下四條二丈七八長的白布，舖在桌上，然後研墨醮飽，振筆疾書。

半晌，四條白布都圖寫完竣，他擲筆長嘆，自語道：

「如若此法依然無效，要尋找她們師徒，則只有俟諸異日了。」

換過衣履，墨已乾燥，他將四條白布，作成一捲，即離開客棧，至於左肩的傷，早已自行治好，倒毋須煩勞大夫了。

此時，天色入暮，華燈初上，街上行人如織，夜市剛剛開始，熱鬧萬分。

華雲龍走遍四門，在萬人注目中，施展輕功，將白布條掛於門樓，旁若無人。

他一掛妥，人們立刻蜂湧而上。

只見布招上最觸目的九個字，那是「雲中山華煬尋人之招」，其餘是兩個女子圖像，淡淡幾筆，倒也神肖，下方又略說明二人姓名，所使兵刃，通風報信的賞格，最後註明若得二人訊息，可至「天福客棧」領賞。

閱罷布招，舉城大譁，不是爲賞格之高，而是爲華雲龍爲雲中山的人，華天虹聲譽之隆，宛如日在中天，販夫走卒，市井小民，也鮮有不知，華家子弟要找人，這消息震動了整座徐州城。

華雲龍掛好布招，逕自回棧，見收效奇佳，也暗覺得意。忖道：我可以坐候消息了，豈不比我親身尋找，强上萬倍。

他足不出戶，謝絕一切慕名來訪的人。

三天已過，消息杳然，程淑美師徒似乎未曾走徐州左近的路。

第四天早上，城門譙樓，赫然又掛起一條布招。

招上僅有十二個斗大黑字，那是「華雲龍挑戰玄冥教、魔教、九陰教。」

九陰教與魔教東山再起，知者不多，玄冥與華雲龍鏖戰數場，除了當事的人，更是連教名也不知曉，此招一出，更是議論紛紛，不知「玄冥教」究是何物？還有人提議破門而入，向華雲龍問個明白，但也說說而已，並不敢眞的這麼做。

匆匆數月，江湖鼎沸！

天下的武林人物，無不朝徐州趕來，有的是想助拳，有的是想看熱鬧，不管爲什麼，總是來了，徐州突然增多了許多箭衣佩劍，勁裝疾服的人。

徐州的酒家菜肆，秦樓楚館，無不感謝這位華家二爺，因爲華雲龍給他們招來了許多顧客，那些顧客們一個個出手綽濶，却也終日懸心，因爲那些顧客多是橫眉豎目，高頭大馬的江湖好漢，一言不合，拔刀相向，則店主人就要遭殃了。

總之，正如華雲龍所預期，整個江湖，都注目徐州。

外間擾攘不堪，華雲龍却清清靜靜，閉戶苦練，飯菜均由店夥送至院門，他自行取用，一切廝役，概行屏退，有時店夥取出飯菜，猶是原封不動，其勤可知。

他深懍妖氣再起，風雪隱隱，眼下雖方興未艾，而大有席捲江湖之勢，聽祖母與父親語意，似有何難言之隱，不擬再履江湖，則萬斤重擔，就要落在自己肩上了，豈敢虛度歲月，而不發奮圖强。

這日晨間，華雲龍正在院中練劍。

起初，每劍一出，風雷俱動，院中的假山石上，花草樹木，被劍上罡氣，毀得一塌糊塗，好在事先言明，全部賠償，客棧老闆，也就不加過問。

近數日來，他可以含蘊眞力，令威勢萬千的劍法，悄無聲息，進境之速，連他也覺意外。

忽聽一陣急驟的敲門聲，夾著店夥的叫聲道：

「華爺，華爺。」

華雲龍劍勢一收，怫然道：

「夥計，我是如何關照你的？因何……」

那夥計隔著院門，道：

「華爺，你老掛在門樓的布招，全不見了啊！」

華雲龍矍然一驚，暗道：

「來了。」

當下持劍拔開門閂，啟扉道：

「什麼時候的事？誰做的？」

那店夥瞠目結舌，道：

「這……」

華雲龍早料到這些人如何能知？這一問，不過隨口說出而已，觀狀拋去一塊碎銀，道：

「勞你報信，賞你。」

那店夥就是討賞而來，哈腰接過，歡然而去。

華雲龍暗暗想道：

「若是玄冥教主或東郭壽，必是直接找我，不會一聲不響，取走布招，看來是梅素若了。」

念頭一轉，覺得別人既已對自己挑戰，則再想清閑，殊屬不可，即走出獨院，向客棧門口行去。

穿過弄堂，全堂的食客，都知他就是落霞山莊的二公子，群皆注目。

剛欲出去，忽聽掌櫃的叫道：

「華爺。」

華雲龍停足扭頭，道：

「何事？」

掌櫃的彎腰由櫃下抱出一堆泥金拜帖，道：

「這一月來，不少爺台來拜訪華爺，却因華爺吩咐，訪客一律擋駕，弄得小店好不尷尬，有些暴躁的爺台，幾乎都要將小店拆了。」

華雲龍冷冷一笑，道：

「貴店包打聽，也賺了不少吧！」

掌櫃的一臉尷尬，道：

「那有這事。」

原來這一月來，訪客見不到華雲龍，又不敢窺他動靜，怕被華雲龍誤會爲仇讎，就拿錢叫店夥留心。

這一件事，不要說華雲龍刁鑽古怪，瞞不過他，以他功力而論，凝神聽察，店前的動靜，也逃不過他的耳朵。

掌櫃的不知他如何得知，心頭忐忑，就怕華雲龍因此發怒。

華雲龍接過拜帖，見第一張是幾個金字，是「淮南查幽昌頓首」，他略一凝思，記得好像聽人說過，算得上淮南一霸，在華家人眼中，則又當別論。

翻開第二張，則是「西蜀杜青山頓首」，暗道：「連川中都已震動，江湖消息，眞是快速。」

又翻了幾張，居然連陝西、福建的都有，不禁想道：「看來我這一舉，眞是震驚天下了。」

拜帖不下二三十張，略略一笑，不再翻閱，當下擱於櫃上，道：「掌櫃的。」

全書完　欲知結局，請看續集。

文天行專營類介紹

㈠書籍類：1.經銷批發新舊武俠、文藝、偵探、漫畫、鬼書等。
2.不全武俠配補成整套。

㈡書皮類：裝釘武俠、文藝、雜誌等各種書皮。

㈢書釘類：特製平頭不銹書釘。
1.長二公分（六台分）　2.長一・八公分（五台分）
3.長一・五公分（四台分）　4.長一公分（三台分）

㈣膠帶類：保護書籍不破損、不退色、透明寬膠帶。
1.大捲三・八公分寬　2.中捲二・八公分寬

㈤服務類：1.定期提供新書目錄資料，以供選購。
2.固定客戶定時發書（或限時郵寄）採用最快速方式作業，除限時郵件外免付郵資。
3.新開業戶或固定客戶免費贈送租書登記簿。

總經銷：文天行
店　址：台中市精武路二三二號
電　話：（〇四）二一一一五〇〇、二一一六七八〇
郵政劃撥：0022965-1 鐘波球收

大俠魂 第三集 司馬翎著

出版者・文天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發行人・鍾 秋 天
登記證・局版臺業字二一五四六號
總經銷・文 天 行
台中市精武路二三二一號
電話(〇四)二一一一五〇〇
二一一六七八〇
郵撥・二二四八九二鍾秋天收
印刷者・翰華美術印刷有限公司
定 價・新台幣 一六〇 元整
法律顧問・陳 明 昌 律師
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一 月 出版
著作權及版權所有・盜印必究